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一首

送小鷄山樵人序一首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序

柳宗元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歆蜀本無歆字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仁我君子姓恩禮重集作厚有賢手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懽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富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於集作于是則未嘗不盡然內傷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幹端麗其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一作四年趙生亟見視其專蜀本謹願慤觀其跡溫密簡請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理蜀本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蜀本拈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送常七秀才序

前人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為兵用之然一本無然字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言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

常中立其文慤且高其行願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常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乎今集作今手常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常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入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與國本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元秀才序

前人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集作貌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仄陋無使令之僮關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愈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脩志增藝惧其沉鬱傷風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刺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特夫何患焉磨勵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前人

君子病無乎內而餽乎外有乎內而不餽乎外者無乎內而餽乎外則是設機集作覆為穿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餽乎外

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瑳集作磋琢磨銀礪枯羽之道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歆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餽乎外者未大吾願予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嚮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廟廷斯可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卻成其志而姑歆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婁圖南秀才遊江

集作淮

南序

前人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群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集作皆曰納言曾孫也而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

書郎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藝倚親戚合則揮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馳堅良以勸集無此字歡于朋徒相貿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子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門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媁偷一但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江湖集作湖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進其術故行蜀本且作性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令其

行也余既異其道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
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
亟下求士之詔婁君之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教德行
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
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以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
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
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道集作志
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憊若是而壽可
也求之而德行之而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
為神無事為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
久其於蜀本作道何也僕嘗學集有儒時集作特之不得以陷於是出
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
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前人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楊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轆
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
而討之則明韜於淳朴集作朴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
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憚交同列之群以誠信聞余拜而
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
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
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集作交於
筆劄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
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於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
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行

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閤更賀曳裾我冠榮
南諸侯之邗遐登王燦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支片玉先生
于家是宜砥商頌之阻難帶江漢之浩蕩集著談笑顧盼超越
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則南方乘陵炎雲呼吸
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
群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章交映或授首簡
於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也余書而授之一作余授編而書之
于群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侯權秀才序

白居易

貞元十五年秋余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貴明年
春余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朝四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
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
時子尚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余因從容問其官名則
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曰日削
月朘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
城別時文才志氣我爾不相干今余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
子而言余不遇爾嘆乎侯生命實為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
有行色且曰款謁東諸侯恐不知我集著我之者多請一言以寵別
余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何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
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
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闔其藝於
洛下吾遠來集著遊字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具玉以之名都之

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為盜困幸矣集作盜而困矣

子將安寘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自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復

集作焉黑倒上而為下吾未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其玉以往之都市何矣曰誥乃序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前人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興比於聖人豈其以其心下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

知三字文粹作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

服或集作或溺於淫恠之說以數彛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集作潮州浮屠之徒觀快以抃

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集作而字不得師以馳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

沈亞之

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與來會樂而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贊舞者奮袖出席於是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即暮既罷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居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余之文得稱甚光願為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來舉進士得集作黜集作及綴字為便口之句歷贊其文於公卿之門由是一歲而知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京兆籍貢名生為亞首生之兄益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為相如還蜀之榮而生未歸也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 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 在市也亦如遇如市人也 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 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五也 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 故處士之名自負也 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 薛君之處文粹有士字蓋自負也 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輦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 某敢用此贈行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陸龜蒙

龜蒙讀楊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

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

軌範集作乾乾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特皆

進符命取寵雄獨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

一巴漢書作芭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氏代知聖人

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

經門徒集無徒字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疑作濟南房公京兆杜公代

郡李公咸北而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

唐盡發文中子所受之道左右其理集作治文皇集作太宗每歎曰魏徵

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

曰太宗舉其相集作臣必曰房魏上下之心耻不及貞觀則生人

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夫人文中子外

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率弟兄耕稼以自給一旦

訪集作龜蒙曰宣中集作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
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夫人外族之門人
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
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也一作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絕出
弱冠龜蒙幸得參遊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詠歌及丞
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集作病不能起一耒而
耕一舫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牒未嘗干東諸侯四字集作
故沒沒集作然無一人道者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
材立清廟夫人乘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一作城
北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夫人之行叙房魏得王
佐之道丞相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
為送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前人

侯生嘗舉進士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云再
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
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雄州西南梁州之地苦寒霜
雪恒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群峯若焚我獨皓然玉竦岩
壁澗壑之木不數百集作年不能為材及其堅良又不與他等
居集作乘是氣皆壽而不衰集作養生者耶吾今遊南天台既
將復而老焉余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存乎人者天不
能奪推其氣則謂集作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余曰
噫集作居恒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居恒燠之地而不壽
者吾不信也信其集作命乎天者人不能存而已矣傳曰仁者
壽則恒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恒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

苟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為不
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之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
而夭吾益不信也信其^{集作}存乎^{集作}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
曰仁者壽不仁者亦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
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
不能與之^{集無}又安能奪也^{集作}行信^{集作}矣子姑務乎仁無以山寒
自欺則吾亦信子之^{集作}壽矣

送小鷄山樵人序

前人

小鷄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
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樛
樸檉皆新材直吳之燮比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書
畫疆界^{一作}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

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

魚藪輦十斛^{一作}薪然後以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粥

糜^{一作}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鷄之樵

忙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觴可實

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

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

晚得非赭吾山而為汝之利耶吾^{一作}而欺如名惡何及^{英華作}

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之^{一無}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

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

十年賦數陪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

乎吾有大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後皆

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

色雖盡售小鷄之木不足以濡吾家况一作一二買名為偷乎
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
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信也然當發於余汝姑歸與
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度突晨
煙兮蓬縷縷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特不用
兮吾無撫汝

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三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送京本作侯權序問其官京本作嘆乎嗟乎

送豆盧處士序所受之道京本作宣中京本作丞相未升甲科此京本

送樵人序十斛發本作蓬縷發本作

十策起蓬縷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四

序三十六

贈

贈陳八秀才赴舉序一首

贈復州崔使君序一首

贈孫生序一首

別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士宴序一首

別盧主簿序一首

春夜桑泉別少府序一首

秋夜於錦州群官席別薛升華序一首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一首

別李八騎曹一首

夏初別宋府之豐城序一首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一首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一首

別常侍御史蜀序一首

禹廟別常士曹序一首

臥病舟中相李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一首

別韓方源序一首

別王佐卿序一首

別崔曼序一首

贈

曾集作贈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歐陽詹

諸侯歲貢俊秀集作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

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磐集作盤言遵求途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

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心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塵

集作土其慮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奉集作奏其誠知有成矣

贈復州崔使君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趙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

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其集作手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

心則一敬之人懼大夫天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

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之吏者

鮮矣况能自辨集作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自辨

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

而民產無恒水旱疫癘集作疫癘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二字統本節縣

今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

者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愈以為崔公集作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而舊遊于崔君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集作贈送孫生序

浮圖之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飢教益頽天下將無而始渾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覺獨曉然於厚夜聰然於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委備痛入肝血乃忘力之不足以死為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遂集作道非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一翁願也彼髡褐雖翳地其無足憂乎西江之涯偵生盡出其說以為贄集作擊而見余余既悲異之乃約其言

別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王勃

不官才不曠裕寵一作識不動時充皇一作帝王之萬姓預乾坤之一物早師周禮偶愛儒一作齋宗晚讀老莊動皆真性進非干自踈一作跡朝市之機退不邀榮誰識王侯之貴散琴樽於北阜喜耕鑿於東陂野老披荷暫辭幽澗山人賣藥忽至神州驚帝室之威靈威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見軒冕於南宮暮宿靈臺聞絃歌於百里交情獨放以壓人間野性時違一作馴少留都下道王以天生之重分曲直之心基畢公以帝室之華擁平陽之舊館亦塵鍾鼎思在江湖居榮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走綠縢朱紱且混以蘿裳列謝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由其

莫辨語默於是同歸終太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柅容是日也
雲繁雨驟氣爽風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廡向術似元禮
之龍門甲第龍衢臨有當時之驛騎英王入座牢醴一作還陳
高士館筵樵蘇不爨是非雙遺自然天地之間榮賤兩忘何
必山林之下玄談清論泉石從橫筆壯詞煙霞照灼既而神
馳象外宴洽寰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烟生而北林晚鷄鷓
始望不及牲牢麋長懷悲忘林藪先生負局倦城市之塵埃
遊子橫琴億汀州之杜若况乎跡不皆遂時不再來屬宸駕
之方旋值群公之畢從洛城風景此會無期歲一作維嶺笙竽浮驩
易盡仰雲霞而道意捨塵事而論心夏仲御之浮舟願乘春
水張季鷹之命駕思動秋風策藜杖而非遙勅一作整柴庫之有
日青溪數曲幽人長徃白雲萬里帝鄉難見安員抱朴已甘
心於下走全忠履道是所望於群英一作公倘心迹克諧去留咸
遂廟堂多暇返身滄海之隅軒冕祈辭迴首箕山之路尋赤
松而見及泛黃菊以相從雖源水桃花特時失落而幽山桂
樹徃徃逢人庶公子之來遊幸王孫之畢至茅君待客自有
金壇玉烈迎賓還開石架唯恐一丘風月侶山水而忘年三
徑蓬蒿待公卿之來日對光陽之易晚惜雲務之難拔群公
鄴縣鳧飛入朝庭而不出下走遼川鶴去謝城關而依然敢
抒重襟爰踈短引式命離前之筆希存別後之資凡我故人
其辭云爾

別盧主簿序

前人

林慮主簿清靈主也達乎藝明道詮柱下之理駁河上之義
撮其綱統成其卷軸吾儕服其精博特義稱其曲要可謂賢

人師古一作古言老其不死矣夫靈芝既秀蘭蕙同薰仙鳳于飛鶴
寫舞翼何則物類之相感也况乎同得此義目擊道存此僕
所以望風投歎披襟請益展轉於寤寐殷勤于左右詩不云
乎中心藏何日忘之然變動之不居乃聚散之恒理琴樽暫
離一作會山川有別唯高明之捧檄屬吾人之解帝王事靡監良
時失盍陳雅志各叙幽懷人賦一言同疏四韻云爾

春夜桑泉別少府序

前人

下官以窮途萬里動脂轄以長驅王公以傾餞百壺別芳筵
而促與是以青陽半序明月中霄離亭擁花草之芳別館積
琴歌之思去留歡盡動息悲來惜投明之幾何恨之音之忽
聞他鄉握手自傷閑塞之春異縣分襟意切悽惶之跡既而
星河漸落煙霧仍開高林靜而霜鳥飛長跼恍而征驂動含
情不拜空佇聽於南昌揮涕無言情投明於西侯因採一子
四韻成篇

秋夜於綿州群官席別薛升華序 前人

夫神明所貴者道也天地所寶者才也故雖陰陽同功宇宙
戮力山川崩騰以作氣星象磊落以降精終不能五百年而
生兩賢也故曰才難不其然乎今之群公並授奇彩各杖異
氣或江海其量或林泉其識或簪裾其跡或雲漢其志不可
雙得也今並集此矣豈英靈之道長化而造化之功倍乎然
僕之區區常以為人百年猶為一瞬非不知風月不足懷也
琴樽不足戀也事有切而未能忘情有深而未能遣故僕射
群公相知非不深也相期一作愛非不厚也然義有四海之重而
無同方之感分有一面之深而非累葉之契故與夫昇華者

其異乎嗟乎積潘楊之遠好同河汾之靈液自置良友相依
窮路是月秋也于時夕也他鄉愁而寒路寒故人去而青山
迴不其悲乎盍各賦詩云爾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前人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
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一作入天子之中都下純乘
舟屬群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鍾鼓沸天美人似玉
芳筵交睫旁徼一作微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真報蛟龍之醕季鷹
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伯鷺之適越登山以求淶水辭故友
謝時人鄧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
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
鶴隨雲一作書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
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為贈別之資鸚鵡
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贈李八騎曹序

駱賓王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頤非贈別之資
然不想山川之邈遙送歸將遠惜歲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
輟征驂以少留敞離亭之集作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室之中
水樹含春宛似風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
花遙催別酒既而榮波東注灑岸南登綠蟻空集作而高宴終
金鳥落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睽
盍申情於麗藻人為四韻各賦一言

夏秋餞宋三少府豐城序

前人

黯然銷魂者豈作生離之恨歟况帝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

巴陵地道楓江遙集作連白馬之門親俳徊締歡言於促膝故人
樽酒掩離涕於交頤于時晚吹吟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
麥一作夜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頽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
霑衣望吳會之郊斷雲集作風飄蓋嗟乎岐路是他鄉恨溝水非
明白之歡雖集無此字玉斗靈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
跂行遙盍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集無此二字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朝廷歡娛山林幽晦集作毒思魏關魂已九飛飲岷江情復三樂
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慙無聞集作聞在林冀侍御崔司議至公
至平許我以語默於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則以大道
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國酒醅無以娛客至於客
挾清琴集作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散孤憤可以遊太

清為一世之逸人寄千里道友吾款不謝於崔冀二公矣所
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驛騎遄遠集作連不盡平原十日
之飲又謝叔度累日之歡雲山悠悠嘆不及也載想房陸畢
子為軒冕之人不知蜀山有雲巴水火集作與睽闊良會我心
惘然請以北酣寄謝諸子為巴山別引也陳子昂醉詞曰有
道君匡國無悶予在林白雲峨嵎上歲晚來相尋二十字英華作玉仲
烈善此情示可安

別送中嶽二三真人序

前人

夫愛名山歌長徃世有之矣文粹有若夫二字於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
不可得而聞世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款高視終古一笑昔人
嵩山有二仙人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遺跡金壇鳳蕭文粹
作笙
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水慨無膺嘆息文作僧粹嘆常謂聖
駕不逢羽人長徃去鷺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

見司馬子微馮太大集作和霓裳眇然寘壑獨立真朋羽會金將
王夜則有揚仙翁玄默洞天賈上司幽棲牝谷玉笙吟文粹鳳
搖裝集作馬主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
茲賞實歆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
心遂矣冥骨其焉文粹豈知瓊都金淺金格文粹道微攀倒景而
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榮俗累復泪吾和仙人真侶求幽靈
契翳之而延佇遙會何期結丹桂集作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烟
去黃庭極仰廖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利
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始知楊朱岐路墨翟文粹素
絲常平辭家而不歸鮑佳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
之心吾今得之也交粹

別常侍御使蜀序

張九齡

予之交曰常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為益州刺史
行歆羨玉蘊集作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官假
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為特斧之使集作受負努之禮非
其明義節高邁卓絕特輦所羨朝議推多亦馬得利其往蹇
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輶為神之介雖不
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乎中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
合旨酒有餞或席次林藪集作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
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貪以為無歆而自致常子之謂道
有善而不揚朋友集作之為過然則今之所至莫善於詩盍賦
一章以羨吾友故有斯作也

禹廟別常士曹序

孫狄

世稱命祠者禹廟之謂矣初少康以一旅之眾復禹之績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立祠至位茲其始也炳靈不測潛德有孚
東南方土它不祇若故自班白至于童幼駿奔走執豆籩相
望道路歲無虛日郡掾常公諸侯之良也掄才慮行秉秀騰
實清明在躬造次於是夫率人以飲邠賦之重簡才備行郡
事之急撰功底績者非常公而誰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常公有馬練日明發沐芳祠宇邀祝史
以陳信宴平徒而寵行川紆餘棼揀膠葛天與澄濟神助幽
陰萬像皆清百籟非俗蓄洞潭以東匯亘連岡而南指嵐氣
沉沉陽景不入神光燦爛陰堂自明吁其駭人也常公乃挹
瓊芳酌玄酒倚余棹兮中洲君不行兮夷猶令洞庭兮無波
使江水兮安流要言既招神具期醉宴樂愷悌初自明而達
幽景福興作終出無而有入祭典不黷王事其勤飭羈紲之

徒旅想京關之雲物東園有洛西河惟擁歷金門觀象闕則
知聲明之盛也鄧鄠杜濟嶠函則知形勝之美也詩人所以
適樂國君子所以操土風及君子行二者備矣則偃樓下土
鬱湮一作滄外邦者尚有何言哉凡我同人賦詩增別

臥疾舟中相李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李華

華與二賢早想得偕脩君子之儒而獨無成偕勵人臣之道
而獨失節偕遇文明之運而獨衰病天寶中奉詔廉軍政北
至朔垂車山陰辱司徒公大尉公一眄之恩先時為伊闕尉
忝相公尚書約子孫之契不幸孤負所知駭頰受汙流落江
湖于今六年大明升於陽谷幽蟄附於光輝一作耀元惡掃除太
階如砥天下衣冠謂華為相府故人詒書屢不促華赴職稽
首震惶恨無毛羽左司負外郎張公侍御史相里宮殿中侍

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麗公望高職樞持斧登車江湖霜
清道踏風起華也溘倒龍鍾百疾叢體衣無完帛器無兼疏
以妻子為童僕以笠履為車服並轂無由呻吟舟中大別之
陽有媵龜之父撰著之老華請占命之厚薄乃裏龜囊著而
言曰三靈人為宗則人過於著龜也耳目主則心過於視聽
也足下被儒者之服讀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姓命胡為
而煩予予之二物不足占足華病不能拜拳拳如顙一作頭敬承
先生况服勤西方之教久齊生死之域言其外者則儒不成
矣與匹夫同敗名節矣與墨削同既衰病矣與廢疾同雖牽
率危憊匍匐顛沛君父含弘宰政不遺適為朝廷之穢相府
之嗟也又安得恃於心源寶月照明於眼界無得之分可以
進矣負薪之憂忍不為言江亭憑檻平視漢臯武昌柳暗湓
城花發一榮一枯有權有感離別之念又焉得不悲乎四言
詩雅之遺也以賤雅士盍以雅為贈乎則知車馬珮玉之多
反為末也病夫李華序

別韓方源序

元結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
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權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
俱順於山谷全然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汗在集作其冠冕
次山一顧方源再之慙嗟特復引酒求其安我今方源款安
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醉一作相醉不必如昔年之約
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
倚玕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前人

癸卯歲京北王契左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
時次山頃日二字集浪遊吳中佐卿頃日集作去西蜀對酒款別此
情易也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
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款強笑別
其可得乎如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住者有彭城劉
灣相醉集作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常廷安令四座作
詩命余為序以送遠云

別崔曼序

前人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
博陵崔曼惑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
言薦曼為蜀邑長將行叟謂日叟異時乃山林之集無一病民
耳宜不相同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辨又方年少必能
樹勳庸垂明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枚械正在張公張公往
年在西域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境千里威振集作絕域寵榮
當世集無公往在淮南逡巡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
為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為特用吾子勉之所相窺者宜
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槩耳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四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此下好江本有特龍集乙
未十二月二十日十一字

別常侍御序今之所至

閱本
作志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五

雜序一

帝範序一首

律疏序一首

臣範序一首

山亭興序一首

春夜令孤正字田子過弊廬序一首

帝範序

唐太宗文皇帝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其君臣所以育黎元
陶鈞庶類自非克明克哲久武久文皇天眷命歷數在躬安
可以濫握靈圖叨館神器是以翠為薦陶唐之德玄圭錫下
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七百之祚素靈表端漢啓重華之基

由是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
版蕩海內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
玉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由五嶽含氣三光戰耀對尚梗風
塵未寧余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
懷甲冑親當矢石夕對以魚麗之陣朝臨以鶴翼之圍敵無
大而不摧兵無堅而不破剪長鯨而清四海掃摠槍而廓八
紘既承佑天潢澄清旋極襲重光之求業繼寶籙之隆基戰
戰兢兢若館深而馭朽日慎一日冀善始以令終汝以幼年
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成之居屬以少年之
位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余每思自為憂未嘗
不廢寢忘食今自軒昊以降迄于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
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然一作焉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
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

大唐三藏聖教序

同前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
以窺天鑿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陽洞陰一作明陰賢哲罕窮其數
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
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
在智猶述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
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
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
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梃之莫則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校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大教之興基乎
西土騰漢庭而皎蕩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流一作形分跡之時

言未馳而成化常現常隱一作常現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

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瑞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極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道群生

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典學易遵邦正於焉

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陰

替有玄奘大法師者門之領袖也幼懷真敏早悟三空之心

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

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

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

文之訛謬思款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

以翹心淨土徃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積雪晨飛途

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邁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

寒暑躡霜露一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遠一作達周遊西宇十

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驚峯

瞻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願妙門積窮奧

典一秉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

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中夏宣揚

勝引慈雲於西極灑一作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

而還福濕乎雲一作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

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為人所託壁天桂生

高嶺雲霞一作露方得法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汙其葉非蓮

性潔而桂質本真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

潔一作淨則濁類不能沾夫卉本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人乎倫

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異茲經流施將月日而無窮斯福遐

敷與乾坤而可久一作永大

一作皆石本

律疏序

長孫無忌

議曰夫三才肇位萬象元分稟風含靈人為稱首莫不憑
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識沉憊戾
大則亂其區斷小則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則之前聞故曰以
刑止刑以殺止殺刑罰不可弛於國咎箠不得廢於家時遇
澆淳用有衆寡於結繩啓踣盈流源輕刑威明大理崇敬易
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觀雷電而制威刑觀秋霜而有肅殺懲
其已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纒而存乎傳愛蓋聖王不獲已
而用之古者大形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
鎖鑿薄刑用鞭扑其所由亦來以常矣昔白龍白雲則伏羲

軒轅之代西火西水則炎帝共工之年鳩鳩筮賓於少皞金

正策一作榮名於顓頊咸有天秩典司刑一作刑罰憲大道之化繫壤無

違迨乎唐虞化行事簡之代讓行以定其罪畫象以規其心

所有條貫良多簡畧年代浸遠不可得而詳焉堯舜時理官

則謂之為士而皋陶為之其法畧存而徃徃概見則風俗通

所云皋陶謨虞造律是也律者銓法也易曰理財正辭禁人

為非曰義故銓量輕重依議制律尚書之一無大傳曰丕天之

大律注云奉天之法法亦律也謂之為律者聖人制作謂之

為經傳師所說則說之為傳此則丘明子夏於春秋禮經作

傳是也近代以來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為義疏疏之為字

本以疏關疏遠立明又廣雅云疏者識也案疏訓識則書疏

記識之道存焉史記云後主所是疏為令前主所是疏為律

漢書云削牘為疏故云書也昔者三王始用察刑赭衣難嗣
皇風更遠朴散淳離傷飢犯骨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周
禮司刑五刑其屬二千五百穆王度特制法五刑之屬三千
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於里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
六篇一道法二賦云三因一作法四捕請法五雜法六具說商
鞅傳受改法經為律漢相蕭何更加學悝所造戶興厩三篇
謂之九章之律魏因漢律為一十八篇改漢具律為刑名第
一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為二十篇於魏刑名律中分為法
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齊併刑名法律為名
例後周復為刑名隋因北齊更為例唐由於隋相承不改名
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名訓為命例訓為此命諸
篇之刑名此諸篇之法例但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
應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為首篇第者訓居訓次則次第之
議可得言矣一者太極之氣承三為一黃鍾之數所生焉名
冠十二篇之首故云名例第一大唐皇帝以上聖疑圖英聲
嗣武潤春雲於品物緩秋官於黎庶令之典憲前聖規模章
程靡失鴻纖備舉而刑憲之司報行殊異大理當其死坐刑
部處以流刑一州斷以徒一年一縣將馬杖罰不有解釋觸
塗睽誤皇帝彛憲在懷納隍興軫德禮為政教之本罰為政
教之用猶昏曉陽和湘瀨而成者也是以降綸言於台鉉揮
折簡於髦彥爰造律疏大明典式遠則皇王妙旨近則蕭賈
遺文緣波討源自枝窮葉臻甄表寬大裁成簡久譬權衡之
知輕重規矩之得方負邁彼三章同符畫一者矣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春秋者記人君動作之務是左氏一作所識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理一作治萬物四時序則王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今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視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慎一作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彰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綿邈無得而言既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諸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啟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蘊一作韞大聖逢時若此款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嘆御虛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亦一作莫垂訓於後昆因魯使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則一無則字一字所嘉有同華表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銖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自一作勸實永世而作則立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絕一作泯其所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韶後漢有鄭眾賈逵度許惠卿一有之等二字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特集解傳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款勿合其可離乎今較先儒優劣枉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休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傍一作旁攻賈服使後之學一作後鑽仰無成劉

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顯鈞
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
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
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霧生於木而還食其木甚非其理
一作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於
後按倍公三十三年經云晉入敗狄于箕杜注云却缺稱人
時一作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在莒晉文公之前
何得云背殯一作喪用師一作喪以微一作賤者告箕戰在莒晉文公之後
非有一作非背殯一作喪用師一作喪何得云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
行而已曾不省覽一作警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
邾庶其以漆問丘來奔公以一作公姊妹妻之杜注云蓋寡者貳
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
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
而化生公衡以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兒年一作二如此則於時
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
有姊而妻庶其此等背其事歷然猶向妄說况其餘錯辭良
可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刑定據以為本其有
踈漏以沉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果卒庸鄙仍
不敢自專謹與胡散一作請大夫守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
博士臣楊士勳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
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朝請一作散大夫行太常一作學博士山上騎都
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
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
雲騎都一作無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

議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臣範序

天后

蓋聞惟天著象品物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群生

等於亭育顧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之仁或罄普覃之惠迺外思養之志靡殊惟子惟臣慈秀之情無隔願申殫懇上翊紫機爰洎衆僚聿匡玄化伏以天皇明逾霄旨志切旁求簪裾總川嶽之靈珩珮聚星辰之秀群英莅職衆彥分司足以廣扇淳風長陰寶作但母之於子慈愛特存雖復已積忠猶且更垂勸勵昔文伯既達仍加喻軸之言孟軻已賢更益斷機之誨良以情隆撫字心欵助成比者太子及王已選脩身之訓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近以假辰遊心文府聊

因熻管用寫虛襟故綴序祈聞以為臣範一部想周朝之十亂爰著十章思殷室之兩臣分為兩卷所以發揮元行容範身心為事上之軌模作人臣之繩準若乃遐想綿載眇鑒前脩莫不元守居尊股肱宣力資棟梁而成大廈憑舟戰以濟臣川唱和相依同功共體然別君親既立忠孝行焉奉國奉家率由之道寧二事君事父資敬之途斯一臣主之義其至矣哉休戚是均可不深鑿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德雖明終假言而樂石今故以茲所撰普錫具僚誠非筆削之公貴用禪道之益何則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尚輕選語為珎蒼壁喻而非寶是知贈人以賄者唯申即日之歡贈人之言者能致終身之福若使珎茲箴戒同被常弦脩己必顧其規立行每觀其則自然榮隨歲積慶與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

與上而俱太察微之士宜所三思庶照鄙識敬終高德凡諸章目列之後云

黃帝八十一難經云

王勃

黃帝八十一經難是醫經之秘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蕩蕩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大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蓋授黃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則徹視腑臟洗腸剗腸之術徃徃行焉浮沉人間莫有知者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為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予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款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皇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情堂玉匱之數十五月而畢將別為教曰陰陽之道不可忘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忘傳也無倡狂以自彰當陰沉以自深也勃受命伏習五年于慈矣有升堂都奧之心焉近復鑽仰太虛導引元氣覺滓穢都絕精明相保方款坐守神仙棄置流俗噫蒼生可以救耶斯文可以存耶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非以徇名也將以濟人也謹錄師訓編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得用心也

山亭興序

前人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即去深山大澤龍蛇為得性之場廣漢巨川珠貝是有殊之地豈徒茂林脩竹玉右軍山陰之蘭亭

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子澤下官天性任真直言淳朴拙
容陋質眇少之丈夫蹇步窮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不讀
非道之書氣調不羈未被可人知目穎川人物有荀家兄弟
之風漢代英奇守陳氏門宗之德樂天之命一十九年負笈
從師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下無雙風流第一神崖知雨
明月之輝度廣冲襟磊落壓乾坤之氣王夷甫之瑤林瓊樹
直出風塵嵇叔夜之龍章鳳姿混同人野雄談逸辯吐滿腹
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填胷之文籍簪裾見屈輕脫履於西陽
山木來遊重橫琴於南閭百年奇表開壯志於高明千里心
期德神交於下走山人對興即是桃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
菖蒲黃精野饌赤石神脂玉案金盤徵石髓於蛟龍之出窟
山樽野酌求玉液於蓬萊之峯溪橫燕尾岩豎龍頭鍛野老
之真珠掛幽人之明鏡山要半拆溜玉洌之香膏洞口橫開
滴嚴遵之芳乳藤牽赤紫南方之物產可知粉漬青田外域
之謠風在卽人高調遠地爽氣清抱玉策而登高山瓊林而
更遠漢家二百所之都郭宮殿平看秦樹四十郡之封畿山
河坐見班孟堅騁兩京雄華以為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一
代宏才以為帝王之神麗珠城隱隱蘭干象北斗之宮清渭
澄澄混漾卽天河之水長松茂百鎖宇宙而頓風雲大壑橫
溪吐江河而懸日月鳳凰神岳起烟霧而當軒鸚鵡春泉雜
風花而滿谷望平原蔭藂薄山情放曠卽滄海之水清野氣
蕭條卽崆峒之人智搖頭坐唱頓足起舞風塵灑洛直上天
地九萬里丘墟椎壯傍吞少華五千仞裁二儀為輿蓋倚八
荒為戶牖榮者吾不知其榮美者吾不知其美下官以詞峯

直上振筆北而前驅高明以翰苑橫開列文章於後歿去聲情
興未已即令樽中酒空彩筆未窮湏使山免殺盡

山亭思友人

前人

山興之後中宵起觀舉目西望風塞月清隣人張氏有山亭
洞焉壑橫分奇峯直上鬱然有造化之功矣嗟呼夫夫何
帝王之雨露對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經緯天地器苟可以
畜洩江河可以七星氣衡八風可以調合獨行萬里覺天地
之崆峒高枕百年見生靈之醜齷雖俗人不識下士徒輕顧
視天下亦可以敬疑寰中之一半矣昔乎此山有月此地無
光人清入琴黃雲對酒雖刑骸真性得禮樂於身中而宇宙
神交卷烟霞於物表至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得官商之正
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
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飛情逸風雲坐宅於筆端興
洽神清日月自安於調下云爾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弊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潁陽令狐九閑居渭溪徵君太守世業相親洛
邑秦京道遊非遠春山採藥揖二子之高蹤夜月迴車入故
人之窮巷闢書幌卷琴帷綠竹一簾清風三尺幽吟所托遊
仙侶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榮枯未薦飽我以老
氏之言舉白無譁醉余以胡丘之說池塘潤於時雨衣巾漸
於和氣蘭欵芳而逼人林將曙而崔鳥嗟乎語默恒理聚散
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茲夕之當歌太
白岩中念今宵之秉燭共編四韻諸好事云

文苑英華七百三十五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春秋正義序特申短見

特京本
作特

春夜田子過弊廬序榮枯未薦

集作焚
枯未薦

諳揮

集作
諳媛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六

序三十八

雜字二

續書序一首

四分律宗記序一首

揚州看競渡序一首

神龍歷序一首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軍見牛司倉序一首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一首

衡嶽十八高僧序一首
開元大衍歷序一首

續書序

王勃

叙曰書以紀言其來尚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揚于王庭用實大焉苟非可以燮理情性平章邦國敷彝倫而叙要道察明時變而經玉歆樹皇極之綱維資生靈之視听皆可畧也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

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道德仁
義於是乎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之德行不敢傳非
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數百歲斷自唐虞訖于周漢風一無此字
流所存百篇而已以此見聖人言約理舉神明不勞一作營而體
特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易簡借著於筌蹄驅後主
於軌物密而顯宏而奧久而彌新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
智玄覽博達孰能為此哉孔安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
舉而行嗟乎其言甚大可使南面稱聖人之厚矣自特以降
史述陵遲人自為家標指失中陳亂而無當制理參而不一
由是大典散而人文乖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王制
述之意不其疎乎我先君文中子實睿懿生於隋末親後作
之遠方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沒不在茲乎遂約
大義刪舊章續詩為三百六十篇考偽亂而脩元經正禮樂
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乎晉澤
其典物以教者續書為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乎賢聖之
述豈多為哉噫亦足垂訓作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當時
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大喪亂未行于特歷年
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大原府君孝諸六經之目則亡其小
序有上其錄而無篇者又十六焉嗚呼茲不可復見矣家君
欽若丕烈尚終休諸迺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說明易讚永惟
保守前訓大克敷遺後人勅兄弟冠者五六童子六七祇祇
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成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
之入才之不建至遠也是用厲精激憤宵吟晝詠庶幾乎學
而知之者其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豈聲祿是殉前人之不繼

是懼聞疑者承命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脩其闕爰考
衆籍共參粵旨泉源浩然周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
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泊乎咸亨年年刻寫文就定
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仲子曰漢魏禮樂未足
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
誥矣後之達悟者將有得於斯文乎于特龍集閣茂勉踵前
脩在大唐虞天下之五十也祀也

四分律宗記序

前人

昔在調御利見迦維光宅淨都撫臨法會仰揚姤姤之業以
疆理情由闡導毗尼之藏以提防性海二邊雲徹方知實相
之尊十刹風行乃識真如之貴將使龍象緇服維明克允鶩
鷺玄明有耻且格五篇垂範豈同訓夏之科七聚分宗寧比

歌虞之制功存離欲道在降魔仙苑創基因善果以調物提
河滅跡憑淨戒以為師誠極溺之舟航而禦黠之術策者矣
故能莊嚴百福粉繪三身摧憍慢山拔生死樹覆普菩薩之
道濫觴正覺之源除感箭而斷愛枝銷恚刃而解疑網自銀
棺揜耀金杖殊珍五師煙膝四分雲謁波眷旨明而更明飲
光妙跡盛而逾盛其後卑摩覃思猶沉赤水之揮惠遠研精
尚玷玄巖之彩遂使瓊編浩汗利涉迷於要津瑤軸紛綸登
高瞻於飛陞熟習者博而寡用志學者勞而少功七衆所以
遲迴八部由其大息丕應宜發眷感潛融爰挺異才式扶象
訓有西京太原寺索律師俗姓范氏其先南陽人也殷霸洪
胤周藩茂族八鸞與四牡競馳紫綵與青綈疊照六軍卿胃
績著於鍾彝三傳儒門業流於訓詁律師冲襟霞映峻局霜

淒筠抱顯於髻齡蘭芬凝於非齒由是糠粃禮樂錙銖教名
以堯舜為塵勞以周孔為桎梏爰依白法遂托玄徒探鷲嶺
之微言得龍宮之秘藏咸亨之祀椒房諒陰捨槐里而構筌
園因金穴而開銀地伽藍肇建號曰太原明陽一作湯所及咸收
時望自價隆空康會譽重摩騰竺法猷之苦節支道林之遠
致將何以發明憚字光應綸言律師乃以道衆羽儀釋門棟
幹粵自弘齊來遊太原經行德人於茲為盛既而懼六和之
紊緒悼三聚之乖宗稽法令之遺大討惠猷之舊業網羅一作網羅
近護吞含覓明原始要終探頤索隱爰夷疣贅剪截駢枝收
絕代之精微詰往賢之紕繆葺灰屢變槐燧驟遷開遮持紀
之異同廢立止作之輕重故以該象牙之翦窮貝葉之圖鑽
研刊削五載而就名曰開四分律宗記凡十卷三十七萬六
百三十言律師又以為仲尼述易申妙典於繁辭元凱談經
託餘文於釋例爰因多暇更緝舊章牢籠秘密之宗發揮沉
鬱之旨名曰開四分律宗拾遺鈔凡十卷四十萬餘言所以
裨助三昉抑揚四謗弘八正之道成一家之言庶使衆善雷
奔群疑霧斂照歡戚之兩鏡蕩欣憂之二瓶憑此戒田方躋
定鏡豈直功周沙甸道制鉄園而已哉弟子才非玄度識真
長本乏凌雲之詞虛荷彌天之眷揄揚盛烈顧孫悼而多慚
歸依勝侶仰郝愔而自勵輒庸陋輕序德音豈比夫公理昌
言資繆實之引太冲作賦假士安之談蓋所觀博而識班聞
樂而竊抃者矣故曰四分律宗之記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于特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沸於一作集

江山綺羅蔽於集無雲日便娟舞袖向淥水而集作全低飄颻歌
聲得集作清風而更遠是以集作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
一作眉麗穿波之半月服集作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茲辰
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獨美集作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
同好請各賦詩云爾

神龍曆序

李嶠

昔者龍負河圖八卦列明時之象龜呈洛字九疇開叶紀之
文青岩啓而六甲飛黃壤堙而五行缺故知乾筮遠坤符靈
秘法効用常邀乎聖期研幾測深必貫於神道皇軒於是乎
合而不死帝皞於是乎推而致福自重黎並命叙仲分官理
八節而調四時部三元而齊七政權衡度津在虞夏而兼脩
政朔陰陽及殷周而備舉既而風王版蕩戰國縱橫瞽史忘

三家之言疇人失二官之業履端闕而歸餘壤提差而孟陬
殄廢時亂曰非直羲和酒淫亡甲喪子豈難商辛暴靈漢與
單創肇謀紀綱而方士異詞天官橫議張蒼從甲乙之術未
叶變通鄧平用丁丑之元旋聞踈閔當塗圯隔典午陵遲戎
狄升僭偽之壇寓縣乏神祇之主三辰九野壓析景而分躔
二象七衡孰當期而合度逮元高而不競沿木火而無譏興
百代之闕文復千齡之大統匪我昌運疇能離此國家草昧
區夏權輿品物萬方同會獄訟之往南五緯運謀神靈之入
東井然玄珪受命紫錄登樞一作玉斗而察璿璣把珠囊而
膺歷數勤於水土大禹而平滌山川礼乎方負高辛之送日
月應天神龍皇帝大橫纂極元良繼体乃神乃聖三五接映
而扶轂允武允文五百連衡而擁篲於是乎東明捧日西夜

占風南震雄王之靈北清驕子之落粟同水火火類胥庭行
園徒施干戈不用上庠講道而宣化比屋畊田而鑿井功成
理定之業協律登歌疇德端聖之符陳郊謁廟萬官咸事百
度已康猶且存省闕遺徵求典故以為欽為歷象哲后之恭
天事神敬授人時明君之勸農闢土自麟德創紀四十餘年
雖斗憲未移而渾儀漸變蔡伯喈所謂術無恆是落下閤所
謂歷後當差昔太初肇規使易高皇之制元和新造旋移孝
武之法因時失變厥有前聞爰命典司更從刊正全紫金光
祿大夫行秘書監附馬都尉上柱國楊慎交鍾鼎貴遊山河
寶氣赤泉疏社軒裳接于五公朱輪贈言翰墨連於七子資
玉環之舊德擁金將疑作之新慶簫吹鳳管朝昇烏鵲之樓漸
疑閱龍章暮下麒麟之閣臨西山典之府惣東壁文章之事

九源百氏之說盡入胸襟六家三統之書咸歸掌握永言董
率實紘詳明左散騎常侍兼脩國史上柱國陳留縣開國公
柳仲堅重簪纓才高瑚璉家風推其直道帝範藉其謨明吐
白鳳而草玄言垂紫貂而步黃閣參司國典特望允諧副掌
天書朝寄斯在鎮國一作大將軍右驍衛將軍知太史局事迦
行志中散大夫守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嚴善思正議大夫行
太史令上護軍傳志忠等或禮閣一作兵鈴以賢才而入用或
天門地理緣道術而見知皆學富偃常藝超其石窮神盡智
之妙閣落銅丸測遠窮高之方懸裁玉表朝請大夫行太史
局令瞿曇悉達朝請郎行司歷徐保文承議一作郎行司歷南
宮說或善分天部或工言算法稽長短之効無煩於驗識被
圖察体咎之徵非假於登臺上庫凡此衆哲各承朝委悉達

等則專司課務據覈其真志忠等則監共討論用禪其關雖
異禮而各術並用心而合契於是精研六位遍考十端立東
西之定儀一作定東
西之合儀採南北之遺事會數於天九地十起元於子
二丑三追日暮之行按星分之度以推四氣之發生以步三
光之盈縮然後分至啓閉無愆於玉衡弦望躔離必應於銅
史總窺幽室已見飛反雜候清臺仍有合璧追論古法師驗
前章八十一寸為日分徒言精密六百八年為歲紀終非允
當歷祀之所紕繆異端之所穿鑿莫不裁之絕準格以全衡
窳天道之精微開舊官之軌憲容成再出不能添忝累之功
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豈比夫時乖兩閔始載鄒人之
語亥有二首方聞絳老之年序臨安寧歲次強圉皇帝撫天
下之三載也玆圖改御寶曆初調授以丹鳳之官頒以玄鳥
曙候耕耘之節非藉杏花晝昏夕之期詎湏萸葉叅幽明而
制術邁古今而垂範玉儀既正金鏡逾明知聖社之無疆識
懷生之永太元符允合可以觀天地之心能事畢甄可以為
帝王之式盛矣美矣無得而稱紀次勤成名曰大唐神龍曆
云爾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軍見牛司倉序 陳子昂

日月交分春秋代謝昔歲君單閑適言別於茲都今龍集昭
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官而猶嗟問鄉
閑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與舊識俱歡未壑共煙
霞對賞江亭迴瞰羅雜樹於堦基山榭遙臨列群峯於戶牖
爾其丹籐綠俯映長筵翠渚洪瀾交流合坐神融興洽望真
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遙見滄海神仙乍見既而行舟有限

嗟此會之難留別日無期嘆分歧之易遠徘徊北渚惆悵南
津江陵之道路方賒巴徼之雲山漸異嗟乎離言可贈所原
於千金別曲何謠各請陳於五際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前人

余獨坐一隅孤憤五嘉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時仲春
幽卧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之車乃故人之
駕隱机一笑把臂入林既聞朝廷之樂復此琴樽之事山林
幽寂集作疾鍾鼎舊遊語默談集作譚通用詠今復一得况北堂夜永西
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陽無寄載之客江閔離會三千
餘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娛如何日月其邁不為目前之
賞以贈別後之思蟋蟀笑人夫子何嘆

衡嶽十八高僧序

盧藏用

夫理存於業理契則業忘心宅於形心寂則形勝豈不以體
會機化通同我人馳無役有而膺合出生入死而無際古之
懸解者懷挾海岳提挈天地掌擲千界身沒一絲前際後際
其非動無去無來而常樂豈支離其德孟浪其言哉蓋同體
大非而物不能自物也則有詠疑有其洪波志其小行指玄源
以驤首和疑作幽鍵而少留亦能押闔形神度越茲數則衡嶽
思海之列可得而稱矣衡嶽寺者梁天監三年立本名善思
一作既陳改為大明有隋號為衡嶽則衡山之心也二十八宿
上飛翼軫之晶三十六都下蟠吳楚之紀輟駁舒蔚粲爛炳
煥以萬殊松標玉聳青蒼璿錯以億尺水碧嚴霜而育粹雲
一作芝佇秀以孕直幽岫滅氣絕頂無迹遊其質者一作則蓮廬
清明梔其靜者則營魄淵澹信神明之所棲遲也故異人接

踵於此焉遊靈迹歲蕤道風錦貌自驚巖西閔象教東流勝
躅雖多宗玄或替至於伏智慧劍懷煩惱軍理以意傳借惟
神遇者未有斯美之盛也然而年代悠邈故老或遺真詮緬
微後生有述有沙門惠日俗姓慶氏濮陽人也息心達道利
見觀方自北徂南爰憇茲嶽入空寂舍覺今昔常然到清涼
池知我人非遠備聞衆異祇覲前脩而山間朴略簡編無次
遂覃思翰墨博采遺風事無虛美務存撫實自思大師後凡
一十八人著之于傳箴用早遊斯道頗涉藝文承日公之恩
獎聞衆真之故事心存目想若見斯人倘茲理或存亦旦暮
之期也遂懷鉛秉翰序其傳焉

開元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集無張字說言曆者先

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悔朔相

催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月右轉集作追周天之度啓星辰

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置集作置閏配甲子而設部鳳鳥為

司時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圖集作鈞必過毫毫而戒之者千

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也不有集作見大聖孰集作誰能起之伏

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脊徽月令受命再新改制

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人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候

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

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通之象必發

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覲縷於天聰乃更審日咎集作暑慶之

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繩九道朏朏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

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于文王也覆文祥作數春秋交蝕之

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符文粹作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

四載奏章集作單朝竟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策府先有

理曆陳景善算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

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曆三卷

曆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曆一卷九執曆名出西域集本文粹無天竺九以上七字

今古曆書二十四卷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唐會要卷五成作經章十卷長

曆五卷曆議十卷立成法天竺九執曆二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

唐藝文志作大衍曆一卷又曆議十卷曆立成十五卷曆單二十四卷七改長曆三卷心機

算術括一卷二書與英華互有異同當考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

者即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

聖不啓端之業非容或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

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大

文粹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

維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敵萬壽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

錄於記集作言掌之太史頒於司集作曆制日可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六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七

雜序三

孝經序一首

老子道德經序一首

九疑山記序一首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呪經序一首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一首

河南于氏家譜後序一首

戴氏廣異記序一首

維摩經略疏序一首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一首

通典序二首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一首

李栞登科記序一首

唐玄宗皇帝

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教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舛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學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帝昭王肅告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煩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老子道德經序

同前

勅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與真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
頗乖撮其指歸雖獨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
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常一作嘗
感斯文猥有成後之慶恐失無為之理每因清宴輒扣玄關
隨意所一作所意得遂為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
絕筆是詢于一作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
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厚賞且如
諛臣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誠一作成可
直書勿為來者所媿以重朕之不德 一作皆本文

九疑山記序

見八百三十二卷
作九疑山圖記

元結

隨求即德大自在陀羅尼神呪經序任華

我本師設教務存饒益會因啟請方有激揚則大梵懷愍念

之心如來演神妙之句使無原不滿有求則遂故此經標之
為其品題矣夫大自在者天之王陀羅尼者呪之目蓋以憑
神呪威力同天王自在且呪有八首際八難也經唯一作惟一軸
明一乘也若听受讀誦若書寫帶持即是金剛之身便作如
來之眼是知煩惱大海本從妄想中生業障高山亦因覺悞
而破則頸邊瓔珞衣中寶珠未足比其瓊矣懿夫能摧他敵
不假韓信之登壇能致甘雨乃同傳說之作相此則有功於
國矣至若火坑成水刃刃為塵毒龍生慈夜又作禮此則有
功於人矣及乎泥黎自苦阿一作何帝驚恠人便生於天上塔猶
在於城此則有功於鬼矣非我有九十九億那由他諸佛同
心同德安樂天一有拿曷致於此矣粵有稚和尚者誕於中土如
從西域而來不讀外書只說東流之法丙午歲訪余於景城

西岩之簡若從容曰此呪有不可思議之力竟無序述謂之何哉華吞曰唯然和尚謹聞命矣將欲無垢之呪可驗靜居之言足徵豈獨施於信者亦將悟彼疑者若可信而信信不應疑而疑一無二字則三途之中不出入此輩略述少言耳亦乃勉旃諸仁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顏真卿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常公陟觀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涓集作謂賞其不羈引共遊處無好事者同作歌以讚之動盈卷軸集作葉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猷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都張旭長史雖恣性真逸超絕古今而楷法

精祥特為真正真卿早歲嘗接遊處集作居屢蒙激勸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勤集作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復可集作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群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函揖規模則入室之賓拾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河南于氏家譜後序

于邵

序曰邵高叔祖皇尚書左僕射侍中太子太師燕國定公諱志寧傳學多聞徇忠秉直為秦府十八學士其左右庶子東宮不道嘗撰諫苑三十篇唐書作二十卷以諷之凡有文集若干卷於代又述作之外脩集家譜其受姓封邑衣冠婚嫁著之譜序亦既備矣歷一百七十餘年家藏一本人人遵守未嘗失墜洎天寶末幽寇叛亂經今三十七年頃屬中原失守族類逃

難不南馳吳越則北走沙朔或轉死溝壑其誰與知或因兵禍縱橫吊魄無所或道路阻塞不由我歸或田園堙沒無可回顧所以舊譜散落無餘將期會同一有考集不齊矣疑為修集實難有待今且從邵一房自為數例有若九祖長房今太子少保醮國公頌與邵同升于朝股肱四聖為國元老邵之弟也有若九祖第三房今襄王府錄事參軍載與邵同在京列保家履道為宗室長邵之兄也各引才識子弟參定其宜從而審之誰曰不可又以子孫漸多昭穆編次紙幅有量須變前規亦春秋之斯意也今請每房分用兩卷其上卷自九祖某公至玄孫止為下卷自父考及身已降送相補注即令邵以皇考工部尚書為下卷之首此其例也且諸房昭穆既同尋而繹之可明矣後能習代家法述作相因從子及孫從孫及子孫孫子子興復宗祧豈為兩卷乎將十部而彌盛矣其文公第四子安平公房此疑建平公已上三房衣冠人物全少今與文公第五子齊國公文公第六子華陽公文公第七子平恩公文公第八子襄陽公文公第九子恒州刺史併以六房同為一卷就中第五房已下子孫皆名位不揚婚姻無地湮沉斷絕寂爾無聞但存舊卷而已後有遇之知者之者以時書之其五祖九祖分今叙在三卷並錄之于後時真元八年歲在壬申八月朔日金紫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襲恒山郡開公于邵述

戴氏廣異記序

顧况

予歆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其有干元氣汨五行聖人所以示恠力亂神初樂刑政著明

聖賢道以糾之故許氏之說天文垂象蓋以示人也古文示
字如今文不字儒有不本其意云子不語此大破格言非觀
象設教之本也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擣杵為黃熊彭生為大
豕萇弘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黃母為鼈一作鱉君子為猿鵠
小人為虫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殉墓
十載却活羸一作羸謀一作謀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之
女曰精衛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者青鳥之相冢墓白澤之
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革以語恠音聞魯壁刑鏤
夏鼎玉牒石記五圖九籥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鬼神
之事夜半前席志恠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玉
子年之捨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橫一作橫之同
冥顏黃門之稽聖侯君素之精一作精異其中神奧顧君真誥周
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襄陽之耆舊楚
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楊羨南越西京注引古
今亂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
國燕朝梁四公傳唐臨冥執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恠志
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庾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郡戴
君孚幽順最深安道之胤若思之後邈為晉僕射達為吳隱
士世濟文雅不隕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况始與同登一科
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叅軍特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
書二十卷用紙一千幅蓋十餘萬言雖景命不融而鑑鐸之
韻固以可輔於神明矣二子鉞雍陳其先志泣諸父友况得
而叙之

聖非道不生道非教不明教非人不行是三者相依而住道
有大小權實故淨明以在家成化人有聖賢淺深故智者以
初依啓法然後因言遣言即象忘象禪後學有以得正真之
終終二字集終作路遊道義之門戶集無祖而述之存乎其人天台上人二字集
此丘然公慕智者之法裔集無探毗耶之妙順一貫文字之學
會歸解脫之淵以為昔智者太師之演是經也備偏負頗漸
之義盡方等生蘇之體其旨遠其道微微言在茲茲用不敢
固常外闡其訓內澄其照凡百學者望崖而歸嘗謂門弟子
曰祖師所述其道其著集作而嗜簡者或病其繁習集作精者則
遺其粗吾欲因而就之以神其教剛而裁之以存其要何如
弟子比丘衆作禮以請公於是削其浮辭合為十軸不失舊
則其義惟明與前部偕行號為淨名略疏原夫聖人有以見
生生根器之不齊也故用四教五味經而諱之有以見萬法
弛張之不殊也故用一道一乘會而乘之然則聖人隨感以
利物集作故其數不得不差賢哲因感以立誠故其業不得不
傳觀其所感則毗耶之與天台杜口之與立言雖偕集作位不
同廣畧異宜至於赴機施化其揆一也肅嘗受經於公門遊
道於義學之到集作此雖鑽仰莫能集作而嗟嘆不足故序其述
作之然所以然著乎集作辭疏成之歲歲在甲辰吾師自晉陵
歸于佛龕之夏也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

前人

晉陵守河南獨孤公以德行文學為政一年儒術大行與洙
泗同風公以為使民悅以從教莫先乎講習括五經英華使
夫子微言不絕莫備乎論語於是俾儒者陳生以魯論二十

篇於郡學之中率先講授乃季冬月朔公既視政與二三集作賓客躬往觀焉已而公遂言曰昔文公用儒變蜀蜀至於魯當大曆初元新被兵饑之苦今御史大夫贊皇李公為是邦愍學道地開闢此庠序自後俊集作秀並興與計階者歲數十人子衿之詩起而復廢鄉飲酒之禮廢而復興至于今風俗遂敗美矣哉仁人之化也樞衣之徒承其波流得不勉歟既誨而厲之又悅以動之朱轡遲遲逮暮而歸士有獲在左右親公之施教退謂人曰夫四時繼氣而成物仁賢繼功而成化是學校也非贊皇不啓非我公不大鼓之以經書潤之以仁義君子得之以修詢立誠小人仰之以迂善遠罪泱泱乎不知所所以然以至夫政和而人恭舊史記集作後柱而南陽移風民到于今稱之矧贊皇植學之本與我公道之以德德

則有成而未播於叙述後人謂之何哉鄙不佞謹紀公之雅訓或傳諸好事者云爾

通典序杜佑自序

李翰文公疑作文翁

儒家者流傳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郡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一作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代一作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懼人一作實一作煩一作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常一無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代可師而諸子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為廣見以異端為博聞是非紛然塞冒滿腹鴻一作洞茫

昧而不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軀馳百家日誦萬字學稱廣而彌或一作聞愈

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脩業之意

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覺群述五字一作警學者之群迷典以為君子

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

參今古之宜窮終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一作古終可以行於

今問而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天

學可以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群史上有黃帝

至於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始一作始終歷代沿革

廢置及當時群生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于事如人支脉

散綴其一作於體凡有人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輿非聖之書垂

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世諱俗一作經國禮法程制亦所

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

達人情罕更事知特變為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甚直

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

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

聰明獨見之士孰能脩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

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興邦一作翼篤於一作學好古生而知之

以大曆之始實纂新典累一作紀年而成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

篇首或前史有關申高見發明以示勸誡用存景行近代學

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

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門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

至精至純其道不雜比於通輿非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

貴遠昧微而覩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至一作甚稀可以二字一作可為長歎

息也翰與杜公數旬探討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十七乎一作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

杜佑自序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微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採群言徵之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當而且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序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群俾分領焉置邊防邊戎敵焉是以實貨為之首十三卷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之二十卷禮又次之一百卷樂又次

之七卷刑又次之太刑為用甲兵二十卷其次五州八卷州郡又次之二十卷邊防末之二十卷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與天室之末其有要須義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權德輿

序曰自夏書禹貢周官職方漢志地理厥後史臣繼有其書國家將九夷丕冒四海梯航聲翔過前古遠甚相魏國公明誠助化育奧學窮古今百揆師長十年樞衡贊端拱無為之風以宥天下王佐盛業論著形焉嘗以為言區域者闕畧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猷海內革夷圖一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盡羸海之地窮鞮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顛未條之俗貫穿切劘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又撮其要會切於今者集作為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元觀初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紆直割裂經界而為

都會在景雲為按察在開元為採訪天寶以州為郡在乾元復郡為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廢置升降封對險易因時制度皆備于編而又考迹其疆理以正繆集作謬采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至若護單于府並馬邑集作而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道宜隸河南合川七群北與隴坻南與庸蜀回遠不相宜應於武都建都府以恢邊備大几類是者十有二條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集作理者稱魏公焉公之意豈徒洽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體國遠馭不出戶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真宰相之事也凡今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畧以守臣稱使一有府學者共五十列于首篇之末其三篇則以十道為準縣距州州距兩集作西都書其道理之數與其四鄙所抵

其事覆其言詳閱覽默識精微錯綜斯為至矣德與天夜垣之屬承公話言盱衡屈指珠貫氷釋辱命授簡書其大端輒罄裴然之辭豈揚不朽之業特貞元壬午歲夏四月謹序

李栞登科記序

趙係

選士命官有國之大典察言考行先王之舊規古者命於鄉而升諸學俾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者謂可進而授之爵祿也然則前一則歷代選士其科不一洎聖一作聖唐高祖以神武靜天下用文教貞萬姓武德五年帝詔有司特以進士為選士之目仍古道也自鄉升縣縣升州州升府皆歷試行藝秋會貢於一作于文昌咸達一作造帝庭以光王國然後會郡君謁先師備牲牢奏金石尊儒教也若明試其業主張其文覆一作覆能否於聽覽之間定取舍於筆削之下職在

考功郎後至玄宗開元二十五年重難其事更命春官小宗伯主之而紫文志學之士之勸矣於是獻藝輸能擅場中的者榜第揭出萬人觀之未浹旬而名達四方矣近者佐使外藩司言中禁彈一作冠憲府起草粉圍由此與能十恒七八至於一作能登台階參密命者亦繁有徒所謂選才授爵之高科求士濫觴之捷徑也不其然與奧自武德迨乎貞元閱崔氏本記前後嗣續者在我宗為多焉顧惟寡昧獲與師文因濡翰而為之序一作七年春三月丁亥序一作述

一作皆本文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七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八

序四十

雜序四

地志圖序一首

道州律令要序一首

風后握機圖序一首

擬三國名臣鑽序一首

長慶宣明曆序一首

荔枝圖序一首

點憂斯朝貢圖傳序一首

注孫子序一首

地志圖序

呂溫

廣陵李諫集作博達集有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聞
歷世浸廣大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
制點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
體要悼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
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據形容之訓解命之曰

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
之毛有主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大粹
隄落內自五侯九百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禹跡之所窮
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畧
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
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文粹有其字詳畧也每虛
室燕居薄帷暗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窓籠八極
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
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
役形神於歲月窮輒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
夫刪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而不亂踈而不漏才識以潤
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覩奧
斯訓道文粹作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
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惣山川之要
會表皇威之有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
山則思舜禹恤民之間難覩窮邊集作荒大漢悟秦漢勞師之弊
覽墟晉壤則見集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
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乎鑒于興替斯又懲
觀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贊鴻業垂之可以
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特無
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志儒林所以為之
歡集作類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集作學
君子知其所以然

道州律令要錄序

前人

某頃累忝官尚書省御史臺偏觀諸曹多書令式格律於其
屋壁苟非以官遊為情其奉而職者皆得日夕省覽臥起出
入目存心悟累累集章然如貫珠如循環更無以欺臨事不惑
決繁滯舉枉直而協于大中中人以集作上固可馴集作致吾不
知其誰首之何前賢處心卹事之周也若州縣者卑而近於
人遠而切於得失動有縣人命關風俗而隋者委成於一吏
望空而署勤者檢閱而山積神憤氣沮卒無所歸致政集作之
弊不亦宜乎此州法吏何落庭良吏集作也與之撮其要講其
義書之集作廳記集作之左集不深於法猶慮未盡後來君子其
究成之此長人也所急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風后握機圖序

嚴從

中黃子曰予觀風后握機圖殆有隋訖然年代迂遠文字損
益或致憊訛矣惜乎夫兵者榮賤覆殺之大機也天地神靈
之所闕也洞則王昧則亡故皇帝湯武得其道矣然則兵之
用也豈唯道乎亦有工拙矣語大旨有三微焉昔伊尹勸湯
呂望勸周子房勸漢祖鄧禹勸光武可謂知運命之微也樂
生破竹迎刃之喻曹劌三鼓侯裏而作可謂知和氣之微也
孫臏邀敵於馬陵韓信置軍於水上可謂知地勢之微故古
人有言曰能知三微霸世之師至夫以智料智因奇縱奇千
變萬化不可殫備今夫握機者約而遠幾而深用少以一作濟
廣貫一以締萬微乎微乎可以神會疑作以跡容非智合曩
賢役心淵妙者不可以常識偕之令予依風后大旨畧為此
圖以擬風陣陣有八物有八容八八相值可離可合中有容
効三元天子上將所居常靜不動以象玄極以配中黃一作其

理微矣若乃四衡夾三軸九地夾二天吟龍嘯虎當前後之衝雲鳥風蛇居博製之要敵寡則衆虎翼之屬風蛇之勢合而圖之彼衆則奮龍虎之衝接雲鳥之勢突而擊之亦百勝術也昔諸葛孔明以傑特之智將求其源而未得也乃曰八陣成可以橫行天下然武侯陣法亦有虎翼翔鳥足明武侯所習則風后五圖也桓溫見蜀相八陣云是常山蛇勢徒妄言耳常山蛇者法出孫子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故桓溫覽孫子而有是言殊殊無指哉然此離合之勢竒正之術故曰或離而為八或合而為一以正合以竒勝其要此矣公孫子儒者也至注釋務祈精奧而多引空言以誣後人何哉焉馬惣述云增字發明未能精了更益煩蕪予昔常覽焉中失其本每思經述近乃得之聊因特暇刊繁舉要序而第焉二百八十言殆不過尺并為圖式以悟後賢庶有賴云爾

擬三國名臣讚序

前人

昔孔子舉詩書作後王者之法其稱殷訟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書曰天工人其大之然則聖人受命賢人受任龍騰虎躍風流雲然蒸求之精微其道莫不咸絲乎天者也故夫受天之命者不可以苟代天之理者不可以私前聖知其如此故明四目達四聰高居而審聽處幽而遐覽群才畢用衆功乃廣然後天應以福而太和之化臻矣雖三老襲一作照五運潛周矯圖啓而揖讓興夏鼎移而干戈用德業相踵一作此夷不同然激揚名義增廣基宇何嘗不得賢則理失賢則危哉是故五老尊而軒風熾三仁去而殷道衰淮陰來而漢業昌亞夫亡而楚王滅姬漢已降大象淪夷當極者不以垂拱居

尊干祿者必以權利邀進鏡物者不以虛己為德達才者必
以寒雋為嫌故洪綱強疑作地而萬目頽大理虧而廉讓塞貞良
其退而莫進賢士卷藝以深潛故伯夷為之哀歎綺里為之
高遁晉重臧名以避其患楚狂遁世以全其身豈惡富貴哉
蓋有為而然也夫明王肝食以求士君子含德以俟時然求
應之感徒深而君臣之分鮮者何也蓋經達之道難而世乏
鮑子蕭何之知也若大解縛為相古今所罕有登壇受爵者
一作欵嘆其難漢高始以為疑齊桓終受其福乃知有管仲之
才無鮑叔之介則桓公不納有韓信之畧無蕭何之助則漢
高不容齊桓漢高不易值矣蕭公鮑子其屢得哉夫未遇良
鑒則夜光不為寶時逢哲后則負鼎可升朝歷求邃古爰覽
近圖臣主之際授受之外垂大明以叙下推至公以匡上則
有我唐太宗文武大聖皇帝魏文貞者之流也蓋理之代君
子不以王爵私其身而况親屬乎是以貞觀之間賢者在朝
各崇至公焉周懷奇思而拔起隴畝李靖多大功而終始援
用魏徵數直諫而優游無納我之得乎才於斯為美彼三國
之臣主始當草昧之期卒踐陵遲之運君無尺土之漸而以
爭奪為德臣無素定之分而以偷合為功然其屬衰亂之間
一作昭厥勲者亦不可誣也又若清淑沉懿有顏氏之德靈鑿洞
照有房之能推戈疑給下有終始之勤篤誼守節有風雲之
槩歎一作感王室之多故懷忝離以詠吟遂委忠曹公莫圖匡復
而天命潛革人心則殊姑迴備物之謨卒抗非常之錫雖歛
匡上以德翻乃殺身成仁夫一作子仁義豈有恒在乎不捨道而

已。是故比千湛身於思后微字亢一作跡於周邦雖二美同歸而三仁齊致公達慷慨總角耀奇惡奸臣之擅命想桓文之高舉群雄競起漢曆寢微翻然回慮吐詞魏幕原其所以然者豈不以桑榆之暉非魯陽可止溝瀆之節豈仲尼所嘉是以躡管仲之高蹤攀魏武之遐輒全生之理其亦遠乎崔子矯然植松之操梗詞直對則左右失色指生取義千載稱美雖遇一作總一作譖一作蓋亦其素志矣若乃天命未改則人思其舊乾道將革則厭其常是以司隸之儀見悲於漢叟先王之跡遠播於汶隅孔明躬耕南陽盤桓俟主吐籌敵策識昂峙之形惣衆臨戎有席卷之望原其去就抑亦懷漢之雅志焉及其撫戎幕持國鈞開誠心布公道賞不失德罰不濫刑又雖古之遺直不能尚也昔管仲用法伯氏無怨子羔刑人終以見德孔明之譎李嚴蓋近之矣周瑜魯肅咸起諸生鷓鴣鳥林鷹揚赤壁然肅為布衣當襄漢之際標賣田宅分財結士以求人傑此其志不小也公瑾推弟於孫策子敬輟粟於周郎咸有異於人者也子布剛簡懷不撓之節屬桓王創紫首贊經綸仲謀副立躬自扶翊古人所謂托六尺之孤者歟既而忠言屢發直道不回折戈讎之娛沮鈞臺之樂斯又王臣蹇蹇國之元老者哉夫江東之於天下猶四體之有一掌耳權不能恢闡推量以一有求忠謹而乃輕肆忿毒厭聞至言始抽刃於虞翻終按刃於子布翻既譎終遐裔昭亦廢處家僮故使時望挫傷元功起血由是見仲謀之器小也其不能厠厥中原懋長世之業者宜矣夫以子布忠賢承奕代之遇一言忤旨有不測之辜况賤跡之士而欲自下干上罄其孤慮者

乎善科古者必察乎今善等遠者必謀諸近讚詠之作起必
覈既往之陳蓋將暢其幽情貴使來葉有可觀者聊後采鄧
為其讚云

長慶宣明曆序

唐穆宗皇帝

古者聖人莫不研七精之數以察天道一作以撥天行設四時之官以
授人事在顓頊之代雖罕疑漫靡察制度未備然已有重黎
二官故可而一無而字述是以欽昊天協時月必首於堯舜之典叙
九章用五紀亦冠於周宗之書則知履端受命斯為本也戎
國家侔天地以制法統陰陽以立極恭惟烈祖當所盡心載
誕神人協成曆象太史究閎落之術大惠極容成之妙而體
一作躬聖創制一作探願一作願窮神順時氣之發歛考星度之疎密故亦窮
變化洞窈宜矣然後陰陽和刑罰清八風之叙立萬物之序

成累聖續緒必更紀曆推體元居正之道彰敬授惟新之法
斯舊典也曷敢廢乎朕以菲薄未明至理荷祖宗之耿光守
聖人之大寶深懼不德獲戾于上玄感易象之隨時懷禮經
之聽翔又嘗覽漢承相魏弱翁之奏為以帝王法天地順四
時以理國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爰命太史洎乎疇
人俟望於清臺論思於別殿究以微妙考其禎祥觀渾儀以
見天心視圭影而知日至則八卦之氣不雜百工之職允釐
豈必於記威鳳之晨悔明無爽候仙冥之英弦望不憊今勒
成三十四卷命之曰長慶宣明曆承唐堯授人之規庶於是
矣効軒后合符之驗非所企焉因叙制作之由在乎篇首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唯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

實如丹憂熟菜如如蒲桃集作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
瓢肉莹白如冰雪其如醲酪四字文粹集未並作大畧如彼其實過之
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集無四日五
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
之集無而盡集無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點憂斯朝貢圖傳序

李德裕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貢獒陳以興順所以感其至而
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曆之四年天瑞燦爛
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宣室以張神化振兵朔
野以耀威靈故得天粹而清日晏而明虫燿不生嘉穀以成
中外集作既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荒君長點憂斯遣使注吾合
素等上表獻良馬二疋絕大漠而貢赤城涉流沙而霑赭汗

非至德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旗集作焉用驥騮
不貴龍友唯駕鼓車乃命其使見以內殿賜以瓊膳錫之文
錦謹按胡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回夷點憂斯者本見昆
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自身入廟授以將軍印拜堅昆
都督逮于天寶季年朝貢不絕洎中國雖多以迴鶻隔礙點
憂斯忿其桀驁乘彼存飢於是破龍庭焚薊幕蕭條萬里地
無種落得出重泉而見白日披氛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
群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玄齡對曰殊域
來朝者中門又安帝德遐被所至也太宗曰向使中國不安
亦何緣而至朕觀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武帝
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賓竊比秦皇漢武想無多愧
亦歎傳之子孫念集作愈二主之末途朕所以不能不懼爾臣伏

思太宗往昔之懼致我唐百代之隆則聖祖貽謀可謂深矣
此太宗所以永保鴻名為受命之祖陛下所以王臣王業為
中興之君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充國
通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詔太子詹事常宗卿秘書少
監李^{集作}述^呂述往莅賓館以展私覲稽合同異覲縷闕遺傳胡貊
雙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文理洽通臣伏以貞
觀初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疑
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焉
請撰為王會圖有詔從之臣輒因常宗卿李^{集作}述^呂述所紀異聞
飾以會^{集作}績^{集作}事敢叙率服以冠篇首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天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

者據案听訟械繫罪人台死子布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
擐其城郭其繫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本索兵刃無
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
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民
^{集作}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
吏^{又粹有也字}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信信知勇嚴明也
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期道者可以使之
大為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
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比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
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議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少者近者季孫問於冉有
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手^{集作}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

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文武並用適文其戰
法實集作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年何人分為二道曰文
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
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為最集作甚周
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
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集作不敢
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剪兩漢有
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改類魏有司馬懿吳有周愈蜀有諸
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常鯨元魏有浩周有常孝
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時一其所出計畫一作皆考古校今竒秘長遠策先定于內
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繫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
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
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集作二千里係戮將相
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集作朝
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繫刺者卿大夫行列
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
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
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
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至
賢才集作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繫刺學之
徒則必敗忘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
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
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放後世可以教於後生也凡十數家且

百文粹萬言其孫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相者有成
者有敗者勦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
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
數十文粹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
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
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豈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辱
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
令者克捷為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
家事業不款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能耶今新書
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為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
之分為上中下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
中走丸丸之走盤橫叙負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
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義於廓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
之於將漢祖言指縱文粹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為
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田叨居其位可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八

登仕郎故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九

天

真玄先生箴天論一首 天論上中下三首

道

神仙可學論一首 神仙傳一首

黃治論一首 方士論一首

養生論一首 太古無為論一首

天

真玄先生箴天論

有真玄先生者深粹虛寂冲疑簡素故莫動也則局四海而
隘九垓其靜也則棲一枝而曼環堵復其守樸與物無競雖
居岩穴之間神王烟塵之表以首月元日乃陰雲蓋濯飛流



涉西岑面東陸操白簡染朱翰府而屏併息仰而起曰天蕩
蕩乎蒼蒼乎因無得而無稱也余有疑焉諸杜其感夫虧盈
益謙天之道也禍福善天之察也春榮秋落天之時也晝
明夜晦天之運也擊電鼓雷天怒蒸雲施雨天之澤也因斯
以言則庶類萬物非天無以成受形消氣非天無以立哉大
博哉乾之化也故書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詩云謂天蓋高
不敢不踴步云先天而天弗為後天而後奉天時是禛祥之
來不誣也至於報施何乃爽歟均而異罰善或同而殊效
唐虞慎讓祚不及子湯逢伐福然累世應物無親者其若是
哉諂諛饗饗非貴則富廉潔貞素不賤必貧譎詐及道者曜
蟬鳴佩直言順常者傳刃伏鑽悲矣何蓬華草萊之人遇時
而為卿相膏腴縉紳之士矣勢而作典臺豈窮有數乎何否

泰之無定也至於積德致敗雙險成功立信受忒行仁一有格字
招咎者豈勝教哉一食莫給或萬錢頓廢或綺紈斯弊或短
榻不完或黃髮不終或襁褓先弊其於平地不亦謬乎春夫
得合天地道濟生民而有削代之累貞冠今古廉稱百代而
有綏絕之憂其於與善不亦過乎然負才蘊竒調洞識幽顯
智周動植而不免繩樞瓮牖糲食布衣何所累若此之斥也
夫鷄犂以至而為恒理不可食之以粒豺虎以博噬為常性
不可啗之草非其故爾畜信性分然則既受之以距角而貴
之以觸屣既任之以爪牙而罰之以獲殺者不亦近於諛乎
苟正其味則改兩全矣化惡不知變形教善若步嗜也鶴毒
吻而裂腹虺復觸手而解腕然則若其弗善者曷若物生乎
如力不能步則不可稱聖能而不改則不得為仁匪仁將何

以為萬物持持一無字生也。鼎扛投石者不得云不舉，鴻毛竭何

飲澤者不得云不竭，水足知大，既任小何以也為其

若治是將恐亂之未息，於是少選之間，肅然若有自天而降

者，檐霞衣控風轡，飛鳳駕拖蜺旌，如響若虛，若滅乃謂

余曰：帝有命焉，子其請耳。曰：一氣既分，萬象云備，隨感斯化

生而無記，故大者自大，不可移之於小，短者自短，不可亦矣

以長多者不覺有餘，少者不知所足，滅之斯傷，各守其貞，任

之自是，豈若工拙於其間哉？是以百足一蹶，其行一也，六眸

一目，其視一也，火鼠夏遊而不知其熱，水草冬藏茂而莫新

厥寒，各安所安，不可易位，必非其位，則西施與嫫母同姿，荀

當所耳，則資實將腐，鼠齊味各稟其性，如何須焉？若美則留

之醜，則去之，其於簡也，不可勞乎？若善則與之，惡則奪之，其

於慮也，不亦擊乎？故任則理息，放之則無，余以無告，故能成

萬物，余以無心，故能安，郤有是知，善惡共城，吉凶同貫，唯爾

所召，唯其制之，今子誚余以不治，何乃爽也？故不治而謂之

至治，夫生不余謝，死則余老榮不余善，辱則余讐，多不余獲

少，則余求不與，余共樂而則余同憂乎？乃愍而訓之曰：若物

皆然，則為惡招禍，修善致福，徒虛言耳。又復余曰：何言之容

也？論者多云：余有數運，有常期，非補養所能延，非備習所能

益，此皆非通識，不可與言道也。是以不昵不義，因此而行，無

賴，無取一作自斯而作以之為家，則家敗以之為國，而國亡

故，桀紂志之於前，而莽卓踵之於後，所以覆宗絕嗣，事至而

不寢者，良此之由也。悲夫！請以近水喻之，遠大夫廣廈，崇基

人之居也，襍衣博帶，上之服也，故拱差柱，跌則廢，而正之所

以無壞傾之應領決襟污則綴而浣之所以無穿垢之憂故能恒保其貞故常守其完潔也若傾而不失穢而不澤則全見顛陷立視緇蟻矣故修福裨矣為惡敗德若声之召響影之隨形各有三司自然宜會惡積者報速善小者應遲猶夫秋生則憂殞春敷則冬落根源則難拔畧滿則易盈故不可以遠近證有無不可以賒促定虛實疑耳信目中庸尚所不免以短度長下愚固故其致蔽是知朝菌不可言春鶴蜉蝣不足以春秋况以七尺之形百年之命敬辨生於沙界語死於塵劫其可得乎然者皆以應朝此一无字報與自然異此盖思之未精至地所告者莫非由已所感者皆事自知萬物有本性故因而用之耳猶執苗粟蔣初雖耘灌在功至於結實成味則非人力所為也又靈芝駐年神丹養性竟能御風換羽

陵烟蹈霞此乃功用自然者也萬象運為莫非此類終日施用不悞其理動成鋒楛不亦昧乎至於自然之性余亦不知其所以莫知所以然而然也於是言終形滅莫能所之余乃惕然恍然忘視聽若遺形体者久之乃神鬼憂及累息動然與萬物因心不知榮辱之有異也

天上論

劇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福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迅集作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砮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危集作是茫乎無有宰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有河東解人有柳子手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

言文信美矣蓋有激之云非以尽天所人之際故余作天論
以極其辨云大凡入刑罟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
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
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
用在弱人之道在法制其英華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
殺水火傷物本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
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拏劍防害用濡禁焚文粹作
用光斡材竄堅液礦礪芒義制強禦集作禮分長幼右賢尚
功建極開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
公是非為公非八字文粹作天下之人蹈道必賞為之集作
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
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也耶惟告冢報本肆類授

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彡可以善取禍彡可以惡召奚預乎
天也耶小馳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
是時以不善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
其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
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勉人道駁故天命也曰亦駁焉法大弛
則是場位賞恒在倭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
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其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
昧者方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
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
曰天阿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又曰道竟何為耶
任人文粹而已法小弛則天之論駁焉今人已一以之窮通
而欲質天之有無感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

預乎治亂云稱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曰人者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前人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
矧子曰若知族乎夫族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
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虫至且賢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
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乳邑然苟由匡宋虫乳邑猶莽蒼然
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虫在野人
理勝也是非亡焉虫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
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
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文粹一日之途文粹有而明乎天

人取諸近也已或作問粹者曰若是是文粹作則天之不相去乎

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

溜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

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不覆而

謬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

江河淮海者疾除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

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

亦天也阡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集作者

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人者風水等耳而

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同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

井必有數存焉其間乎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

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使彼勢之附乎物之生由影響

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
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海之覆也猶伊潘之覆也勢有疾除
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
文粹勢耶答曰天刑恒圓而色恒青週迴可以度得晝夜可
以表矣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畢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也
今夫蒼蒼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文粹卑小一
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文粹俄頃又惡能送乎數而越
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
用而已矣又與人萬物之尤文粹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
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斯數也答曰若所謂無
刑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
也恒資乎有必依於文粹物而後形焉金為空虛而高厚之
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
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
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文粹而後光存焉
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文粹犬鼠之目庸
謂晦而幽耶吾固集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
視得形而微者也鳥文粹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
無形蓋無常形也集必因物而後見耳文粹鳥能逃乎數
耳

天論下

前人

或曰古之言天之層象有宣夜暉光固辭之書言天之高遠
卓詭有郢子今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
乎數者由小而推天必合由人而推天以合以理揆之萬物

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集作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勝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清毋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兩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群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海隅蒼天謂草木也動類曰蟲保蟲之長為知最大能執人與理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時集作時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奉烏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具心知說賢乃曰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手

道

神仙可學論

吳筠

洪範響用五福其一曰壽且延命至於期頤皇天猶以為景福之景况神仙度世永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法一作慶無等論以儔擬當代一作世人物忽而不向一作向者何哉嘗試論一作言之中智已下逮乎民亡八字一作愚與飛走蛸翹一作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求不及聞道則相與大笑之中智已上為民教所檢一作拘區區於三綱五常不暇聞道而若存若亡一若字能挺然踈身不使恒情之所汨沒專以修練一作為切切務者千萬或一人而已又行之者密得之者隱故率俗一作世罕聞其行一作悲夫昔素矯問涓子曰自古有死復云有仙何如二字一作涓子曰兩有耳夫言兩有則理豈一無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可學也一作稽公言神仙以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之所能至也未必盡其竭矣有不修而自

致者特稟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有也學而
不得者初勤而中墮誠不終也此三者各有其方一作不可
以一貫推之人生天地中殊於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
以耿恭授力平陸泉湧李廣發矢伏食飲羽一作入石又精
誠在於斯須土石應猶影響一作猶若况丹懇久著貞君不
為潛運則不死之階立矣孰為其君則太上也為神明宗極
獨化窈一作宜之先高居紫微陰陽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
曰天鑒孔明福善福禍淫不差毫末而迷誤之子焉測其元
一作源一作日用不知背本向末故遠於仙道者有七焉近於仙道
亦七焉當世之士不一作能窺妙門洞幽願雷同以泯滅為
貞實生成為假幻但所取者性所遺者形其死地乃謂嘗
理殊不知乾坤為易韞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氣為性之府
形氣敗一作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則於我何有此遠於仙
道一也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倫墮之弊一作彼自昏於
智察則信其誣罔詎知塊然之有起自寥然之無積虛中一作
而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漸著累着成形形立而神居乃
謂一作為人耳故任其流適則死返其宗源則仙所以招貞以
鍊形形清則合於氣含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神体與道宜
為之得道道故一作無極之仙豈有窮乎奉世大迷終於一作
當不悞遠於仙道二也其次強以存亡為一体繆以道一作
識為悞貞云形体以敗散為期營魄以更生為用乃厭見有
之質謀將來之身安知入造化之洪炉任陰陽之鼓鑄遊魂
迁革別守也一作器一作神歸異族識昧光形猶鳥化
為魚魚化為鳥各從所遇兩不相通形变化一作尚莫能知之

况死再造成可衰者九子一作豈有死而再遠於仙道三

也其次以軒冕為得意功名為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自

封植為長策貽後昆為遠菡焉知盛必衰高必危得必喪成

必虧守此用為深固置清虛於度外聿恬靜智一作恬淡交養

中和率性通貞為意乎此遠為先道四也其次強盛之時為

情愛所後班白之後有希生之志一作虫脩李始萌而

傷殘未補蠲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一作存竊慕道之名乖

契貞之實一作未除死籍未載玄籙歲月荏苒大期奄一作忽至

及將植謝而怨咎神明遠於仙道五也其次聞大丹可以羽

化服食一作餌可以延年一作齡遂汲汲於炉火孜孜於草英芝

一作芝英必滋於道氣莫究其本務之於脩一作其未竟無所就謂古

人斯我五字一作我期遠於仙道六也其次身栖道流心溺塵鏡

動遠科禁淨元修持一作習外邀清譽之名一作淨外招清內蓄

姦面之訐一作謀而至於人一作人可罔神不可期遠於仙道七也

其次性好一作性又若玄虛情忘一作寔嗜慾不求榮顯每樂清

閑體氣至仁含弘至靜栖真物表超迹高岳相道結襟無為

為事三十二字一作不知榮顯之可貴但守恬淡以自高不

至靜起塵滓棲真物表道近於仙道一也其次意一作希高敦

古刻志上一作意尚一作行知榮華為浮寄忽之而不顧知声色能一作

為代性捐之而不取剪陰賊樹陰德懲忿捐慾齊毀奉虔林

嶺修清其近於仙道二也其次身居祿位之榮心慕道德之

府以中直而奉上以仁義而臨下弘施德博愛內陰清微外

混囂塵惡剝生四十字一作身居祿位之場心遊道德之鄉

弘施博愛外混囂濁內守清真近於仙道三也其次蒲酒華

潛行隱迹好生惡生

門樂貧甘賤抱經濟之器從然虛洞古今之季曠然若無爵
之不從祿之不受確乎以方外為上一作恬乎然一作以攝生
為務此於近仙道四也其次稟類明一作類之姿懷秀拔之節
奪三代一作忘機之旅當銳之巧師所政無敵一戰而勝然後靜
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貞近於仙道吾也其次追悔矣一作
况往洗心自新虫失之於壯齒翼收之于一作於脱節以功補
過過落而功全以正步耶亡邪而正在臧軻不能移其操諠
譁不能淪亂一作其慮唯精唯微積以成著其近於仙道六也
其次至孝至貞一作志至孝至義一作貞至廉按貞語之貞一作不
待修李而自得此于剖心而不死惠風溺水以一作獲生伯
夷叔齊曾參孝已人見其沒道使之存如此之流咸入仙客
謂之隱景潛化死而不忘自此例自然近於仙道七也取此

七近被彼七遠謂之技陷區出溺途碎禍車登福壽始可與

涉神仙仙流矣一作涉神於是識元命之所知正氣之所由

虛凝澹一作淡漠怡恬一作恬其性吐結屈神知其体一作高矣保

定之良藥匡輔之表裏兼濟形神俱超豈未得昇勝吾必知

揮翼丹一作霄之上矣夫道無影形無為有情有性 曰人

能思道道亦一作必思人道不負人人不負一作道淵哉言乎

世情謂道体玄虛則貴無而賤有人資气 則取有而無庸

詎知而自無而生無自一作有而明有玄元三字一作無混同然

後為至一作故空寂玄廖太極為妙之象也兩一作儀三辰

大道有象之象也若但以虛極為妙不應吐元氣流陰陽生

天地運日月也故有以無為用無以有為資是以覆載長存

仙圣不滅故為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

之殷為吾存形一作也若烟散灰滅何異於天傾地淪彼自昭昭非我所有故曰死者天人荼毒之尤也孰能保一作大德出荼毒佛依絕塵獨與道隣道豈遠乎哉行斯至矣夫至虛韞寂一作待感而灵猶金石含響待繁而鳴故豁方寸以遵一作虛虛則靜憑至靜以精積一作感感則通通則字泰定天元內一有發形性相資未始有極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臟六腑百閔四枝皆神明所居各有所主守存之則有廢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故去其死取一作保其生若乃諷大帝之金書研洞真之玉章集帝一於絳宮一作列三元紫房翕二躍之華景登七元之灵網道備功全則不必瑯玕大還而高奉矣此皆自凡而為仙自仙而入一作真真與道合謂之神人神人能存能亡能悔能光出花機之表入大漢之鄉無心而朗鑒無翼而翱翔嬉明霞之館宴一作羽景之堂散齊浩劫而福無疆壽同太虛而不可量十十六字一作散齊浩劫而無此道布在金簡安可輕宣其奧乎受李之士宜啓玉簽以探其秘焉及儒墨所崇忠孝慈仁一作忠貞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省一作孰與為大於戲古初一作不可得而詳之義軒已耒廣成赤松令威安期之徒何代不自遠則載於竹帛近則接於見聞古今得之者皎皎如彼神仙可李炳炳如此凡百君胡不勉哉一作

一作皆本文

神仙傳論

梁肅

予嘗覽葛洪所記以為神仙之道昭昭焉足徵已試論之曰夫人之生於萬物同彼由妄而生由生而死生死相沿未始

有極全人之其本虛也其體無也示以大道俾性其情無妄而反諸本焉反本則不生不生則不死然後能周游太虛出入萬變朝為義農暮為堯受或存而亡或亡而存天地莫能覆而覆也陰陽莫能陶而蒸也寂然不見其朕矐乎不識其門是之謂至神至神也者是天地四海浩毛集作毫末而已萬古之前億載之後若一息而已列禦寇謂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蓋謂彼也不性其情者則不然其用有際其動有待存亡相制倚仗相繫其道有數窮則壞故列禦寇謂生者不能不死不死者不能不化蓋謂此也彼仙之徒方竊然化金以為丹鍊氣以存身覬千百年居於六合之內是類龜鶴大椿愈集作逾長生且不集作何足尚也噫後之人迭為所感不思老氏損之之義顏子不遠之復乃馳其致用符藥術為務而妄於靈臺之中有所念慮其末也謂齒髮不變疾病不作以之為功而交戰於天壽之感號為道流不亦大哀乎按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唯桂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也因而論之以自警云

黃治論

李德裕

或門黃治变化余曰未之學也焉知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室在空石之間生靈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者居臣位者光明外澈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儻至人道奧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之集作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葉石鎔鑄術則踈矣昔人間楊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叅鑄顏子三字一作鑄治顏子至於殆庶幾未若造化

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時劉向葛洪皆下季上達極天意
審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方士論

前人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號漢前
代匈奴妖商殷集作周之彊字皆聞闢所未也雖不能守集作
周孔文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弟代而英才遠畧自
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惟
樂以極馳驟集作戈矚之方疲矣天為馬駭鷄之求息矣魚
龍角抵集作之戲倦矣絲竹鞞鞞之音厭矣神仙為奇以方
士為翫亦庶幾黃金可成亦集作霄可上固不在於畜神鍊
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
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
氏皆譎說集作丕誕不可信也上曰吾之矣宮中無事以此
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在慈封一作君達之類家王及植
兄弟以優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氏皆習靜者為之隱
身嵩穴不求問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
敢自銜其術面期明主者亦已鮮矣時既不用遂之可也殺
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分孫卿樂大無非行詐殺其干
勢利以自銜者是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未以集
字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維延婆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為王
法矣

養生論

牛僧孺

孫孺嘗論嵇康養生論曰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不可數百年
至於調節嗜慾全息正氣誠盡養生之能者孫孺以養生之

身於養生難與易相遠也所以康能著其論而陷大辟蓋能其易不能其難者也且天地稟生之道衆而貴之者寡然而貴乎生以有用於道也生而無用焉貴其生也而又况康不能養哉且康居於是世能忘名利之名而不能使史人忘其名能忘其精慾之情而不能自忘其情能防已喜怒於內而不能防人之喜怒於外雖其名利慾喜怒之心不改乎內而能致其康寧焉碩大焉猶善養者之犬彘肥脂適足使屠膾之刃促乎已矣出而語處而默是養其生者也處而語出而默生其喪矣沮焉溺道無邪行無詭言中規行中矩而得時足以養於出者也孔焉孟焉可而仕否而退是養生於出處語默之間者也若中散者栖乎下不可謂出揚其名不可謂默非出處則在用中於禮義人倫之道也禮之者道之器也而肆情傲物蔑棄冠服是禮之大喪也禮喪而道喪則鍾會慾無怒晉帝欲不可行不可得也然康之為人區區不列於中人豈欲引而謂論一作之哉以拆文一作天垂論則人之中者引而感必衆故不得不明也先人有求生以害人有發身以誠仁又有患難以相死此得則死此則得道得死而為壽不得以非道得生而為壽也仁如比干而剖死直如屈原而溺水廉如介推而焚死忠如蕭望之而蒸死死而道存洋洋乎不已予謂所存之生至遂大是能養生者若碌碌愚生不以五常之道為人予焉知其壽歟焉知其昆蟲歟木石歟是蛇千年予不知其壽也石有時而泐予不知其久矣葵能衛其足予不知其全也若康之養生有養是也適為下矣又况不能類之者哉嗚呼能養生於道者生死長短可也

太古無為論

劉蛻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為之人化其禁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既為之君又為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畏令而後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為太古時人也既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辦孰得人心而化其無為哉夫天下之服一人而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已果心服歟而心無為也已誰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乎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代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結一作無為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為之信果使其一作心則是賤教而尚其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教而後能敬若獐獮也則不教而祭君子苟受其不教而能則獐獮亦敬也何貴人為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天論下

今之言

浙本作今
子之言

心腑

浙本作
腹

方士論

千人萬人

素本作
千萬人

丕誕

素本作
多誕

維延

素本作
羅逵

陰陽

五行銀命筮書論一首

拏滯論一首

陰陽不測之謂神論一首

善惡無餘論一首

宜數有報論一首

禱詞論一首

陰陽論一首

五行錄金筮書論

呂才

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
 取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新唐書會要作擇之文故詩稱
 相陰陽書云不惟落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於近代師
 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
 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於舊唐書始張玉等為商武庚

等為羽欵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
 四声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復姓數字徵
 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
 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
 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遇姬姜數往既於後代四族曰多至
 如管際郈霍魯衛毛昝郤雍曹滕畢鄆郈並是姬姓子孫孔
 殷宋華向蕭毫皇甫並是子孫姓苗裔身自餘諸國準例皆
 然因邑因官乃分枝葉舊唐書會要並未至此等諸姓是誰
 配屬官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
 大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新唐書作之星或取所居之
 地亦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
 也

叙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舊唐書誚作諫司馬季主云夫卜

筮者高人會要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書新唐書人財

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則

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

錄但以積善為慶不假逮祿之吉積善餘殃豈由劫殺之尖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新唐書作天莫會要猶影響

故有夏多罪天命勦新唐書作絕宋景修德妖孛新唐書作

學也祿在豈在生當建王憂勤損壽不閔月植空毛平長况

卒未聞其犯三刑南陽貢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

何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炎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舊唐書

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妖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

年九二唐書月魯莊公生余檢長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

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衣祿命書法合貴

賤又法勾絞六害會要作背驛馬生身尅駟馬驛馬三刑當

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卿當人在弱身合短諸

姓作陋今按齊詩譏莊公云猗嗟昌兮傾而舊唐書要長兮美

目揚兮巧趨踰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

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

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汪云因正月生為此二字舊唐書

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

祿法無官爵假當諸本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駟馬生

駟馬三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印正月生當絕下為

人無始有終老而稱告今駁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

弥凶唯達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

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有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祿命書法無官爵唯向驛馬尚備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史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未矣已後戶口減半祿馬不檢三也又按後魏書云高祖考文皇帝皇六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皆祿皆命並駟馬三刑身尅駟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三十七字英華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於常禮躬為天子新唐書作躬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於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邵并劉清並為篡逆弒失宗祧祿命不驗伍也叙葬書曰塋曰古塋者厚衣之以簣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塋之以棺槨蓋取諸大禍禮云塋者藏也欲使人不得之見會要作故人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宅窀禮終求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舊唐書作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之不可逆會要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得後難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近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下擅加防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

拘其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
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時通
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
凶乃附此為妄天傳曰王者也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乃逾月而已六字舊唐作士心及此
則貴賤不同禮亦異端作會要欲使同盟同軌赴吊有期量事
例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
懷後期而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
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爾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
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
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
二十余件此則葬不擇日其義也禮記又云周上赤大事用

日出舊唐書會要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

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

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太子叔葬鄭簡公於時新唐書

是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日出舊唐書而塋舊唐書

要作空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

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

又云博物君子太叔及於諸侯大夫來之選國之大事無過

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反不問時之得失唯

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塋逢日蝕舍舊唐書會要於路左待明

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塋罪書多用乾艮二特並是近夜

半舊唐書會要此則交與禮違今檢禮傳塋不擇時其義三

也塋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塋所至年壽舊唐書會要延促亦

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焉曰
聖人之大宝曰位向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
無窮苟得不見建而人無據舊唐書作後會要作技技此則

非論舊唐書會要作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藏孫有彼於魯不

閔葬得吉凶日若教絕祀於荆不由遷曆失所此則安葬吉

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則古之

葬者並在國觀之北逃服坑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羨趙氏之

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

小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墓或與三代同風或風六

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可從而生其義

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

終否是以子文三也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安舊唐書會要作卜葬一

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單易

則何因名位無時漸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至

其義大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舊唐書作誑其吉凶愚人

因而會安作此徵倖遂使僻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品荼毒之秋選

葬時以規財祿或壬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吊問三字舊唐

書作對賓客受吊或亡同屬忌於監曠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

教豈期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折滯論

盧藏用

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折滯論以暢其事

詞曰

客曰天道玄微鬼神一作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聖度由其運

行是故太昊一作大造甲子容化者律曆黃公裁變玄女啓謨

公門御時大神事從之者則家一作兵強國富遠之者則輔

將一作弱朝危有同影響若今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

何為其終也子所謂曲李所昔懦懦一作味所守徒識徧方之

小說一作說來究大道一作衢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

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進退非耶百王所以無

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人無豐焉妖不自作由是觀一作言之得失與亡普閔人

事吉凶悔各無涉天時且皇天與親惟德是輔為善者天降

之福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修德桑谷以變宋君引過法星

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

賦歛蠲減一作省則人富法令有恒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

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赴

一無苟違此途雖十時行刑擇日出令必與成功美自季代

赴字一作迂訛俗多徼倖競稱恠力爭勝一作詭言屈政教而訖

孤虛棄信實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者易舊經依託空文以

為微驗一作覆車則將者則隱秘無聞苟同幸中者則共相

崇一作飾豈唯听之增感亦乃孝人自是嗚呼時俗訛謬一

至此焉夫一作甲子兵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

之時一作苟修其德一作何往不濟夫一作環城自

守接陣重圍無一作地刑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成

堅一作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武行詐貪狼自

符鷄關之祥多移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而

事利法審令正一作則不下筮而事吉養勞費功則不禱

祀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何故一作無古

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社郵齒劔柳唯詐沮垓下悲歌實階利印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坑固須恒濟襄城無噍亦可當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遠小數金鷄樹上一作鶴方為楚國之殃高畢枕中適溝南淮之禍刻符止一作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吁嗟一作嗟威斗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岡何救素灵之哭大災不驗禪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親德九微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婦有道此並經之陳迹聖賢通視人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感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途于正途而令而後方焚善龜毀律曆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紀一作配日月律曆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龜善所以前一作吉用一作筮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叶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一一作義其在茲乎客於是修墻匍匐帖然無氣口暗一作坎心醉不知所以答矣一作皆舊書本傳

陰陽不測之謂神論

顧况

黃帝建立甲子者考定星曆於是有天地神人之官少昊既棄神人雜擾顓頊命羲和以司之天地三苗九黎不復亂逆周室既壞君不告朔漢道隆興方定餘閏世時昭昧一作方昭一作昧君平季立張衡索統陳訓韓友卜珣京房管輅郭璞干宝樂房班固云陰陽抱彗忌以為無忌嗟乎古論陰陽以和神人以順風雨以播稼穡以除災害後之學者但張恢譎不

自成慎以固親踈規一作親之道不精逆順之理不遠性命之分

而裁衣拜官沐浴剪爪微於曆日豈不存悖一作謬或左道亂

政先王無赦往見術者序卜筮之書及諸家秘訣七曜九官

六壬三五一作百復返十精飛鳥一作鳥天目地耳計神漢曆以

天赦母倉為吉祥曆以雲漢密莫為吉各生異氣天竺法復

與大寅為差吾誰歸矣又以配音以音配墓以墓配殺此莊

惠以荒唐桀駁之論且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三人或

以他為姓或以官為姓或以謚為姓或以王父子為姓士會

在虞為唐陶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丞常氏在周為唐杜

在晉於范宣子在隋為隨武子在秦為劉氏女嫁變鰲為祈

氏焉此一人之身改正一有正字姓三改氏五范蠡在陶為朱公在

齊為鵠夷子范惟瓌張祿先生第五倫二百二字疑齊鮑永本

姓包京房本姓李張良之後為晉氏田橫之後為王氏姓有

兩字三字四字五字執先執後執是執非張良平同枕南陽

同封時日或同凶吉或異行年本命其事安在周時王天漢

代黃鍾何分鼎氣沉埋自九不可仰則其道多門行則無盡

不如也是故文字非上李上李神听原其姓也集解非宗師

受授天理也

端心靜一神明將至黃帝遺玄珠罔象得之漢主心動獲貫

高襄子心動得豫讓披髮祭野野人之遺魂非有陰陽筮術

之功涉陣無疴安濟所囿釋氏五蔭輪為四生或居人中以

為鬼神唯代日佛法獨能究竟白雲依山岳入自得飛疑

鳥滅虛空不礙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陰陽不測唯佛而已

善惡無餘論

牛僧孺

易曰積家之善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其無餘也何者善人之孝不必皆惡若慶必加於善人殃必加於不善人予恐慶殃之謬加也力人而已余故曰善惡慶殃俱無餘慶歡之善餘殃誠人之惡則善人之子能不有恃慶怠於善乎惡人之子能不有恣惡俟其殃者乎末代之居世祿之人先見萬乘之尊我八者之娛我五味之飽我黃金白壁之富我不知兄弟得道而傳之一有矣字已行不善而失之乃至乎萬乘為匹夫世家為阜隸烏謂餘慶之可恃乎父善及子兮乎子不善而父代之石碣是也母善及弟乎弟不善而兄殺之周公是也父母與兄弟不能令子弟之不善又何以恃餘慶於天下乎父母惡殃子乎父出而克貴之虞舜是也母惡殃子乎母惡之而兄好之鄭莊公是也兄惡殃弟也兄代而齊立之桓公是也父母兄弟不能攻子弟之善而况餘殃可累於天下乎且善者天下好之常道也惡者天下惡之亦常道也豈有將好惡先必稽其所自也必不然矣若以歡善懲惡惡為則當懲報於身猶盧其不信况若遠徵於身後而聖疑人之信者乎不又然矣昔夫差信五員初善也任宰嚭終惡也初善霸天下終惡滅全吾前慶後殃者皆身也太甲放桐宮初惡也任伊尹終善也初惡愛物因終善復天下前殃後慶乎予固謂殃慶皆復於身也不復乎子孫也然予敢謂善必慶而貴惡必殃而賤也道則貴乎孔父素王也道之賤乎殷心辛獨夫也餘慶餘殃吾則不信之也

宜教有報論

李德裕

宣父

集作尼

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

奉五常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敬信集作言富貴在於天命

祿福由於宜數昔衛卜協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

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

皆兆發於前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集作矣周孔與天地

合德與鬼神合契將未之數無所適情而狼跋於周鳳襄以

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候之貴鄧

通之富死於兵革也可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也又

不以理得也而命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其集作其胃懷

榮枯生其集作於口吻沛然而安嗑集作然然而笑曾不知黃雀

遊於茂樹而狹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

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因於泥塗不知其所以如也集作其姓姜不知

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集作二年南方萬里則知憾余者必

因集作目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不矣為恨矣集作世

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適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

涪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

值少主余聞之愕集作愕怡洒然变色隱者似集作亦悔失言避

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

因緣集作級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續緒

召入禁苑及為中集作二字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詣見余

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

函請者外代公受惠公集作無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

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集作英尋又杖鉞南燕秋墓有

邑子于集作王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總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

曰分東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

協不差歲月白鬮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而服未嘗有前知之士士字集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移集神道所秘莫得預聞乎自古御寃歿世者多矣宜服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為茫昧余嘗謂之人仁上哲皆必集作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听能報者乃中人耳集作強悍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為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尽火滅溘然而散則無能為矣其達於道集作者使心不乱則精爽常存終始集無此二字不生不滅。可以超然出世升濟神明其次精多覓強則能為屬屬宜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禱祠集作祝論

前人

聖人二字集作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無所謂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人任不可廢也夫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則躬百姓不見若非遍走群望則皆為太守無憂人之意雖獻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滄詞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命集作令椽屬祈請積旬無效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霄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間居三日清心齋戒虫礼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按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南集作左黎庶謳謠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勢精誠集作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信能及物焉用以飢膚自苦焦爛為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向於

至誠故備物不足勞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為人患不成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陰德論

前人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
七字蜀本作終不復與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酈丞相終父子顯黜為閔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酈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酈丞相於史皇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一

封建

封建論一首

五等論一首

漢祖呂后五等論一首
吳季禮論一首

天信論一首

反五等六代論一首

本論一首

李百藥

封見論 并序

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於是上封見論以諫之
太宗竟從其議論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
人情之大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太宗實錄之業者萬
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實錄治亂之
異遊觀載籍論之祥矣咸云過其數秦不及其存亡之理在

於邦舊唐書國周氏以鑒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成盤

石深根固本雖三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送節不生宗祀

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生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

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實錄作共故一夫號呼唐書

澤七廟隳地唐書臣以為古皇王君臨寓賓錄內莫不受命

上玄飛名帝錄遭遇二字諸本作吳王之運殷憂實錄有啓

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實錄後之賤非止意有覬

覩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着華也已竭雖帝堯之

光彼四大舜之上齊也政非推唐書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

固焉以放勳重幸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

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閑人事宗周卜世唐書周卜代三十卜

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期極而文武之罟猶存斯則龜鼎之祚

以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絺郊畿

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唐書閏餘數

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實錄之君才非啓誦借季

斯王縮之輦咸唐書開四履將閏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

送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

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實錄澆淳歎

以百之秀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尽封諸侯王畿千乘

貞觀政要作理之間俱為未地是則以政要將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

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未紀綱之弛唐書秦斷可知焉刻唐書

缺船劍未見其可膠柱成音唐書弥所多感徒知問鼎請隧

有懼勤唐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實錄之技不悞望

夷之豐未甚昇沉之災既罹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此乃

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厥且數世之後王

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異政強凌弱衆暴寡

疆場彼此干戈日尋政實錄臺駘左傳作之後女子尽

鬢峻陵之師隻輪不返斯盖畧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氏

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實錄邑天下晏

然以治侍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

唐書之才膺共治之寄刺奉唐書分行何代無人至使地或

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

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既其危豈容

委以侯伯則同其安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

封君列國籍慶門資忘其先業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

世增遙霍代益驕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左傳人

力而將尽或召諸侯而共落唐書陳靈則君臣悖礼實錄共

悔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寿胡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

哉内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

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士切砥礪情深或俸禄不入

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

褐實錄唐書南郡太守政要南獎不裹身兼縣長凝塵

生甑專云為利啗物何其爽歎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

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之唐書辨安可

惑哉至此滅國殺唐書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寧

歲次睢咸秩遂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

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亂暴必不至此為政

之道唐書可以一言蔽焉唐書可一伏惟陛下握紀御天

膺期啓實錄聖教億兆之焚溺掃氣授於寰區創業垂統配

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以唐書為言獨照宸衷永懷

前古將復五等而脩實錄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

以還餘風之弊未及勛華既往至分之道斯華政要况晉氏

失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一作乘華夷離處重之以閔河分阻

吳楚實錄懸隔習文季諸本無者尚唐書長短縱橫之術習

武藝諸本無者尽于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弥長澆淳

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椎猪之數坐移時運

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氏不見德及大業嗣文實錄世道交

喪先生唐書時一作人實錄物掃地持尺雖天縱神武削平寇雺

兵威大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

唐書綜覈前王雖至道難唐書名言象所絕唐本作非畧陳梗

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卷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

掌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慮司讞罪尚書秦獄公大小必察枉

植咸奉唐書以唐書斷趾之法場大辟之刑情必唐書隱

則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納無棄

葛羌帝堯之求諫也弘漿名教敦勸唐書李徒既擢明經

於青子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郡臣以宮中暑

濕寢膳或遠唐書請徒御高明營不小閣遂惜十家唐書作

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政要

歲凶唐書要荒實儉普天饑饉喪亂甫尔倉廩虛空聖情矜

愍唐書勤加賑唐書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嚼藜藿

樂撤箕箒言必悽動貌成臞瘦唐書公旦喜實錄於重譯

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見四夷欵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

凝神動慮恐亡勞中國以求唐書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
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听受無倦智
周於萬物道實錄濟於補天唐書作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
論是非備尽肝膈唯及政事更與異辭終及日無必才李之
士賜以清閑高淡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一夜忘疲中霄
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
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弥綸天壤而淳朴唐書尚阻浮
跪未移由習而已唐書人難已幸變請待琢瑀唐書成朴
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去畢然後定疆理之制
議山之賞未為悅焉易稱天地盈虛以時消息况於人乎美
哉斯言也

五等論

盖。為天下任勢而不任人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
也五等之制始初於秦漢
守令為政小理察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遠而遠慮固聖
人苞彼小遠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故内外為千百年計得
失成敗倫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
且治者積仁義又任勢故也秦氏所以短而亂者積刑罰而
雖特者也漢廉置即縣雜而任之所以兩代皆二百年自魏
晉以降謀不畫遠唯事任人不復任勢是故易代殺代皆不
求年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有言不利而利之不如
利而後一作非利之之利世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畫
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存乎利人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
職諸侯微弱也故刘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建立成国令

復古制則不可也何者習舜禹奠九州然後揖讓契棄修仁
義二三世下至湯文武然後滅漢書秦自非子襄穆蠶食諸
侯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德者如彼用力者如此
其難故億兆之所感以為凡帝者必須天人感應世所不測
綿歷代序經數十世乃可得耳故絕希望僥倖之心及漢祖
起於布衣忽成大業古則承聖王之烈漢祖起於秦之弊不
因父祖無資天地提三尺之劍而取天下夫鑄石者難為功
摧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韓英之徒見漢取天下之易故數
年之中及者六七王莽之亂南面者蜂起漢獻之時稱制者
三國又光曹焉皆自閭閻而升帝位孫流三族各據一方逮
晉之失御九服分崩以迄于今二百年跨州連郡者二十
餘姓皆擅假符璽列置百辟或至數世或盡一身前車雖覆
後迹不懲缺望之心死而無悔其懷不遜之意扶無君之心
而日致湮滅者不可勝已今古昔之以成國假之以世權則
人歆帝王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臣朝士外戚亦不至千
人也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加置數年千國便力強起於
驕奢遺度之則及漢世之初可為殷鑒若盡建諸侯與滅
繼絕是永無亡國一世之後又有子弟功臣無置之如此則
踈遠者據強國親勲者無尺土此周之所以棄自漢以來海
內士子皆官京師編名天朝耻為藩職今一旦令背皇闕趨
外邦為諸侯陪臣必不可也其椎俊之人負財之豪當生奸
計藐尊其主是所謂時移勢異萬國雖賢才不可復建設使
黃帝便出亦不讓之矣是故孔子曰周因為殷禮所損益可
知當擇宜於今者而用之耳竊謂宜如漢初置郡國度其強

弱遠近領之以牧伯節之以綱紀大都偶國並后匹嫡皆亂之道也其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族之與當諮牧伯以防未然若有妄牽者而皆國除又天朝之威制其越逸悅子弟之力足為扞屏選其賢者能入為公卿出為侯伯皆周召晉鄭朱虛齊梁之為也然則骨肉世疎亦不可久今強盛宜法主父推恩分封漸次黜之君輒屬州不得繼於父兄每封世建號使親者恒強疎者稍弱其王侯無子親嗣大功不得及有過皆從國除還屬郡縣更立子弟親者以君之則朝廷有恃維成有固此萬世之利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手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掌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法危就安宅

生之大域然而制業曷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厘得失差於異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無尺土一作之封子弟立空虛之地故衆之莫助而孤根異枝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為大業可以力取神噐推於命歸思得攬一作四海以獨富奉百郡而一作從歆之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郡心交阻隅語間異適悟天下不可獨理專歆不能蓋衆分利推恩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歛手不懷及覆毫俊自一作慮一作知難於搖一作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是奎輅龍旗一作皆王室穆昭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体信之志群后固大牙之勢匹夫絕鳥合之奉此所為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隅國過當啓陵潛之端

怙強逆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
失節朝建忿忿此所以為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
基之勲成務之成有高一作威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推新
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規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
侯王諸呂何不可哉富若早一作早署祿產之位宜序親踈之
節小其國以啗全簿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一分茅錫土
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穰若唇齒預備覬覦之心不
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不一作無負先帝
安有齊兵之規變代師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神害
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侯疑秉
大政以速謗趨起異姓畜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
穿實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
而益凡人臨事或視性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規既往之勢
折一作折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
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同陳諸家休戚連漢
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與成孰能明之然人謀叶密必
無悔矣一作皆唐文粹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微其前聞於舊史氏
竊謂成先君之命非孝也文粹無也字附子臧之義非公也文粹無也字
字出能觀變執札全節使國篡君弒非人也文粹無也字出能觀
變入不討亂非智也文粹無也字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
為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所慎德而文粹無也字不見故以賢
廢年以羨則成卜以君命則成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

避季歷以先王所屬故慕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噐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紀命受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揖考官天下也彼諸侯焚無季歷之資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詢名也豈曰至德且徒使爭端具于文并上替禍機作文并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夷陵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集作宏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余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虞文并於安得謀於屈室專諸何所施其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物矣謂先君何與其覘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肖墻為心社稷是恤復噐暮哀死生孰與先疊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祈之心賜獨守純白不羨于集作于義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吳文粹作回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

天性論

李德裕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僚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覆移時大畧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者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不必離人夫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集無此三字言必不可用其特無人以弋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崇聰明睿智聞之必寤

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場寤况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冊稱噐人如絲竹鼓聲之間默而笑背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哉文宗竟不得一聞是之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及五等六代論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年王獨制二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大底非秦疲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六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由言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為周制方邦思治郡后畲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畢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衡穎沛之豐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於殄祀土崩痛於陵夷歆權其多福取其少禍總二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徒苟救於疾顛而未免於陵夷也譬猶醫者苟欲救人之死而不能愈其病苦豈謂知經脉藥石之本決存亡禍福之機乎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豈與通論哉但二家不能知耳故皆引五等之長說郡縣之短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為證遂欲使秦人刈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君子有定主土衡又謂五等之知國為已土衆皆我人人安以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為已思治郡縣之長進趙文選取之情銳安人之奢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養名故為利畲物以為諸侯享食茅土万国受世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其定

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相攘代苟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為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邀名內實苞藏禍心以啗神噐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為藩衛哉所謂為已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強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強兵陵弱衆暴寡感而為九并而為七是非豈古制耶故知雖少其力猶益也比身背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諸侯之士變場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為大小於身又烏可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於大小強弱皆得擅權獨斷自有卿相恣之則不遜削之怨陵夷逸則固必有矣且使衡云勢足者及疾土狹者逆夫土狹既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災耶假令小制七國則又有遲遠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必而身已遷代然而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阻稅足以滿國之急則未必有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豈由此也元首又徵秦之敗於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立於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郡縣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釐梧癘五等世父之法立郡縣可制之符以矯周枉威靈不假於臣下刑戮強兵耶此句疑則必修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致天子於何地豈可以為思治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於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為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憂雖職官遷轉不一

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寔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於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為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所謂潘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知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為患耶昔漢有吳楚七國之患元首乃懲之於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誼言之言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代之士事衡亦謂漢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以七國為過正之哉寔若然者則班固漢書贊言周制千八百國戴記分天下為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為褊小以極矣其卒強不一一於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政用其上策如此則可歷也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嬴氏王崩之疊乎

本論

周公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至于文王天下之心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庶之心順歷數之命以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公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萬乘車輅朝諸侯於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代四國戮管秦以安杜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薨長得慈乃歸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百禽受封於魯思不變四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勸周防若是武王獨知周公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周公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

王之心公乎哉知子之弱而私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相及豈同之盛德為不及歟曰是知之也深所以能命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矣周公雖不為王者然其道與大王王季文王為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為五蓋姬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猶在若委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奉嗣夏左傳作祀夏配天不期偉歟此周公所以孜孜焉為而不有夫其聖德於武王遠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敵於私愛忘其善惡曰彼長也家嫡也天下之本也莫之可步也有不崩祿之中童嬰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強臣而為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唯政亂危殆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即其人也自征代以來受命創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後剖剝之列大夫之家卿相之位或歷諸侯難或年軍中足以知歷數在躬特運與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偽是以出一言奉一事場一法必使合於典誥垂於後世守文之君也生於深宮長養一作婦人之手慈愛之鍾焉世子之教不行焉身軀則安於玉堂金殿具服之盛耳目飽於声色靡曼之樂曷能之君臣父子之道忠信邪佞之屬農桑艱難之本故小人場欺焉魑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惡焉是以小人奸臣唯樂於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以提其耳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步為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况近世之嗣王也始自誕生厥月無問名之禮至于婚冠無金石之樂告廟之儀外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齒胄之道或縱不知討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

其誰師保之道正其身乎左右之人賢與處乎其即位也降
先君之冊冢宰與百執事延頸內命而朝新君焉充冕端拱
默于殿上雉扇焚煌蓬殼起一有左右紛々然莫之知也班列
千百稱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閣稱述聖
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其敢及於時乎敢
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
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享宴之禮接
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於畏憚通於商較以正先王之得
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軍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
為侍從之臣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於花疑之
際以問安否以晷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率
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
焉既久與遊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以
熙帝載至於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
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於
救時之弊指陳千百於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覽乎若復
稍柱至慮左右以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感之矣其朝退也黃
門伎女声乐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於內殿又
曰幸于兩軍遊子某所其從樂乎斯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
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為也或曰冢嫡之幼
善惡未知思敬揚之以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
可也曰君人者止以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其
不善揚之可矣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北之聖德斷髮文
身以避於兵為兵吳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

位稱攝欲讓其弟後疑其長矣吾將與之桓公听羽父之讚以疑其兄致於篡弑又晉襄公之薨也子周有兄而不惠不能辦救麥郡臣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三駕而楚不與爭其穆公之忘也君無長子趙盾思立長君乃迎公子雍于秦將欲立之穆羸朝夕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無愛子之賜此子不才唯子是恕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於衆人遂皆余好立灵公幼而好惡竟為所殺因是以乱漢高帝遷都長安也以吕后妒於糟糠其子盈為太子上以趙王如意似我知盈懦弱卒不能易及惠帝之世機為吕嫗所滅非平勃之不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王為代卽是於文帝不十年幾致刑措又昌邑之乱霍子孟定廢立之冊立宣帝遂獲中興衛伯之王於晋也君臣之交矣如主虐之不惠必傾世祿換其床而嘆曰此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度為君果致元海昌四之乱宗廟焚毀兩京版蕩懷愍二帝俱為俘執而崩晋祚中絕因分為十六普天之天皆墜炉炭此惠之所為也是知或冢嫡賢而臣擇立者必亡若立嫡為乱執古之道乎擇善為治曰乱嫡庶之制乎且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於長久豈以擇善廢不肖為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肖不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於生民乃棄其子而禪於有德若次子之賢遽以配天業授於他人乎是知君惟其明不必拘伯仲之制考曰明兩作滴游雷震若不明不法此覆国亡家之罪人也何長之為若君明為上小人此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主少不明者乱之本也故曰元良者

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正之者非在廢長擇善而已
使叔孫之禱曰主少國家多難祝我者使我速死無及於亂
此憂之深也悲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

雕蟲論一首

偃武脩文論一首

質文論一首

文論一首

編年紀傳論一首

人文化成論一首

文章論二首

章表論一首

雕蟲論并序

裴子野

宋文帝傳好文章才思卽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
禎祥及幸讌集輟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
請不暇困於課限或員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
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

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旣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

善懲惡王化木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蓋藻用以自通
若排惻芬芳楚騷為之祖靡漫容典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
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快五車蔡應等之俳
優揚雄悔為童子全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為家則蘇李
自出曹刘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
繡肇忱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壽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室好
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高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
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李者以博依為急務
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裴尔為功無被於管絃非止手義
礼心深主卉水遠至極風其異淳其志弱功而不惡隱而不
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君李子賡音則非異因鯉也趨
室必有不敦苟卿有之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

乎

偃武脩文論

李疎

國有二柄以濟人天有四時以成歲文武者君之盛威惠春秋者天之生成故人君法天時順人望歸於德天應以時莫不奉此而寧災由斯而康俗所謂文者足以經邦國所謂武者蓋以定禍亂故武在合變不可一一黷文貴經久可守為常請借前事而明之庶斯得矣夫以堯舜揖讓湯武干戈干戈在乎止武揖讓資乎偃武固得享國日長多歷年所三王既往霸者是繼晉文伐原以示信齊桓勤王以稱德宋殤好戰以殞越徐偃專文以喪亡王霸陵夷列於秦漢始皇威攝六國建萬代業隳城郭焚詩書卒使宗廟為墟身殞下國黷武之徵也高皇夷秦項誅韓彭陸生著書叔孫制禮修文之漸也光武以長者戡難孟得以應變即戎故得摛樊崇破袁紹雖未悉於至理亦通乎存乎息伐晉文之對何曾不聞經國惠王之溺賈后竟至破家吳王石頭之都刈備益州之地但區區於守險曾假於修文後魏則多難臨朝後周經國日淺雖孝文捨辮髮服衣冠未能倒載干戈休於牛馬武帝高緯戮晉公甲兵未寧中道而殞武則不可文則不知東晉之僅保江山宋祖之草創社稷道成以殷啓祚肖衍以戡定具王陳主以好內亡隋皇以征遼喪皆不明於文武適足為我驅除况高祖拱無為太祖宗之功繼統高宗致位於玄默中宗御俗以康寧睿宗之恭膺大保玄宗之克清海內肅宗之收復二都皇帝之光有六合方今四夷向化百姓歸心總七聖之殊勲正百王之墜典然干戈才息瘡夷未瘳脩文之期

取則不遠偃武之義今則時哉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向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楊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其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則詐其行也涸瘠天下詐極則賦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賦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巧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貢孫當斯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契浞愚美鬪爭內外默然一以听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一字無是是覲之則聖有模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率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品無楚之強倍於契浞安漢至易而復夏

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
並與四此一字無夷多難復子子一字無明辟萑虞夏商之典禮後王
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固
圍虛空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
六官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
里卿大夫士之彛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
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氏仁一作
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
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
李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
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
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緼祭禮之繁不可備率者以省之
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坦明
之路矣李者苟於恒教因脩而不敢差一作於失毫厘古人之說
豈或尽善教骨肉之罪而廢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照伯敬
龜笑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
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
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德一作兆之彛無聊於煩稱
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之夕周踰年而化成
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
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礼必簡顏
子曰無施勞經義可遠也如是為政者傳無以為惑乎一
作皆唐文粹

周語之畧孝教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為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文之為龍為光上古云者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克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王不在茲乎文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武之沼日靈沼文王之臺日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廷詩之美之云文王斬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公文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皇帝之文垂衣裳稟華之文除四凶奉八元周公之文不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本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放昌昌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簡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致八九里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與文大顛閔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亂弟日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治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新糶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于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天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自生贊坤曰至哉乾坤元萬物資始唯大哉配乾至者配坤幽者顯鬼神明者顯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

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集本文粹古治記

傳煩漫不如編年手仁混本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

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

長者耳何常之有故二本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

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記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

足以折皇極辭不足以壯二本社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

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繁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

可中成年不可闕故書現其作傳之意特以包該事跡然叅

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聘二字集作

然後才力焉又編年之史二本本未於次第牽於渾并必奉

其大綱而簡於叙事是以多闕載多免文乃別為着錄以備

時二本本之語言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商書左氏

二本本之外又為國語可復有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

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

無窮之門作為紀傳世家表志首尾具叙錄表裏相發明庶

為得中以是與媿太初已未十有餘歲史臣接躅文人比踵

卒不能有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自出太古

一字二本於草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守尾

且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時以垂不朽自漢至今代以

更八年幾歷五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權令古之得失論

述作之利病各擢聞見統誇才能既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

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有也唯荀氏為漢

紀裴氏為宋畧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

正二本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蘧貶三字二本則其密漏

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体裁作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蹤作二本南董亦無上矣儻謬乎此則五字二本作儻捨源而垂服仲尼之服手掘此二本無絕麟之事流棄意而微跡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覲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誠論之夫一二相生大均造物百化交錯六氣則宣或陰闔而陰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寔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文之也君以仁使臣以義。事君子遠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特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踪庶積藻會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文作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自然得盛威儀以至求理坐吟詠而待升集作平流蕩因循敗文粹而本悞不其庸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人物禮縉五常儀繁三玉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襄亂之夢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成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遠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

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
以文禮作文粹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未流雅蟲
小伎廝雜其間也文粹

文章論

李得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為主氣之清濁有体斯言盡之矣稱文然
氣不可以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集
全璞之宝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若
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悅聞如川流
迅激必有四状逶迤現之者不厭從凡翰常之文章如千兵
万馬風俗雨霽寂無人声盖為是也集作近世詔命唯蘇廷
碩叙事之外自為文粹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
○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虽甚工慎則未遠夫荆壁不能

無瑕隋殊不能與數文旨高妙豈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
矩之內未集作可以文章外章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
應刘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哉休文長於音而謂靈
均已文粹未此秘未覩不亦巫人甚矣古人辭高者盖以言
妙之蜀本作言妙而工王文粹適情不取於音韻曹直七哀詩有
王樂詩有攀源安三韻班固漢玉贊及當時詞賦多用
王樂詩有攀源安三韻班固漢玉贊及當時詞賦多用
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二十一
韻者有定非蜀本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
高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音文粹律之
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
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壁諸日月虽終古常見而光景
常新此所以為灵物也余嘗為文歲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

自然靈氣恍惚文粹作而來不思而至 軸之得澹而無味
琢刻藻練繪珍集作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為之
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宝斯棄此為文之大止也

同前

牛希濟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化為文唐虞之際也聖人之德也
無其位乃以述作為周孔之教是也慕堯舜之。運以宮室
車駱鍾鼓玉帛之為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為章亦已
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之術因於編
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况乎澆季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
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季猶在齊梁以降因
風雅頌之道委他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
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

師模各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妖絕為勝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見矣古入之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中
疑作使聖人之旨復新今古之分体分而為四崇仁義而敦
教化者經体之制也假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体之制也属
詞比存亡於衰敗者史体之制也又有訓釋字義函遠文意
規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
為之謂之唯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声病忌
諱為切此事之中過於諧譁季古之疑作者深以為慙晦其
道者揚秩而行又屈未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
也字庙之内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規且文以日月星
辰為文地以江河淮濟為文時以風雲草木為衆庶冠冕服
章為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聖是非於千載歿而不

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特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既有身不就李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艷文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逢思堯洽化之文莫若退屈采徐庾之李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揚孟為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之道日智於耳所謂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表章論

前人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於文直旨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步為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奧李深文研家古訓且理國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借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况人君以表疏為急者竊以為稀况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謗詞左右小人之寵用是幸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為非逞鱗發怒畧不為難故禮曰臣事君不授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辟使夫不唯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亂蔓司教幅尚或棄之况万乘之主万機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達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韋諷表其朝廷以為瘦辭儻端明步曉必庶幾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理道者名儒尚且抒恩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不速達竊願復師於古但冥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章論第一篇

文旨高妙

素本作豈音韻集粹作豈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三

武

辨侵代論一首

守在四夷論一首

守論一首

將略論一首

辨侵代論

代國論一首

戰論一首

二陣圖論一首

倒戈論一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浸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集作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一股或作私文作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

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率量力而會備三有余而
集者用其人一則義有余二曰人力有余三曰貨食有余是以字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礼正其名修其詞集作其害物也小則
誥誓命集作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
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率
也故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國不服而
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候其過惡不足暴於天
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率
也集無字非為人率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期聖人之所
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
故以無道之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者而正有之不增而以
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曰乱一变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
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
子不以帥帥合此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乎後
之用師者有能規之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伐國論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
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恃之英傑
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為一國之所奉受集作其血食忿其
滅亡故能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時之君使其骨肉相
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
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所謂言集作詳矣
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
世符堅納慕容娣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府堅於五將山敗滅

梁武取東昏所辛老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於集作殞身此其集作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荆子及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殞至晉世祖怠於焉政戎致遂集作亂華矣所以王珪覩蘆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守在四夷論

牛孫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泊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歛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周者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川文耕以防功也善防功也○莫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四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一作曜

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一無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功之王者守夫道論一作非道昌一作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人攻以鼓擊國人之攻以穩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驕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現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一作而思受也听鼓擊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暗而思述也逢相害則志而離也見相親則感一作而思遠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一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抑人情之暈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

守之不約則声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
侈攻之守之不守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
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愔愔是声
攻而亡也周厉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始
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灵捨正直而近刑
人一作而用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
伐攻而攻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
謹為嗜欲所攻二字川文粹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
或云幽王以二有字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凶王自以守道不
顧類率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美華作小束大加以褒
姒以色攻俾諸候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
六國藉其本則禍生於惠也賈后以危色功賈謚以佞攻致
令八王並具生人滅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窺覷一作窺可
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
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一作務四夷自守曾不防
戎夷一作秋在其中因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
西夷北狄哉沈尹戌雖率守西夷之言而未一作不守身之
道是戰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一作
之闕

戰論并序

一作皆唐文粹

杜牧

兵非危也鼓非彈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
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

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谷音韻辭

五結

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

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

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

精甲銳卒刃

一作

良弓健馬無有也卒

疾忽切

然夷狄驚四逐

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

滑臺大梁彭城東平尽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君之師嚴飾

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

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

一作

淮

已北循何之南東尽海西

叩洛經數千里赤地尽取總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

英華作兵

去矣咸陽西北戎夷此嚇呼臙腥

一作

徹於帝居周秦軍師

不能排闥於是尽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

一作

是天下

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

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武條章不能備且天下四支

尽解頭復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己能久為安乎今

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天下無事之特殿

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其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

一作

利弱而未常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

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此乎是不荒練之過者其敗也夫百

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虜壯

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

囊已虛此不則責食料實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轍小勝則張

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

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一作宮廣已贈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其外死勤於我一作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未刺邦而去迴矚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誥貴第未擣一作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嫗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万夫環旋翔佯梃駭之聞虜其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特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万以誅察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未走命是內也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乱引師起將五敗溢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腹焉能如感於父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兵干戈洒掃垢汙以為万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一有言字而已

一作唐文粹集本並同

守論并序

前人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東兵自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文粹作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鈍舍弘混貸煦育遂築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笑周思以為宿謀方且蒐岸柳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蹇頽顛頽集作頽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文粹作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

為寇伺吾人之憔悴

文粹作顛

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

其文粹無

朋

五羅絡郡國持孩乳

文粹作駭

作

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

之壯不啻擄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皆

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謙者咸曰夫拙強之徒吾以良將勁

兵以為衝策高位美爵克飽其勝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

豢擾虎狼而不拂

文粹作佛

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

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四大曆貞

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自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

廷待之貨以法故於是乎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

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活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

受之覩聘不來凡杖扶之送息虜徹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

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

名器分割大久而賦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滔名越號或帝

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

趙魏燕齊卓起大昌

文粹作鎮

傳作

同

日而

起

梁蔡吳蜀躡而和

之其余混瀕軒囂欲相効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霄旻不忘

前後英傑多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

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

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代於天下此所以裁其

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及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

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凡

非作

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道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

曆貞元守邦之術求戒之哉

二陣圖論

矣穀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
伏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為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糾放牧野終
罹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以聖人以兵亂人以廢廢兵存
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蓋軒轅
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靜難且文而不武
武而不文不可謂惟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鑿人別材故曰文
惟可以為相武臣在俟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惟可以為
將二畧兼廉則可以入為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於
將折衝於万里之外然而將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實賞之
愚詐者在傍則諛邪黨扇而為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
何罰而不行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
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此兩軍交鋒之際列兵無
陣由人民居而無他池而立無墻塹寇盜衝繫則何以捍禦
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足况如有兵而無隊伍有
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有奇正而無權變起自黃
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越二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
能研 究太公起剪孫吳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充盡其妙
生之於心機不行之於文義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
筌圖載八陣只言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不陳四奇變化
之旨不顯天衝地軸衝翼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令翊益天地
二陣圖明八陣八變之源燭火助陽自忘短綆庶幾英傑觀
之稍禪焉

將畧論

前人

矣穀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軒

兼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
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楓環玦負搨劍近代儒文耻言兵事
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兇人今以翠華去鄴鎬黃屋軫堯心率
士之潰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畧矣且自罹亂已未儒
道旣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
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迭相吞噬適足以塗
炭生靈摧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畧能各有限劑須
定等差淮陽侯與漢高祖論絳灌以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
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推才大畧尚
如此况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也亦不能越三百乘左傳以
能將一
能多剛勇終曰无礼故不是以王翦能將六十万而李牧不
能二十万此方見將帥才畧之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偽

而後決制策勝須知彼師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
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難誘從襲不及難陷白起能攻城
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蟻無所施其毒螫虎狼
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大隙而繫之因變竒正以待
敵整衡軸以攻險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
不及距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可見機
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
矣及鄭叢亦能知毋兵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笑
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佃為武昌從事與人設饌
十余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
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
馮敬雖賢不能當淮嬰謂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乃使韓淮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
以禮遇徐兗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
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長短率爾合戰卒然求勝
由聚卵以繫山驅羊而門虎歆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
宜開英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勲大業庶幾可立
夫卒制山河剗割疆宇奉大綱則易定滋苛細則難安故子
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翔蜀決沉機三二策
據成鼎峙英惟之大畧將帥之宏規也安危之機存亡之要
審諸將畧可見徵焉

倒戈論

楊夔

子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惑
焉以武王之聖有輔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可矣

且曰終不可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朴赭衣
懷畏未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之變万詐
生焉則內徃外剛之心詎革於千戚之舞乎周之詐七百誠
曰永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閔者多矣齊桓難代楚北代戎
晉文取叔帶於溫定襄王於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漿王室
則周之杜稷存若輟梳自漢而下有國者剛不以兵力秦以
黷武而滅梁以無備而亡我太宗寃滅亡之源委房社以政
政房社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臆臆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
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法未代有準洎林浦即皇旣安之日隨
旨順色以稔君惡乃以夷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禽心於
國禍本其為贖 亂國常褻慢武義不彘甚乎且蒐苗弥狩
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

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斷不能以鉛攻其堅
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不棄兵乎

文苑英華第七百四十三

登仕郎胡村

鄉貢進士彭叔華

校正



文苑英華第四百七十四

賢臣

三名臣論一首

諫臣論一首

春秋無賢論一首

三賢論一首

近代良相論一首

二賢論一首

三名臣論 管 兼 朱 葛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
 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跡可見夫此亡名臣
 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問者固二
 請一作固不得已有而字應之曰豈易言乎夫目無一字小者不
 足以論大體體一字近者不足以量遠柰何況議大賢能制律
 管者可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音

著由虛考實儻俗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遠樂孔

明其伯仲之間者曰何為一作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具齊定霸尊周勤王川王粹作功其懋哉仁

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余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

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載後嗣續脩舊勳刑政乎於

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

將纒勝齊師挫衄於二城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

身卒奔一作奔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之首誠所未諭莫一作

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問一作者未與未語功作言

焉一作然語才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

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川文粹

道之主功齊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邀一作功事讐一作

儲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

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子從容三顧

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也而業享主闇而國理一作兵

弱而隣疆疆一作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

令跡其用法必俟一作使中原克一作復然後賞寬刑玄德帝

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齊於事而

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生一戰卒齊二城未下待

從一作之以德牧一作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

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弘一作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不疑

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

奔趙趙王問以蓋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昔臣之事燕昭

王一作昔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侵

王一作燕王一作燕

王一作燕

王一作燕

王一作燕

王一作燕

王一作燕

懷祿不肖其榮周氏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字不亦優哉主恩
其僕隸而况謀子孫乎因棄祿霄適善夫長者之言可謂非
臣下之所當天命豈生人所制安可川文粹以功業之成敗
斷才能不短長邪且天運有通塞命有修短盖天意也豈人
事乎昔韓信將代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迺大喜
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川文粹濟矣然則周叔之才亦
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
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体純至之德負經之遠才常感於周
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終信文以礼樂蘊弼諧之
大畧以康濟為己任進逢国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
礼官總元士年止終身一作命官位不登於庙堂名下書
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方離一作燕對
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矣問者嘆息而退

一作皆唐文粹

二賢論 元魯山

蕭穎士

李華

或曰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邈叔謂曰無世無賢
人其或世家不至淪於風波雖賢而不能自辨况察者未之
究耳一作鄭衛方奏正声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听者不
達反以為怪謫之音大師樂工亦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顛
頽被緼絮蒙肖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又
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化政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
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感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刘蕭二功
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畧邈叔曰元之
志行當以道紀一作天下刘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

志行當以中古為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作感一物不得其正

蕭乎吸折却而復獲重祿不可考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

蕭之志及新唐書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名有病酒

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極一作極獎能一作善太重元奉親孝居

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一作川文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

樂天和命焉以為一作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為樂也一無此於一作是非

破陣樂詞一有是樂協一作唐書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

道矣劉朋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孝者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

唐書作禮考為五說貫源流備今古一作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

見流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煩一作繁尤罪止長不編年陳事而

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三家之後非訓

生人不錄次序續脩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

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唐書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

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叅乎元

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剛一作川文不可屈折當疾具去

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所過速欲人人如

我志與時多皆恒見詬于人取其中節之本是以為人師

矣李廣而不偏一無偏字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

至當以律度百伐為任而古人能者往往不至焉趙蹈一作

孤厉不可謂不知一有者字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推

一時佐康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華作自洛道邀

使車發詞哀乞推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日蕭贊府生一賢才

資天下風教吾田是得罪一有亦字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

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退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

公一作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子曰見紫之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尽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貪人矣每謂當時名川文粹

賢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

士美端重寡言何間邢子紹宗深明持川文粹操宇弟宙次

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李豐守道而断趙郡李萼伯高舍

大椎之素一作素萼族子丹叔南城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謨一作

謀道沉邃廉靜梁國喬潭一作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掾

一作扶士膚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好古河東柳識方明

遐曠而才是皆暮於元者也刘在京下嘗寢疹一作疹房公時

臨扶風聞之道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柄唐書作捷卿若不起

每復有神道尚書刘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數一作終日忘反

退而嘆曰聞刘公請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

理少對未與刘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奉精朗邁直一作

朗邁真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一作叔堅明冲一作

而粹范陽芦虛舟一作真質方而清穎川陳儻言士然淡

而不厭吳丹沈丹宗季長專辭不渝穎川陳廉不器行古之

一作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刘者也工部

侍郎韋述脩国史推肖同事礼部侍郎楊浚掌貢奉問肖求

人海内以為德選汝南郡軫締鄉有詞奉幹一作詞天水趙

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

徵而同一作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

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故事長樂賈至幼隣一作幾名重

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畧維之履道体仁

有畧族弟邈季選温其如玉中山刘穎士端踈明簡暢穎川
韓極一作極佐玄一作元行称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
兆遠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晋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徽
一作之誠明貫百之言是皆厚於肖之者也尚書顏公重名
節郭父交一作故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摭芳最善茂挺與
趙驛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肖文一作之交殷寅源衍陸
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子一作於陸渾刘避地遊於安
康肖歸塋先人歿于汝南今一作无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
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場委順賢
人之達也不蒙教人生人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
作也

諫通鑑臣論

韓愈

一作皆唐粹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李廣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晋之鄙晋之鄙人董其
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義大夫夫人
皆為華陽子不喜色館本作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集
草野彼豈以富貴易遺其心哉愈應之曰是場所謂恒其德
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德為有道之士乎哉在場蠱之上九云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蜀本有以字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窮
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
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窮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為
集作不事蜀本有上字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異志不可
高一作古則而尤之絕無也今陽子實有一死夫趙德本作陽子
陽子抗本無此二字在此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

矣天子之大之不為不加集作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
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集於其心
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封建論一首

五等論一首

漢祖呂后五等論一首

吳季札論一首

天性論一首

夏五等六代論一首

本論一首

封建論并序

李百藥

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於是上封建論以諫之
太宗竟從其議論曰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闡治
定之規以弘長世太宗實錄作大之業者萬古不坊百慮同歸然命
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實錄作治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祥矣
咸云過其數泰不及其存亡之理在於邦舊唐書作郡國周氏以

鑒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成盤石深根固本魚三網弛
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送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
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第無尺土之邑兆庶罕
共治之憂實錄作共故一夫號呼唐書七廟隳地唐書臣以
為古皇王君臨寓賓錄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錄遘遇二
諸本遇吳王之運殷憂實錄有啓聖之期魚魏武勢養之資
漢高徒實錄後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
獄訟不歸着華已竭帝堯之光彼四表大舜之上齊也改
非推唐書秘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
哉且吾聞之有守官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用者不得其言
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集乎哉得其言而不與不得其言
不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六士乎古之人有云仕不可
為貧而有特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
居貧若抱閔繫折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吏矣嘗為乘田矣亦
不敢曠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
之祿秩伯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
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諛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
猷則入告爾于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
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
此滋表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之知一者
大臣宰相者之事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文隱於
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者以
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

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集作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鸚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抗本作咎之也哉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乎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閣不以兼濟天下也孜孜吃吃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袁本作孔席不暇暖而使二聖一賢者豈不以集作知自安逸佚集作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接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余而已誠欲以自補其不足者集有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听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獨集無役於賢集作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无乃傷於听集作于德而費於辞乎好尽言以招人過武子之所以見杀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守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且固武子不能得善人之言尽言三字集言於乱国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謂其聞而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將不能集作德為善人乎哉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余曰揚子法有重黎顏騫顏子名犯二篇品藻漢之將

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

海之所具瞻集作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

以強諫亦由父有諍子不獲已而靜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

明獻替至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

相之賤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救其患難而

已雖聖人言危而不特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

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招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

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進集作廷辨固未可也蕭望之

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則絕邪之患集

惡戡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集

忠集作忠信可謂得宰相矣近世貞以以制動思在與邪松栢所

以後彫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窮似薛廣德者鄭

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麟之為端也仁而

不觸王之為室也廉而不劇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集有通識

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

故中書王丞相好古洽開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

捨人愛樂道集作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以倪寬者

常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常司空因守集作貽荒

以尽天涯劔光不沉而鸞翮長鏃灵均之九死無患柳惠之

三黜非辜既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肖望之者所謂李丞相之

矣此謂故涯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其為忠亦已鮮矣

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以俟知音耳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郈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
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夫為人子之道也孝於父者必欲父
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
一作忠康人四方天下一作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
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父而敵周是佐父
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
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川文并恩傷作
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及有封
禪請隧之借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及玷毀孔之惡
于時風教大壞海內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
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過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及若喪家之狗
知不知訓慮後世不惧乃脩春秋明向皆其有甚者或夷之
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
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乱世
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謂此論謗衆士
大夫多稱之遂聞駸駸駸微而竒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
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之賢者子謂之無激之
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全
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
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三賢論

楊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之
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譏其
僭上偪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于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

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莒先入有
國之後銳心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
鮑叔之助隰明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達時之大
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袞替之朝有田國之疆有樂高之侈時
非曩時君非賢君當推杼之弒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
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終誦之五自全非於紛擾之中人無
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
使晏子居桓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
於管氏乎以其錢篋而朱絃孰若豚有不掩豆以其三婦而
反玷孰若一狐喪三十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
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
之旨斯在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臣道

樞密論一首

四維論一首

明費論一首

近代節仕論一首

謀議論一首

誠節論一首

樞密舊唐書
作機

時公卿士庶

舊唐書
王公卿士

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彦伯

乃著論以試於代其詞曰

書曰唯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

才之大小論一首

辯迹論一首

三不欺先後論一首

舊臣論一首

三惑論一首

論七

徐彥伯

語訖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遠之

禮亦云川文粹可作曰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

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

精微以勸之典奮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脩

舊唐書其詰訓而服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

唐書則物應又類作樞機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

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之不忝榮辱繫於言乎夫言

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唐書身之文也既可

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右階名其背南容三復

於白珪殷唐書子九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據瑕玷詳黜

唐書參詳作躁兢審無桓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

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黃之刺可不惧之哉其有識暗

邪正思慮微形唐書破金陽之筭筭代唐書禍亂之根

用咕囁為推辨唐書以號唐書為令德至若梧官問答

荆齊所以奔命韓加紂智伯所以危殘蔡侯絕息為也函招

甲兵之罰鄭曼圖宋鄉也而受罪鑊之誅史遷輕議

終不蠶室張紘說更唐書龍淵川粹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

織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体唐書挾刑

作蠱守之而不懈徃輒破的去之而弥遠亦何異寒唐書臯

聚音龍也群吠死為幸何修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

於元凱蔣濟貽恨失奮於王陵犀首沒唐書於季章曹瞞唐書於

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

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謙

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備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

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糾然曷通彼此之懷括
囊而處孰豈暮明之訓則上言者下听也下言者上听也睿
詰之言猶天地也人覆壽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擊
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唐書姬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唐書子之
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
音詣川粹我宗極滿於天下貽厥後昆啟言其之於酒醴孫
卿喻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
不休哉但懋績遠大唐書作茂績遠世猶川克念丕訓審思而
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定唐書作擇其交以後談不越唐書
粹作越於非黨不屏營於說過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
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剪其纍纍唐書作謀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
然介尔景福保茲終吉唐書作鏘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
由至哉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迺可
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材之大小論

已有三百六十三卷

李華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礼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耻
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
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
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
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集有也字然則廉與耻義
之小節也不得以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夫下曰仁曰
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
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礼成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

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文粹無從往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仲子庸人二字也則為此言管仲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辯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廟之雅故曰時之汙隆集作常視輔臣之用房與社迹何規焉建見取士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脩環非必辯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則置名教之間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觀梁之公之迹章章如縣寓集作寓川矣曷然哉

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取當宁而嘆曰得季請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牽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代國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慮也告之為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弟以見志有彊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滅二嬰監以虞訪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彊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尽才能捍患能去忌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舊勞居素貴定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惡通相久矣其後孝敬玄擅能失財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蓄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矣万子房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曰淺將史

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評之則是
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世焉客无以應而作
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暮賢者當暮其心循迹而來雖博
寡要信矣

明質論

前人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贊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
臭達於下而溫粹无擇有似乎聖人者豈也故用於天子清
越而暇不无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内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
君子者王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耳乳
必能跪似知礼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
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
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弥尊而道弥廣耿介之

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甚卑而所蔽者衆
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
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顧集作
耿介之君不施於大夫矣况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
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礼歟今夫或者不明分集作推理而規
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
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而當其分集作則
地場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无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
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贊之道得其分集作苟
推分集作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三不欺先後論

吕温

昔宓子賤為軍父也人不敢欺之因僑為政也人不能欺之

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
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
有優芳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
邑偏強齊伏羲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
之遺黎渙離刑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
傷而不肯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
於方寸是則不欺不求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
間而靖恭爾位集作次後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
不欺而人亦不能求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集作初而克脩茂
績身為集作有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
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
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城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
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
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
小之門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奉其道
貴廉通必也脩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
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集作總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
二之曰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曰四之曰智達政
成使人敬而不欺能五之曰六之曰志乎誠格使人感而不
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集作而和平自迹陟遐此三才之集
而其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
絕其宗極而姑文粹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
不同而語矣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而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亡者有其人手余曰為得无之丁生魏生是也昔盖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以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直憂國為文吏所詆控上書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無金張之託戕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直矣梅福南昌一厨耳與王章无薦引集作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權歸外戚上書曰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蜀本爭天下以言為戎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庙堂陸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集作薦丁生称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体競多病必不能奉戕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邪犯衆怒為一孤臣獨夫正言无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固燕寧恨於不食陸續豈辭於禁銅之歷干犯有此幾人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能服辞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輿疾遠竄溘尽道途疑其由鬼必上訴於天矣或曰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乱不顯非險難不彰况鉄鎖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集作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為之矣何貴於名節者哉

舊臣論

前人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咎繇益魏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心之事惠帝者其蕭曹參尚不場肖何之規况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為已乎蓋易傷疾先王之道不忌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本已作降居相位者皆覩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倚據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謀議論

前人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覘其立論何如集作可知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晁錯主父嫪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主享其利而自懼其害闕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集作議不行故能無害智是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紀又嘗預燕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廖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集作思意愈密代公嘗為西北邊將相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生集無生字之言信有微

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之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三惑論

王獻

矣較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為美也然三惑之中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能賢損道德痲家業顛狂致疾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誠於過度也且阮籍劉伶陶清畢卓皆惑於酒悉無所成至於得溺酒名而已夫惑色者壞禮樂損門風傷殘形骸耗盡金帛怨雖不飲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壁堅豹疑作豹左雍巫和也考衛灵同斛浴者三人內愛南子外淫弥遊之類是也夫惑於才者小則亡身破家大則辱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橋之粟培一作棧胎拾那惟刊是求盜壁棋金刑戮不惧而又必厚於己而薄於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左右

如此不得人心而失衆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心腹書曰抚我則后雷我則讐斯之謂也苟專利矣則嘉言令猷弗得聞矣過繆差誤莫得知矣近侍者如事刃以懷憾踈遠者聚謀待壘憾壘一發身首分離傳曰象有雀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茲乎昔漢高祖使隋何說黜布歸布无謁漢王倨慢不悔來欲自殺及就舍共帳與高无異布乃大悅燕丹之奉荆卿也子女玩好恣其所欲然後疫湯水不以其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黜布荆雋之士也猶以服饌身色變以移志况令將帥士五乃中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信以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節為貪鄙恡畜之主哉故士有言曰尔之財賄尚惜我之性命誰可輕捐古

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彼竭機功疑作則舟无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駕御英傑飾其言以誘掖矯禮貌以卑和故其尺赤誠竭計策其用飴密以誇謙嬰兒曾不知聰明之士見其肝膽鏡其詐偽亦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禁詐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中人遇我我以中人報之項羽玩印賢豪判去曹公慢易天下鼎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疑之可矣色者放可矣財財者下愚之配行也致疑放逐刑戮所宜加投昇材虎投昇有吳以謝于虫矣

誠節論

矣穀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不顧雖易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脅之故節義彰明顯於後世存一作無一作愧於英俟沒死一作果疑作於神灵蕩蕩然偃於

暗室之中堂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為人傑乃有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之一體客曰誠如是无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掘疑杖節死義可矣既不能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死耻之夫昔李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棄世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義為負義且臨患難履顛危虫商賈小人屠沽賤品猶能極於窮感尚乃任情於依託矧乎頂章再冠施縫掖衣口誦先聖之文冒懷義之典目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大夫昔如敬通不脩廉隅杜篤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黜賫丁義貪婪而乞賄賂粹哺啜而無耻皆文儒之所賤貞介之所羞夫士无信不可以立身无義不可以立名无節不可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

事四者不懷則情同犬豕行比豺狼安足以喆於人倫哉客
曰生生斯論不亦傷於嫉惡大甚乎對曰嫉惡不甚則好善
不篤若見惡不能去其邪佞之人群臻知善不能用則賢良
之士隱去苟懷誠欺安得不嫉諂諛今公卿席客茂馮護毛
遂之忠誠候伯幕賓肆李園祖珽之欺詐或受賂賣主奉越
以事吳或首鼠兩端覘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姦宄蘧蔭戚施
與夫誠欺之士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邪論未已客
日若乎先生之論誠亦當茂迺歛衽而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辯迹論劄子

浙本作
子劄子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政理

正名論一首

辯名政論一首

原仁論一首

創守論一首

政名論

從道論一首

質無誠論一首

治論一首

謝姬

有弘文先生稟氣冲和資灵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无贖而不探加以体局凝沉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顏冉而委蛇于時日暖朱遲風清紫栢長廊赫奕高閣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千載釋疑滯於万古於是席長筵刘髦俊散縹帙布青編簪纓畢萃綺紈咸集乃有司鎧文大戎服而至蓬者培

回頰削背偃作挈戟右提鞬頰汗蒙鹿不讓而坐先生送而
目之顧而笑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實苟有叨竊咎悔必
臻當今天下文明會昌御運奉宇宙以寵疑作物馳日月而
燭齒中槩盈朝鷓鷯成列是以鳴玉耀蟬者耻方於周召被
堅執銳者羞此於韓彭至於探擇人倫招摭要言有矣斯達
在器无假文武異容正一作非位辨方朱紫无雜人能援用咸
得其所是以山无逋客野絕遺賢方欲闡文儒銷鋒刃陳俎
散牛馬肆志於場遊心乎文圃大啓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
門搜寰內之琳球擢天下之杞梓旅之於東觀會於北閣考
往聖之遺逸正先賢之純素欲令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悔而
復明然後草封岱之儀備射牛之皮疑今子雀旣尽矣刑又
槁焉上不能責策獻竒耕珪分祿下不能收視反听養目存
神以榮燭之未况而方增耀於日月涓滴之微澗而疑浸於
江湖其於余生固亦勞矣猶不克佩絃荷箠生甲操鋒見長
劍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茲疲朽預此戎班點汙我文門
虧辱我峯墊顧瞻傳素能不慙乎文人於是俯而慙仰而謝
遂巡避席欽衽而對曰僕聞拾特也窮達命也物固有欲而
不可棄此盖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笑也且夫苟非其用
則周孔无以惜其心當其所能則犬馬猶足効其力今請正
名改服從子而遊可乎先生曰噫子其不言幾失子矣苟能
易位余何簡焉

從道論

李翱

中才之人苟集作拘於書而惑於中而集作无傳言達中不詳
書云集作日三人占則從二人言翺以為言出於內集作口則可

守而為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
衆也道之公余將是知天下黨言然集作而非之道之私余將
非之豈知天下誓言皆是耶集作然將是之豈啻是之之利
乎將非之豈徒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
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
者心是非之視集作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集无此大
道喪是非治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中言必听中違必從之
邪且夫天下蚩蚩集作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
從中可也使天下者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
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
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然如卑當言而默者
三遊同而器異則默侍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特未則默小
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循
時也然則君子默於中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也
耶李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乱世多賢者集
者一伸而邪者集无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
言貴從而不貴得故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集作人和一
人和集无此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集无此雖欲言之郡而訖
之矣當是則見在是集无此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集作
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乎斯以辨之四字集作
難易而較集作是非也集作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
三字集作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中之首非
必乎集作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群獨
從君子耳其声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群獨

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

在此而已矣

辨名政論

牛孫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為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十伯年以伯說之歆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歡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之為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則潰潰然无措歸矣請摧而論之且君道无定名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于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鬪而勇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為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書作}有苗是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代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脩寓政而蒐彼廬是不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者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一作}而強其國又可以高枕无為而成君道歟况黃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為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帝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皇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乎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

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予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君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飢人之思食也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飢人邾邾人若此何以安之手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於安不為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質无誠論

前人

周襄至秦漢之道根蠹詐源派別姦穢雜紛不可救止往往見強國質小國子弟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以為膠故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囂再叛也顏風蕩蕩事難彈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美以信矣而我要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記曰殷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惠而人疑也作誓會勸人叛疑也誓會而叛之况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會之此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双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无益矣昔孝如曾參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忍如樂羊者能食其美又

何以質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之者少能從欲者多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毅毅必不叛也苟或以判質之无益而生怨也柰何秦漢之時不能以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不服退加脩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脱福疑之失所則賈怨而生禍禦之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戲秦漢所以至誠不決於天下矣

原仁論

常籌一作牛孫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不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决其仁英華作仁人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以天

下襁褓一作在焚溺无不挈者然則挈而受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英華作有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家一无家字无人也謂无微字湯有以仁殷有以人矣一作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英華作仁意故曰一无曰字无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一作皆川本文粹

治論

牛希濟

有國家者未嘗不思治孜孜焉求才汲汲焉用人官无曠位命不虛日步不至於治者何哉盖不知重其本也夫重其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卿以躬耕於千畝非獨致敬於棗盛率嬪御以親蠶於繭絮非獨致美

於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下之人必曰王老后妃尚
勤於耕桑余何人哉若天下之人皆率以耕織為務則穀帛
可措期而取穀帛既賤人各足其所欲之唯衣食而已不飢
不寒則時无怨嗟時无怨嗟則和氣充塞則焉有豐不稔之
歲况庶且富然後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飢寒而能至於
仁義者豈淳朴之世君子之人幾希矣今天下之人非不耕
也非不蠶也率九州之人一人百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
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劍器在焉職官之祿廩
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
不亦難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
宜遠求種桂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
餉筋力竭於硤确汗流于背一作忽以霖霖日熾其皆集

皆无不顰黑及婦人之為蠶也髮髮如蓬晨昏憧憧高條長
梯蹈險履危雅女嬰兒日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
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為繭也擇木盈筐犬吠曉
悍吏繞於君烹茗飲食然後乃曰若千官之常也若千歲之
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日之後余無庇
尔焉民由是惧其督責之急悼其恐脇之言无不強足其欲
粟之熟也粉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及絲綉殆不旬五日皆
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為盜不為非
不鬻不特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後於鄉豪不為汙詐之
計以及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飢寒而不為非
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
書農本其來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

言行政事自守耻趨時捷急之辯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苦疑作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若閔禁之賦薄市井而不擾我取積而物以中之特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為患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志居亦可知使尽室以往日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為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且四人之中其一為農亦以為鮮矣加之浮食之衆曷可勝紀其大者而為四焉自京達于閩嶺豪右廉并之家或累思進達其身或求恃世疑以庇鄉里者多以其子納於黃門俾為之時且北宮之中唯有四星蓋上以備左右灑掃之用國家自開元天宝以來中官之盛不以万人出詔旨使於四方或持寵錫之命宣慰勞之恩千里伺其聲塵候騎從其所欲絕情於親愛抗禮於君父不蠶不農受愚頑之施捨亦有積蓄室貨爭名競利出入乃權倖之門指揮愈僕隸之忠庸夫

者一也道德之士反為謗議實可顯加甄別用求其道此為弊之深者二也即有衣紫帶金形貌魁偉酒食以招於交遊僕馬以溢為巷陌擣搏擊毬以為之業自六軍遍于四方或擊毬一入于門小人撓于王法其自儒者勢故欲吞食竊此仇讐曰我武也文武之事墜於地及問其日月風雲孤虛向背鐔鏑之所干戈之別三和六鈞之制一沉一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刑之制變攻守之難易進

退之是非莫我知也已失其為武然用之為將欲寄國家之
成敗生人之性命其可乎况復喜怒以刑人視人如草芥嚴
暴以及物唯物之利已以至於流亡以至於敗亂此為弊之
深者三也復有製儒者之冠服習儒者之威儀語不知書百
行無取亦有耳剽心記之李多背毀於冠蓋之士其誑不達
我能是也又道不是者以勝誇之敗俗倨傲之儀咸致遊宦
於州里其官也用刑唯嚴納賄為能狡諂之行為長其行也
愬佞媚之術輕折朋友結邪僻附左右炫酒令之奧恃博奕
之精諸侯遇之曰奇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焉車服畱用
无所愛焉或引之於賓佐委以紀綱授之以守人必尽刻削
之能致聚散之力亦有薄通文藝尤飾狂妄升之於府政可
知也薦之於朝時可知也冠章甫屨周行望之君子哉乃小
人也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厚祿貴胄之家而無之也負販
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率是小
人在位為法必苛為政必僻肉食之外耗蠹齊人此為蔽之
深者四也吁皆遊惰无業賦疑作殘於國害於農之大者自余
瑣亦考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為治世無民不可以為國唯
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治理之道與之為政先簡
其事則疑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今吏厲大廣實擾於時古
者以十年九牧不知所從今十羊百牧矣啗食之不足何從
之疑事夫事簡吏省然後可以愛惜農人尽歸其時什一之
外除其賦歛驅彼浮食游手之輩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
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
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玉帷幕不得用繒綵茵褥不得

施錦綉自宮中至於王公之家咸遵儉用无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斯足矣夫如是化之於道孰有不以從或曰斯論也乃耳目之常夫儒者之言由人之食若今日之食已明之日為以常歆不知之致而不之食可乎况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從魏文公之言以王道為治不三年之化成立國之基斯為遠矣今復用其道若用賢良遠邪倭重農桑禁游惰疲不急之务足可以丕復祖宗之耿光堯舜豈遠乎哉何獨治

創守論

楊夔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之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則創業之初推豪末賔生民嗷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輿而起覩覆車之轍焉肯便脩其軌哉當其雷雲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得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聽用人若不及從諫如轉圓勇於得而踈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妄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欵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送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閱於功過不懾以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俟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則幾希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隳夙志

以懷大業而况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
人屈已以順從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
難豈初心盈中心異也總而論之療飢者易為食其創業手
醫者難為藥其守文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釋

明道論一首

食貨

戶口食人丁論一首

食貨論一首

釋

明道論并序

傳緯

梁武帝論一首

平準論一首

貨殖論一首

緯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特有大心
 曷法師著无諍論以緯之詆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畧曰
 无諍論曰言一作有之一作弘一作三論者雷詆訶一作詆一作咨言罪狀
 披一作歷一作毀諸師非斥宿一作衆一作學論中道而執徧心語忘懷而

競獨勝方與一作非教論更為讐敵既構諍闕大生以此之心

而成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若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為

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徧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

邪執欲使清源流而不擁立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

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

缺望於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孝以化蒙心漸

染美華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倚據一作營杖葉美華

非徒繁本源日醫一師解釋復異一帥甲一作更改舊宗一作

各立新意同孝之中取捨一作寤復別如是展轉添糝倍多惣

而用之心无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蝮虺

斷手一作嘉雖復人說非為馬家握靈虵以无當之卮同畫

地之餅矣其所一作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孝則不如是守

一遵本无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

宿構覩緣則一作尔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

弥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

不可量即事而非遠凡相酌對隋理詳覈而有一一作何嫉詐于

犯諸師且諸師始一作所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毀

故有哀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

有小有大四字一作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一作則

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可廢貶之事從佛一作

弘放孝與奪之辭依論議論可一作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

語而忤逆無諍平昔心是耶且忿患煩惱凡夫恒性失理之

徒皆有此豈不一作可以三脩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

永不宣揚但冀其分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耳人面不

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及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
中道而心偏執已所不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我
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謂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
化道則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
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典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
勝以忘德何必排撥佛一作異家生其志怒者乎若中道之心
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不亦一作得有
諍固知諍與不諍不一字無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
矣但法師實未哀其節彼諍守幽谷寂尔無為凡有訓勉莫
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使使一字無其意雖深其言甚約
今之敷暢地勢不能然一作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
望之客膏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鏗執銳

騁異家衍別辭

解一作

窺伺

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對權

桶一作

桶

其輕重起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猗據同異發擿疵瑕
忘身而弘道忤恪而通教以此為病蓋一作知未達若令太
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師所責邪法師又言吾願息
諍以道通讓勝以忠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諍讓與
不讓也此語直是世人一作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
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
讓而无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
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
未肯言諍與不諍不偏在一法何為獨廢無諍邪詎非矛盾
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矣非謂所說之之而有定
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為失言无是無非消彼得

失以此論為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者凡心所

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在一作勝者乎斯

則務矜我為得棄他人一字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

增詳答曰言為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

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告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

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声名入道之人在家之

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誠深致防枉一作說現在之

殃咎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在忘愛軀冒峻

制陷湯炭甘糞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无諍之作而回首

革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

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

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得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

勝我一作劣則聖人劣一作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示一作於

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通夜擊拆瞋目以諍得

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无心徒欲分別虛空

耳何意不許我誠一作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鷓鴣已翔於寥

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

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諫諫字諍者此用未而救

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為子之言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

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真

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末不諍

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

而望後則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而為彼此呼

彼為此一作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而言一作萬事可知
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專一作耶何得自信聰明成他
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縲生憂畏起煩惱
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
也无不為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
然在生死故得求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枉一作之不
晚愍黏膠之難故殷勤教詔一作示備諸便考希向之徒涉求
之一作有類雖麟角難成象形易失寧不反復一作避路勉勵
短景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也一作言我
聰明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為踈矣他人者實
難測或可以凡夫真尔亦可見果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
報所應覩安得肆宵襟尽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
乎世使悅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乎水皆見清風既至
群籟畢響吾豈送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
能知我共行斯路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為非无諍為是
此則諍者自諍无諍者自無諍吾俱申一无申字取而用之寧勞
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漏唯對
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且一作且考其偽釐觀得失无過
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履使浮辭无所
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言以觀其妙矣

一作皆陳書本傳

梁武帝論

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也

李德裕

世人疑梁武建佛殺三百余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為
釋氏之刀不能極其顛危余以為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

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
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貪能自微
不有其室必不貪集作操人所室與老氏之无欲知足司城之
不貪為室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為妄矣而梁武所建
佛殺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原歛氓俗考經國之費
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行抽其空閭位偏方不堪其苦集作
以此邀集作福徵蜀本作以不其悖哉此梁武帝所斥以不免
也

食貨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食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
美哉庶矣仍一本作曰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政一作康家足則教從反

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

若逃稅則不士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不其然乎

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者不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
避其賦則至浮浪以大賈蓄家也所後屬自取其利也

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

繁亦有良規可一作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

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二

重奉而竹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祥得戶三百六十萬

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

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其時承元魏之

亂一作西魏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

亂一作西魏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

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茲高穎覩冗俗一作流冗之病建輸籍之

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教於是一字無此使人知浮客謂避公稅

也佃家被強家收半本一作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

先以一字無敷其信後行其令蒸庶懷惠奸無所容惰氏資儲

遍於天下俗康人阜俗一作康人頽之力焉功伴管一作規肖一作肖葛道

巫伊呂近代已一作以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覲之一字無中有戶

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余年終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

於西漢約計天下編合戶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余

年萬直以選賢授仕任一作任多在藝文才與戢乖法因事弊隳

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此一字無崇秩之所至美價

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之伍習成典親薄領之淺俗務

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戩事委於群胥

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一百三十萬

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此收入公稅增倍其而一作余遂令賦有

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破一作被其

舊誠適時之令典極弊之良畫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

未一仍屬多故兵革存具浮冗之輩今則乖矣徵輸之數亦

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一作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

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

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理人一作理也

在於周知之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具國富家足數敷一作從

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

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一字無此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

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

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瀕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悞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歟

一作皆通典

平準論

前人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伍千余萬經費之外常積善余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如邊境多功寵賜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之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清海之事師范陽有天門之後朔方布思之皆叛劔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符飢兇逆承隙構兵兩京无藩籬之固盖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性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

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

笑霄謀奉无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

及一作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遠戡大

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离則易動人心已去故

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

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一作要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

涸而復流王字一作澤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

於即用若用之不節寧斂之敬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

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或獲已自

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十一而稅後人

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之人才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

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

用以抑兼并致才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
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一作民者瞑也可使由之
不可使因之審其申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
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具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
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
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具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
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
一作猶事有績自茲以降雖无代之無人其於經邦正俗與利
除害懷濟特之畧韞致理之規一作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
有固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
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无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糴
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一作旋罄竭更仍貴糴一作糶作往復
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
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一作
一作粟有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利天下之田盡闢天
下之倉尽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
率脩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一作在昔堯湯水
旱作矜而人无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
竭而公府之積无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
一方具師動衆廢於執殂者寧免賦闕而用之人流而國危
者哉

一作皆通典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後之

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常堅人以穿廣運潭吳漕之利楊
慎矜王鉞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
哀哉詩云人之多僻无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推武
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蘇廷等皆以
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未寇驅之而
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從賦
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後
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之雜於居人者十一二
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特也天子方欲因士馬
之中價將師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惧師
旅之不供流庸之未復思親寄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
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欵開疑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
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群臣之上無德
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
出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庶謹自守與
人无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余年始用常堅及崇禮慎矜皆
以計利具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為天下笑而王鉞楊國中威
震海內尤為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
帶二十使叛官佐使遍於天下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
以耿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業疑人賈害豈天道
疑作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兵利也儉則散之以
除害也所以棄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人禮記
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觀數子之意歆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

王者之柄以徇已奪疑作奮其長鬚以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
利出曾臆呼吸指顧舟車沸涓於萬里之外矣但詐既騁拱
扶而取公卿竊富國安人以為受汙青拖紫以為賞名實不
其爽歟且君以安人為憂而融輦擾之矣人以豐財為利而
融輦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教子方自以為功無
讓坐受富貴斧鉞以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疑
蘊醞不足以謝天下豈不遇哉於戲以玄宗之才業為中興
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全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
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同前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无所容
矣左右貴倖知所以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

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集作論領其集作此職

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集有貴子操其奇

贏乘上之意集作意集集作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

進矣二集作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倖貴得其實賂豈

託賈人汙吏處之頗數類牧羊而畜材養魚而縱獺欲其不

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

困揚堆上書言蜀本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漢書山之壑今

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子與以利國為非揚榷以權酷異歎稱其賤者必能集作皆

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誅之事弘羊折秋毫之

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

羊天乃雨焉有仲倪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

相位可不為之甚慟集作痛

貨殖論

前人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後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集作生之大故虞將相之極位集作休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榮樂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鉄鉞如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護老氏之彘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為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集作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愠集作相以枝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何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歎而已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登仕朗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戶口人丁論

浮客

通典作浮客

兄弟賓友

兄弟論一首

正交論一首

臣交論一首

賓客論一首

兄弟論并序

常德志

余以天論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論讀陸氏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嘗不展卷歎息向其為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无此感感疑作敢托六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叛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為習禮伯仲无門寔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君子違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君斯言之玷可謂未奪膚受曾莫是師即如吾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婆下土至於羽翮相遂能負蒼天而遊翠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攘桶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在子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為功離心者難為力在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善其疑作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故牝鷄晨鳴三賢擊戮閨睚樂得十乱同知故名賢之所聞

豈鳥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无分鶴鶴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生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閭牆不妨於樂悔喻里猶惜於代樹馭朽則須洛而歌弯弓則啼泣而道斯乃情存而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永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疑離別之声三荆木也不能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覲面目折枝分骨肉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為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如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如有共牢之礼終為同穴之親斯亦未為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况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讚移天德均惟鵲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萑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无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燕燕之悲角弓匪驛驛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惟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蛙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之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筆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黎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闊白刃交前第瘦兒肥无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以顯高視風俗

長揖搢紳斯文足為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其交或溺於私
愛弃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他勢錫注竹卷有山河不能輔
車相衣肢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枝塞我本源竟而青蠅
飛於干旌无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勾抚劍共池是以五爭四
裂非閔蛇鬪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
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閭之人繩樞之
子栖息不過於蓬葦咀嚼不越於糟糠无才可忿爭乃復
尺布斗粟不能相客睡毗蠱介側目切齒遂使兼爾其帚蠶
爾孩童姜菲其章成是具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
肉為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崗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
竒胥亡之歎深可抚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為流涕其知也
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

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
之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國
七國鷄連貔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
山可蹋而覆朱旗向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物俟銜枚
之陣固以冰泮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
為之迴車言談者為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動哉固以天
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在不在強商周之
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宋万附輿慶忌參乘勅
弓飲食石長劍挂頭曠作冠鷄佩假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
折跨三危浮浮吕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以則道
之非也苟令心腹无瑕昆季輯耒雖使要禽策杖不占緩步
同流九達容可危乎近者刈荊州之意氣袁渤海之縱橫當

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勵於鵬鷲謀成臣盛於風雲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懼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尚未就壯志先秋瘡痍寔生蕭牆靡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无肝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感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魯衛為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

洋洋乎盈耳卜代卜年之祚悠悠

無極是知管蔡之五食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顏之萬不知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兄弟綽有余裕作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善哉言也吾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不者重之於天論異居者成之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室室家固未可與適也若以骨肉遠而為踈即手足无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為重即衣衾而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离

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於兄弟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居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反一作

反故傳曰昆季一体又兄弟之道无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

君同財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謂願聞

疑也且余聞士龍少遭閔凶攀風樹而具歡懷仁豢以罔極

零丁亂霜露推心契闊九夷更相為命常恐黃耳蕭條白駒

超忽洞庭木葉零岩花落无時雖復飲豕相依光華未著躅

天眷地每心一作深慙德交於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

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祗足以撓其心慮非所望於吾賢

也於是客報然而起曰僕固小人无聞至道雖生堯舜之道

未登孔丘之堂苟有宵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

外身陷泥塗之下今予大夫幸而見覩博我以交弟弘我以

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矣是知安社稷御家邦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緇素垂令範於黎甿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疑天縱也亦然微飽子之知管仲氏則知夏遷為左衽无歸生之說屈建則椒峯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牙叔夷吾是也小者金宗族声子伍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遺貴旧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善善是知人事

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交禮不必更時代用交暫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重要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安且寧

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女將樂汝轉棄

余哀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心而脩則家事理次定用交端其姓疑作性術攝稱從之聲與實

詣次諸侯无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澤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馬司无論材之政猷或先王

教存固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噎

口疑復明孔伋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

州群疑作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祖宗好李海内

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交降及魏晉亦

未甚媮近代无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
積以為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
虧用交道薄蓋由此也况衆邪為推孤正失守誘中人之姓
疑作惟疑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借脩身俟死
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喪用友无寢門之哭李府无
哀之制礼亡浸遠言者為非人從以偷借用不篤契在不專
經李淪於苟免者也師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遵則門人不
親交非李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
不

繫府則奉麓

疑

寡思三者化人之大端而

情理尽曠徼倖道長而純慤道消悲夫礼首於冠而成人筮
賓即事於庙同師之交鄉邦之族醮而礼之榜疑相與于之
身何以不嚴交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

之礼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矣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
非辯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
无是矧契未乎於是大雅之交掃除無忌疑作之交風動利
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其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
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

所不至故風有谷風之

刺礼有邦用之集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竒巧鈞情者明
哲所惡鋒鏑送物道家不取受師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
心異者蚩貊之俗面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賈
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姓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
无代无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无應非唱者過
也善交者下好耳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
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啻交諶宜然義在切切

德德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用交與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棲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詛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臣友論

李德裕

君子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也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成太子曰郎有緩急川粹作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川粹作不能無緩急川粹作士君子未常免於集無憂患故漢高祖知周勃可託文帝職亞夫可

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益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閔大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采祖失穰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云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鶴鶴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集無此為仁孝况用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集無以力憂患而不極其危自保榮華坐視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襲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交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集有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劉孟朱亥哉

賓客論

前人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

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深

他人不可稟上聖之資和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

故再言之為戾太子立傳望苑使通賓客豈以異端進者使皆敬招賢

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

易合者膠固矣以知之劉渙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

田祿伯為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滕公孫

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

終以佐吾五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

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

習戰國之余風陳絺值漢網之疎闕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

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幼齒衛霍敗節則兵客之為害固

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蜀本有賓客二字賢人與參謀

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持相者矣其特武

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

政出一空音孔出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素本客故人不君

顯位似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何蒙

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

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

上不难丞相丞相誣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

明矣雖有賓客川粹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常不

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集作奔列所謀以傾奪為

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

之客不相往來又後奸智獻竒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
道險巖无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
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人集字無何以敬集切主上皆賓
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閑閑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刑賞

應正論一首

斷刑論一首

褒貶論一首

應正論 并序

論十一

片言折獄論一首

刑論一首

賞論一首

王志愔

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禁
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怒以守文為工可刻
臣濫執刑典實恐為中所謗臣嘗著應正論以見微志因上
之其論

曰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无咎注



曰君萃之時体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此一无

字異操而聚民之彖僻四一无此獨正者危未能变体以遠於

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

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報書而歡

曰君中履正事之常体見引无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感之

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

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誰一作應行之於已余竊惧焉僕斂

衽一作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闕於衮朕用黨言忠一作為已

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

朝作士設教理訓一作開物一作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

三君怙終賊刑刑故无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於一作無刑人協于中特乃功懋哉

故孔子嘆其正政一作曰舜率臯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

大人見引之應乎季條行父之事君也奉竊寶之僇黜受邑

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謙借賞以塞違虞舜之功二十之一主

司得行其道特君不以為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一作而无

咎矣乎觀夫一作漁于棠臧伯正色賂罪在廟哀伯抗詞言者

得尽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

必有余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乃復

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代其囚此非正体未變為吉所迎者

乎夫在在上垂拱臣不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中

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胷臆之中正一作誦懷疑乎語默之

境惧獨之莫引志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

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六字一作維正○彼利

非

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而則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論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一言可蔽之歸於体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尽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駕馬用違一作帝一作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放法理有違而不同一作而一作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為武建美華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奢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此一无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杼曰據與我和平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耳

則臣酸君淡則臣臧今據也君耳亦耳所謂同也安得為犯

是知一作方一作恢正体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相此一无和

而不同一作剗曼山办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義一作未

敢開誨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

之寬憲耶書曰御中以寬則得衆若以嚴綜一作物異乎寬

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皇一作帝一作王

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

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一作匪一作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

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降怒肇執而不從曰階下自能恕

之豈可一作足一作令臣曲筆也肇知任寬恕五字一作是君道曲

從非臣即人違未違斯旨不料其務恕乎此一无以平刑為峻

將曲法為寬謹守憲章號為密網一作密一作內律云釋種虜戒律

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刻耶老子道
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為疑峻耶家語曰王
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即心辯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
殺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家執禁孔子深文哉三教之用
法者所以明貞帝重玄猷存天綱或作立人極也然則乾象
震曜天道明威齊申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於
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考曰家人嗃嗃无咎
女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二字无此昔崔寔達
於理体而作政論伸長統曰凡為人君宜馮政論一通置諸
坐側其大概一作抵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
則科嚴者不必踰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
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无捨人不考犯防之難越放也
但人慢吏濁為積贓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无過何異乎命
王良御駟一作駟捨銜轡於奔縱一作一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
膚腠適見鞅一作秋駕轉逸膏肓更深醫人僕吏一作夫何功之
有又謂僕曰成法之一作而變唯帝王之令一作命歟對曰何為
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
左右為言武帝垂涕嘆曰法令者高一作高帝之所造也用親
故撓一作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負万人乃可
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
楊素曰秦言一作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
如公意我是五刑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兇律乎
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叶于禮不變之義也况
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霄哲登宸高視

岩廊之上宰衡明允訖列輯廟穆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
華廢績其凝衆功咸理聚以正也僕辛利見大人引其吉焉
斯期一作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惧乎夫君子百行之基
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君人一作進善納
忠仰大階而輔一作攻諤諤其節思為社稷之臣蹇蹇一作
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微召高謝公卿李交揚名是
亦為政烟震尚志其用永真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
汎汎天下悠悠執馭為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
來長恩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无以問僕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片言折獄論 懷州應宏詞試

歐陽詹

孔集作子說季路於人曰作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

言蓋非非集作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躬聖旨以為夫子

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四字集作十

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折而有刑刑者例也例者成

也一成而不見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循三槐歷

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後致法徇于朝示

于野大字集作徇於照然與中同集无方棄之所示客二字

以不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於集作舜而有

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集作禹莫賢於莫察於文武莫

智集作於成康於集作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

而見臆斷刑之道如斯集作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

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

若然一作是則君子時或妄訟于集作人未有小人而能自

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集无偏詞雖君子不信之三字集作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二字集无此巫以鬼神占良集无醫以筋脈体無恒之人筋脈且不足以自体而死訟訟集語言乎鬼神不足以為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飢膚必有朴扶集作之濫焉大節集作惟命必有鉄鎖之寃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聃之誨以三字集崇周公之集作六人者集无无一以集作好輕傷於人者夫子豈輕傷人集作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也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蓋輕蜀本於季路賢者七字集審之片言可以折獄者集无必然之理也

断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断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于其辭云云予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六字文粹作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勲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集有為善者必俟罰則為不善者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惧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也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文粹道也者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是之文粹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

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天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道之得也使犯者自脊而窮其辭歆死不可得貫三文粹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署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爰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逞是亦無而已也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為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知經也雷霆者天之摧也非常之罪不時可矣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

巨石裂大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為集作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果以為智智必知權文粹知經必知知權是又未集於經權之道也何以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也者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集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罟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者也偏知而謂之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文粹且古之人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刑論

刑罪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刑以勵其中將刑王者為之不辜以示人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為善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劓刑之厲最可以為耻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固不惜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求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為耻誠哉免而無耻漢文帝感緹縈之一言疚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罪死文皇帝視明堂面亦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整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鞠獄之法始於欵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典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為出入官不必盡知此為弊之一也畫灰為獄誓不願入刻木為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榜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為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偽而怒其貞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擊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纆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為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或然疑作染富室以求資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即止此為弊之四也且獄既久改為疑讞遠取支證廣擒黨與淹延歲月以伺赦宥此為弊之五也捶拷之下易以強抑人支

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免蓋
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
死之後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若笞捶之嚴輕
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猾之所能
為也即平人孰敢與吏為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
訴訟元門者死不能再活親戚為能申寃何以感致和氣平
一水旱此為弊之六也復有衆有知非難加以法當矣酷之
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飢餓圜非嚴邃守者
羅列親戚之人胡熊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
取其斃此為弊之七也况外其府法司又不道或土囊以鎖
其腹以濕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號呼莫聞瞑然而去孰知
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二年之旱今天下之刑畫常兩血

尚未足以世其寃憤且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
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也皆人就也上至天子下至庶人
若為不道必歸於法故商辛夏桀懸手於白旗此天子之刑
也則公卿之下獄黎庶子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
有分故君子常懷畏懼夫厲聲变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
物之性命殆非人教信豺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物喜又於定國每歲次疑作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
之心深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啻雪人也今天下之大九
州之衆一歲決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尽乎莫若重明桎
梏笞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疑作溫其所處
饘粥每給其飢渴決罪適求於刑律察詞必尽其款辯庶幾
可少寒其弊當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褒貶論

前人

仲尼之脩春秋也先成其志後成其意是以晉侯召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獎其謀也許止不嘗藥書曰夫子殺其君以為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代有辭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為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月以為王化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為相者禹稷之化也蕭曹之上也夔和陰陽平理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也成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也是不可忍也及復之曰周公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也子文之三已也孫叔敖三相也然後可以為賢人其為將者扞城之材為國之屏也武過寇害底定王國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匹夫之勇也非國將之材也覆軍敗

國弃戈奔北者矣殆不可用也復用之曰荀林父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獲以何傷乎百執事之間率如是用捨觀其人或殆於善終於惡中復可用後又不可用是非相渾善惡相離皆欲導之王言以為之國乃奸謀之深蠹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結刑壯疑之盟以取鈞軸之任偶以章疏得罪止雖切齒朋援未移衆知必復其位時為執筆者乃大美其辭以謀其身必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行而已媿皆中其旨未暮年而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入相台文非求官者乃結官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微密者也今之世若蘊曜嫉正之歸國奪其鹽鐵之柄乘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鈞衡之列近師有尚文之號崔之猶子持謀臣之權乘納二字而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趣三鎮之師且曰興晉陽之甲誅君側

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人皆曰武臣之為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為亂也此意之深罪之明者仲尼皆所宜誅者寃朝廷為亂之本始由君臣同心同德以誅宦官嫉之太甚須至於亂遂至所立必冲幼所命非賢良以階其亂以為杜稷之人其知之乎不得以在位者為賢人負罪者為非材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褒貶後之為史者當訪於長者之譚求之於野人之說斯可以正之矣

賞論

前人

賞勸之典所以忠尊賢而待用使感人之心使各尽其材以顯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駱祭祀之儀皆之品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

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籍累世之基業或由勲代之余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玷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深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邪者深以為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焉擠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矢劍氣立為幼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面首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戢賜不越繒

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卽蓋封土
翻為統帥之福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用因於行藝武之用
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溲溺之罾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
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材以致名第以
榮郡邑者不可遽教之况時君幼主有宴祿玉堂從禽豐草
發自愉悅之意听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吏優倡之子錫以朱
紫升於官秩下至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
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礼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廡
養禽獸之属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无神怨乎故志
士仁人其心草澤没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恥
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子左傳作孫桓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
孔子猶曰不知舜禹之邑將以定永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

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為郎寧賜之百萬曰夫郎出宰百里上
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具之詞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乱
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
大賞罰必中百戶稱戢天下焉能為乱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

論十二

醫

勸醫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一首

卜論一首

著龜論一首

相論一首

特令

特令論上下二首

特論一首

醫

勸醫論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貴人之所重莫過於命維脩短有分夭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不節同丸作瘡寒瘡首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斃不同代性爛腸摧年匪一極斯在良方故祗域醫

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未能煩悶病祗域

能治四大幸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一作馮秦國之稱和緩

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緩至九市一作視飛仙長生妙

道猶變六於金液改三七於銀蓄九王臣之秘研紫書之奧

挑膠何是北斗靡邀一作錄其刑一作形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

價能使業門之下鼓嚮獨開一作傳雍杞之傍蘭声猶一作抄在

周丸疾醫掌万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

於研精玄理考覈儒宗尽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燼尚

諛積功則為師乃春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劔

談網羅愈廣鉤深理見厭厭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

須見意或在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日詳其去取然後麗辭

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

楊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之為道凡部之稱甚精

百藥之品唯究察危辨声其功甚秘秋辛夏幾微唯識而此

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律方疏畧知

井華為甜桂心為辣便是晏馱自足經方泯弃同度見晉書本

博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尽意

攻浴假使不能為地自己即為己益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

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志吐成妙術而又告以

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一作孟浪酬塞一作春恩之人一作者解

是則日處百戶月為千治一作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

淳華之功於伊而得及其愛深親一作時印火肌一作文患起膏

育痾與府俞俞一作附雖欲盡其功思無少以故然本不
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同靡二字一作收頭痛之病一作走趨
芴窮又救一作河魚之疾一作思不出位事局轅下醫者
忘志四字一作於玄都揚已名於緣一作其可
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權衡一作萬魚於池
水不可同日而論焉芴窮一作皆初學記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
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比鼠輩耶遂考竟
佗至蒼野病且死見貫遍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
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
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志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

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悔川文粹書
焉後之或者復川文粹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
苟實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士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
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士人
皆由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
可不謂川文粹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
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
生之柄者用志而殺材能重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
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蜀本藉以快意孫權則
曰曹孟德殺孔文奉矣孤於虞翻仲知而孔融亦以應泰山
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奉有高名然猶以三字集可懲
為故事矧他人哉

昔曰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八卦者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屈伸於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尽以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凶著焉成敗行焉逆順具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憊圓立者稱聖偏據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者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路也引而申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

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於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盡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謝氾之者坤也形之者道也可以理微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垢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則地上於澤疑作澤可以臨矣天地不變疑作交可以否矣則天地既變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大附天上可以大有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

雷在天下可以無妄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下可謂大過矣則一作雷在山下可為頤矣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可為節矣則山上有火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為鼎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上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上有水可為蒙矣火在地下可以明夷矣則水在天下達可為訟矣地下有水可為師矣則山下有火可為賁矣

下有天可以為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為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為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為咸矣澤上有火可為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為蹇矣上天下澤可為履矣則天上有山可為謙矣澤上有風可為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為小過矣山上

有風可為澤矣則澤上有雷可以為歸妹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七相生則錯卦以異理因而重之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為可橫為可合為可離為逆而陳之未嘗逆為順而列之未嘗順為三畫以變雖天地之數可無韜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未寒進暑退死生紀動是非騰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寒有暑則兩儀不寂也無思無為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則兩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不可非聖人之謂

也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疑不可尽也有穷尽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穷尽之路者其唯聖言乎故據滄海而觀乎水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而覽群岳則罔壘之本未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極唯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尋万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擇乎故孔子曰心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熱能正之哉若抑未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万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

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元氣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刻而股之觀其裂筮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灵夫何故愚未知夫之天地之心聖達之謨灵之壽之而夭戮之脫文粹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綏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微豈合其明乎毒灵介而微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决孤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每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於卜則明皮龜可也又聞夫鑄刃劍者不成則屠大屍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益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

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燭光声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
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
落之鍾鼓器械必學之豈神明貴殺享醴腥歟今亡其札未
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
皆妄作也夫絜壇墀而布精意文粹作誠求福之來罔不可
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
歟犧文之易更周礼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大玄設卦辨
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
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尽矣又為假
夫著龜乎又為微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耆龜論

于邵

卜筮生靈之緼耶必道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

也自伏羲画卦周公制礼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入建
卜曰卜職或掌三陽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
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吁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
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
未著辨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陰而履陰繇得
羨繇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與敬仲之宗然則筮短龜
長嘗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体百有二十夫其
頌声千有二百由其尚也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之理善
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群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
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於蒼之中生而灵死長而無識奉
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操頤而知其變審爻
而擬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漢

作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
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
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灵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翺望則灼
孟冬命豐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受三千
歲受疑

折群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於集作清明將之相在於集作雄傑清明者珠
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
必得大權不能亨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兼而有
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
玉部而為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水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
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

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
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有以貴之才高
者雖孟嘗眇小察澤折頰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鈞弋之
眷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
福祿終泰張良是也前史言張良賢美予謂諸葛言以子房
之清精不釋陳平之濁俗則知清精者
矣雅澤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之後為天子呂后
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
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韞矣呂氏自
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
間男女旅屬殺滅殆文粹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

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集作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
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
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
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日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
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歎為况一女子一
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鄉為大儒
矣

時令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
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侯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且
而送之為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

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
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全離聖人之道不以集作遠乎凡

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

脩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車集作春利隄防達潁瀆

止田獵備蠶器季春集无此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无

起土工集作無綫大車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

行水殺草糞田疇矣土疆土工集作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芻

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求奉五穀之要

合秋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柔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

竇害脩囷倉謹蓋載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

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谷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

制百懸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

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變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札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逐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簿刑決小罪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无以賞死事恤孤寡奉阿黨易閨市來審旅審閭門正貴戚近習罷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繫矣斯固不俟時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令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氣霧暖之氣大疫風欬孰唳集作寒疥癘之疾螟蝗五谷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未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前人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盖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本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札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无其意焉爾於是也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慮相三相靡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于發而揚之使前人之粵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札曰智曰信曰謂之

五常言可以常行一有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勤然書集
於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求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陰
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急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
以熾其昏邪淫感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
且吾子以謂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
害焯乎于列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
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亡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
褻其有噐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
有若陳隋之季暴矣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有復行
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
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
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

者雖窮萬七吾無憾焉爾

以遺後亡袁本疊後
世三字

時論

牛希濟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至
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聖人亦不能克疑作
免
是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谷草木觸
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不生也春以發之物之
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
堅之物在陽畏其撲也故夜降雨露以潤之在陰畏其中矣
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
時也故馳疑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
私於人也焉有為蠱蝗之時以害其和稼為水旱之時以蕩

其生物為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為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視之於人俾知者通其變而脩其德以為之防知而不脩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天奉時又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故天子有曰官諸侯有曰御皆所以達變於其君若闡祥而逸福必為禍必禍而懼侵益為善而死必定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烏雀為滅亡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亡皆生民之所感曾無特日之限而反之也且民之所為也繫時君之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声色為好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為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膺時之亂為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怒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闕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於踰阪泉不周之後人謀之可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代人無飢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䟽鑿之功為桑林之牲契禱析之頭若特數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中救之道是之天時不能違於聖德明矣至於長史為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特數之一槩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再中其余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以疑履之說曰素履其吉古人之貞所履若吉凶人尚不惧况聖人乎希濟以為治亂無時為人君

所行求治則治志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
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家所能執必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一

論十三

興亡上

此後史論七卷元本不衣年
代止以作者先後為序

北齊興亡論一首

後周興亡論一首

天命論一首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闕

疑作

右剪為

二国永熙西道

疑作

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虢戰虎

爭多虛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北迹於唐虞周人

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纒踰二紀相繼而滅若

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罪之功至於

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恚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

耆舊載於史策通人推昔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

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
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北鷄司旦爾朱榮秉璽內疊
滔天泯夏餘燼跋尾挺禍王神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
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孰據豹變投袂而
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頻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羣象之陳
彼曲我直天寶疑作實贊之日未移昏大穢醜族然後拔立宗
枝入纂皇統邠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逼為梗
居流彘去而不入遷罪擅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粲然畢奉
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落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
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
壞傑之氣足稱負荷實禮時秀驅駕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
侯景背恩棄義浪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沛於是謀
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堯渠疋馬南遊寒山之戰吳卒
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躡臨如風掃箨
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歷有
在鼎祚將大禮備物率由舊典乞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
慮慮首竊發爾其弗疑作古剪暴剛斷英時天崩地拆堂構
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第少乏令名人望所
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尋論朝多俊人瓜牙背韓白之伍心
腹盡良平之侍外靜方隅內康庶續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
也泊乎受中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福刑清發號施令
必師古始信常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
迹郊境無虞天保受迄於五祀黃初秦始不能遠尚愛及
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為長夜之飲散髮視朝內祖聽

政手行剗剔躬運矛鋌寵狎佞諛親受凡鄙出入市廛遊走
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瀆賓交帷
幃重臣衛尉鄉杜弼碩李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景風流
儒雅歸範搢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為戮並直言竊歎斃○
讒口自餘名士 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
以還逮於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者也賴有尚書令
弘農楊遵彥魏大傳津之子也令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鑒俊
郎體局貞固學無不綜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劭媿其
藻麗溫良恭儉讓怨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奔建國便
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萬緒
令議如流部斷簿領選奉人物蒲室盈庭求無凝滯虛襟泛
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己有之智詞疑有餘尤善常世諧
言屢入特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
之為是以主昏為上國治於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
文宣不豫弊於趨疑 尊儲君繼體終歷數旬習預權小人並
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服肱固相郭勣乾明
之始難起戚蕃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七邦國殄
悴君子是以知存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
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
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
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
後懲其淫縱不遵聲色不事宴遊孝於太后多於昆季慎惜
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皆是蕃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
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求耆

歲而崩大漸惟幾黜其元子武成母第之親入主宗祏而少
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哭終
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
有和士開者素有術疑和氏之疾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簿凡
猥為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參軍聞好彈胡琵琶亦
解歌舞亦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内同食共寢淫穢之
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徒傳長
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賜逾厚信宿之
聞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愛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
娛侍略不休停就令躡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盛作福○無
顧彈恩寵勢望燠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絡整行
均大豕甲第當階伴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
者亦競相諂媚或送進子女筐篚苞苴姻娶波厲士開葬母
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受喻兄弟名
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
于將下陵上替奔競成○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
頌旨佞首懷祿元文逞器能○見不敢措此外群官靡衣媮
食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豎河清之末長孳為災太史奏言
須有擁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聚以從舊之親
馮子琮以姨夫之親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
懷峻薄皆不孝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
開一相處内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群王叡明德茂親
聰爽俊悟蕃王之内特堅隆重以士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
蒲謹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於馬鄧士

開禮於踈行長粲為其謀主遂使密戚賈王絞縊以戮雖遐
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託誠杜未如之何數載之間四其穢
行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
並處高資更相貨疑作易擇而後授司徒琅耶王屨年甫十
四兼領憲司忿其所為切齒憤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
以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去俱剝朝野晏清京師市里僂蹠
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琅邪心實去惡迹乃陵上不容於
時俄而賜尽自茲已○政道弥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
佞媚韓長鸞以講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
庭凶智狡算奉世無足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
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聽慶賞威刑出於婢口
頑罵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枝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
於皂隸本是鞞工愚暗庸短僅辨菽麥與韓高文徒其特固
柄宣淫四暴甚於和氏劣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
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耻清真守
道更被嗤恠漢冊張趙不能喻其万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
銖斛律明月居鏤之錫寃動天地崔李舒龍逢之戮庸○幽
明加以內參年火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
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越城事非
一緒不可勝陳後主生自宮闈長於尼媪不接端士不見正
人朝夕諮諏罕問調護之客便煩毛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
飛膺走狗蕩其心盧麗色淫声乱其耳目輸功德者云軒義
無以尚述欽明者称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
名級備負而已憲章網紀蕩然無餘魚爛士崩以俟勅寇周

武大捷平陽乘虛除疑入將有除心士無志前世耿賈之
雄倪眉頊穎先朝龍虎之銳欽筆重足奉晉陽如拾芥攻鄴
宮猶振擣万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尽砂塞西界函
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董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為周
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前人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籥疑作智數過人屬魏未弔故召募
閔隴但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
西起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
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万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
灞澹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
王業竇秦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

受首兵革一作華車歲動敗鮮勝兵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
邙山之幸我師敗績叔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
震擾荆郢內附庸蜀未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
將如林晏駕之辰國帑齊人相呼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
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纂我馮豬從容文雅
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
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有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
權頃去王室高祖高○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在無所闢預
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勘累世權強
一朝折首其於黨年咸見夷戮惡禽晁物掃地無餘再乃棄
奢淫去浮僞施一德不公道屏重內之饕餮大布之衣始自
六官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而釋氏立教本貴清淨

近世以來糜費才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非也值
○季失德取亂悔亡親御戎軒再幸而滅單令肅然秋毫莫
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載
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
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
此火之雖有武功未遑文物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
將掃汝莫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
祖每加嚴訓不能脩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
轉具耽酒好常色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
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方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
立為皇后車服節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以在
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時○詭異衣
冠形色皆與旧制不同文武待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閣皆別
令臣者着守出入去未並錄其數殿○省以目相視然朋淫
於家無所簡乃至長樂亦有醜声大象之未忽焉慘虐鞭撻
朝士動至數百皆及膏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
宗廟貌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疑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
賤之殊婦人莊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月
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頻朝
謁皆令為丈夫 伏以示 恭自斃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
事異同不可勝紀狂妖僻開○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
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
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天道也蒙有感焉請聞其
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

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
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既無令主河清已
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建於末葉君弱
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短疑情
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
及三祀宮車既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入革命宗廟爲墟此
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天命論

李德林

粵若遂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德音者天膺一作
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変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
謚遺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
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

積於文武一作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謂己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乎曰虞遂以

名一作文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

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玉所一

此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

虞之美蕃育子孫用表無窮之祿建皇帝一作建國初號大

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耳區區豈

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

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基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

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夫子生感遺鱸之集歿

降巨鳥之奇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健生庇主民匡立

殊勲於魏宣建茂績一作於周朝啓翼軫之肇炎精之紀受

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始一作赤神一作光滿室流
於戶外上屬蒼昊其後三日紫氣克庭回隣之如鬱樓○觀
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親為龍懼而失抱帝
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見一龍○
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寄比丘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通靈
雅有玄識亡此子方為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須
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
上樞骨彎迴抱目口如四字聲若鍾鼓手內玉文及受九錫
王生文加點乃為主昊天成命於是乎在顧眄開雅望之如
神氣調精靈括囊宇宙威範也可敬慈愛也可親早任公卿
聲望自重同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為人臣
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
史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器調風流合散敬服竊聞世
議慮不在下人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為將不須異意待之
相者來和為帝日觀公骨法必為王者且願保受聖躬道士
張賓亦言公相是帝王者當圖錄龍飛紫極莫忘臣帝憂懼
謙退深自悔跡鄴城內學人陸撥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
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
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何如面得後歲當來
觀耳謂其所親曰爾勿輕言為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
可害之也明年帝作相於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
總管平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
內帝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恩懷在濟生民之相夜夢一
長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日特未至及欲作相夢人云時今至

侯天求民主不顯孳至當晉蕩國及建德之時君異則天臣
非佐命猜嫌謫惡何日云忘我皇外惣方命入司文武具興
王之表蘊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
於冕軒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萬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
朝野驗然降志秉鈞一作執鈞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
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迴據舊一作有
齊累世之都秉新國易亂之俗驅馳地永連合縱橫地則一作
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譙素連率之威馮全蜀之險
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已庸脔食秦楚二虜也窮凶極送
歆割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睨宸極從河
而遠一作連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闢
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傷腸一作傷華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
運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閭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
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模指畫之神化已未弗之聞也光熙前
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
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
圖識之文頌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頰之高
式允禹明之頌基命定命一作首密如亘如升唯一作惟帝居歆創
業垂統珠徽魏改朕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
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竒才間
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階墀山神海靈咸變理於
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一作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
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百蠻之廣一作蠢蠢莫之與競五帝所
不化三王所未寘屋昧頌頽盡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

梯山越海貢琛奉賚一作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
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極一作天地之因一作律呂節寒暑
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
入杳冥之極合神謀一作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月飲
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母雀為使玄龜載書甘露自
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瓊木奇草望雲一作觀海應化歸風備
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浚止猶且父天子民競翼至矣大矣
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言一作譌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妄據故唐
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
至籍執一作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
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材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
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就
敵項羽誅秦摧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
欵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
悟人謀帝遂鹿之雅說謂飛兔而為罪若使四古象一作八元
之誠三監懷一作九臣之志歸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
妙識真人之出尉迴同驅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之
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
矣誅夷菹一作醢歷伐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戒慎哉
蓋積惡既稔一作心自絕於道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
奈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神正直耳目鑒於率土
賞罰叅於國朝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倉人之祿受人之榮
也苞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
其籍自古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蒙

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以
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唯受_祿禮謙光滿覆
義在知幾吉安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風沙則
主顛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
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帶_祿率五郡而臣漢故招信順之
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城半刑遇
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敵土御壁乞同普天乃復養喪
家之疾_祿遵顛覆之軌趨起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
兵舞戚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滔_祿
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暹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
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一作皆隋書本傳內自流於戶外至入司文武五百六

十五字傳中節去英華却載全文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二

論十四

興亡中

魏武帝論一首

晉高祖論一首

宋武帝論一首

北齊高祖論一首

北齊文襄論一首

北齊文宣論一首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播
越於是九州福裂四海橫流釋立勅主天下雲集初平元年
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伉兖州刺史劉岱河
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都太守喬瑁
山陽太守袁遺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以討
董卓為名然苞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制結黨樹朋觀覺

待時莫敢先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之師
矣觀曹公明銳摧喻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
惑臨事決機舉無遺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
陽何顛皆云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
在君子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
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才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
故有荀彧郭嘉邢穎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歛長風感一見盡
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之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
至公旌貞忠良芟夷叛逆神通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
霸業成矣若乃獲魏和而有疑省作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
張繡而不怨光武之全鮪朱也感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閔羽
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材
是求惟力是視縱夷齊滿路顏閔並居未暇存也救弊即可
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周智濟物迹只容身欲使
蕩蕩在波注而不竭颺颺董風周徧草木玄雲蔭而方雨黃
葉裒而木疑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清神
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繫其是賴一言不合五
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道翔翔
畫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道之所安也嗚
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珥諂之君尤人而不尤己豈知
群鷗不下袞崔遙驚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之毒志潛行忠
良前懼何夔所以帶藥楊處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
德失着而思奔上無懷疑之人閩外省以自信之士良可耻
也固之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

及昆虫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讎况功未半古德異衆推遣神器之流離問寶之輕重欲使庶人不識宜疑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晨聲讎匹夫念平素殺桓邵斃婁道路以目天下鉗口豈不惜哉揚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椎材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言天下疑也則吾未知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志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馱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國遠筭何者為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厚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窺荆蠻是曹

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頽俗陋山川險澁異嶠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閉胷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盖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晉高祖論

王論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莘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西伯之資高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興福以助威遭雖殊天命一也宣帝聰毫明允博學洽聞敏而好謀寬而能斷其未得志也服王事夙夜在公知無不為芻牧必履取信嚴主所謂能臣也及勲德自隆雄猜漸著權略不世合變如神

受命崇華竭股肱於明帝忍死嘉福遂無君於冲人所謂新
臣也及內難既平外寇斯殄威力翕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
噐以徘徊戮公族以顧望雖大業斯構人望斯存若格以名
神請罪不暇歸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美哉未盡善也且成湯
之在夏世行仁以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讓以懷隣國高
祖以豁達容物光武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行詭計
寄何晏以鞠獄示李勝以膠言請戰以見威指水表信乞禱
不與懼有陳恒之機封墓釋囚不嫌武王之事魏情負理掩
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宋武帝論

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祚作未有不因人
隆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閻趙

之隙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玄之篡始得奮
其志智力救此到懸陳浞翠之辜問滔天之罪况劉裕天錫
神勇雄略命世不得疑思漢之謳未假從周之會同盟二十
七願從一百人雷動朱方風發行里龍讓虎步獨決神襟長
劍一呼義聲四合蕩亡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紀夏
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
知人動必應特役無再舉西庸蜀北割大河自漢末三分東
晉拓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云克敵得雋竒迹多於魏武此
權一作權論乎君子曰得雋多前非大敵若乃黃帝斬蚩尤高祖
制項籍光武抗尋邑曹公挫本初此是竒迹也至若慕容超
政不在躬奴僕下品姚泓宗枝猜貳借手於人盧循妖寇之
餘譙縱新造之國因豐取亂何足可稱至乃潛筭搏俎之間

明見千里之外揣機料日不爽錙銖亦古之智士何以加焉
但禮樂文明日不暇給垂風邁德盛疑所未能人望不逮安
天命乃光於魏武又問曰秉德非道捨舊無親有宋功臣多
不及嗣豈理須然乎請開其要君子曰且夫奸雄者非淳德
之稱謀勇者乃果決之辭故昔之同盟擬覆前敵故無材不
露無心不披譬若同舟遇寧有隱哉及高鳥盡盡一作已死狡兔死
死復其材能我之儔也我非積行累能彼之知也思已之所行
恐彼之已是以雄猜內發豐兆易萌韓彭以之菹豎劉葛由
之覆然則高談堯舜之道不忍論集紂之行思燕齊之血食
漢宋之不仁故尉繚畏秦王之屈節范蠡識勾踐之忍人綺
季不出於商山嫌漢王之侮慢嚴光潛形於草澤知劉秀之
來弘有旨哉又問曰宋祖入關老相駕為此句疑赫連畏逼

姚民淫昏中原士庶耻為臣妾王師衆整頗有禮焉所以扣
馬攀車請住閔右宮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蹤閔山重複乃
有周之長世人與不取遺衆獨歸音頃籍見晒於韓生宋高
又失於父老其旨可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劉為是以項
王之材天下可以力制人心可以執奪因宮室之嚴守山河
之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城之足等劉裕家本江南全軍遠
克未能制命夏魏師號秦涼雖曰關中寔是邊地鞭長不及
馬腹風來不玉賈德曰貪歸受禪所當留不過愛子待歸一
舉而可取卒如其策智士哉

北齊高祖論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奔
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點辱皇猷魏收宋榮欲洗

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籍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
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崖高踈器宇深沉望之儼
然風塵自遠聽之逾厲雷霆或至聞乃足踐列星聲振原疑
地赤色映團一作焦之外清立族宿之門漢高由之自負徒屬
以之增畏此所謂曆數在躬推之不可去也于時魏德已衰
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劓閔潔疑於兇徒義士甯心壯夫
漚血結黨求同盟之會杖劍想勒王之師者徃徃而聚焉所
以因天下之心覽因推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
以討尔朱兆為名當時趙魏之豪有高虔本傳蓋高敖曹封隆
之李元誠本傳作元盧文緯一作崔祖禽疑等盡其死力蓋
伐之傑有尉景段榮彭樂竇泰匹婁昭薛孤廷本傳作等共
其奔走然後數亂帝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

素承催汜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畧出天地撥
詞未草聲已馳於賊庭王誅欲加乃命懸於鬼籙但犬羊四
合蒲距千群大戰韓陵然始得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
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為芒刺之說周鄭交泝殖構氣趙鞅
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數疑相
仍公怒未息紫宸不可久曠舟兇難以更燠遂應飛來之謠
乃議遷都之便関西河北剪為寇讐天下求熙便成敵於是
疆場大駭鉦鼓相間邙山之師扶一作馬捷而自免砂苑之役跨
驪馳以遁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
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代迴兵乃殂此病並業未羊
而意窮功重成而景促是以晉連末命委曲臨不可盡也尋

高祖其辭魏帝之表可謂其言也喪顧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強首尉景之肱本傳作肱喻高昂於肝膽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交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富貴感虎兒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即與夫嬖賈克忌苟或不同特也

北齊文襄論

神武云曰爲我蝕今死我亦掩本紀作死亦可恨觀其和勅之歌哀未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強寇在隣奸臣不附以爲恨也文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真節內察權豪汰汰衆流釐正群務網具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

忠遙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補也且夫爲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名器先王以之華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限節水火可蹈裡教難逾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宴後困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爲癡人比尊名於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儀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决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填於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於內寢乃繫手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遠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賞玉儀之心拒蘭欽之慈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
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驚驚疑作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克徒
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寮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桓
子之好施惟取一特由是腹心不散勲貴不自隨大會晉陽
洪叙喪酷神彩英颯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
曰今日左僕射不減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俟終日聰
倉丞之諫理故無歸然遠適之心赫虎之變瓜牙夙將帷幄
舊臣足使隣國寢謀殊邪側席况屬梁運道銷江淮家無疑
周室馱關函谷封泥故得北柔沙漠之重東懷遼海之際政
尚高明時實豐盈膏澤始流著英已竭中山迫於漢獻高洋
劣於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高論王道此實多慚或問
曰夏桀無殷辛霄政舉烽而求一笑繫鼓而飲三千雖曰荒
淫未窮鄙穢猶稱有罪天命殛之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今者
顯祖狂昏中酒而作莫不手自支解躬行剝斫大集姪姬為
笑目前廣命宗親聚塵座上鄴城無自保之容當軒有供御
之囚或醫行以罵衆寮或孛冗以示群下加以土木不息金
鳳臨雲微歛日增長城千里仍得快樂世以保人豈天地不
仁降災萬姓之疑將多僻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心如醉此
即甘酒嗜音之談蓋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談君子
曰源廣者流長德盛者祚遠鑿之汰雖著書之德在人齊神
武代暴殘有大功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於神明故書
曰天惟五年雖夏湯之孫子是也問曰神武之初實多佐命
文宣應錄共匡霸圖其問文武高材略不世出風流名士按